陀　師

果園城記

文藝復興叢書第一輯

上海出版公司

文藝復興叢書第一輯

果園城記

著作者　師陀

發行所　上海四川中路
上海出版公司
迦陵大樓七〇一室

定價　十一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序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底，我從北平來上海，繞道靠平漢路一位朋友祖居的小城。朋友當下把我安置在他家的破樓上，推開後面的板窗，從窗外青青結了果實的棗樹枝隙中望出去，立刻可以看見挺立城頭的塔。這在十年後的今天講來似乎有趣，那時我眞不喜歡。先不管將近二十年沒人居住過的灰腥氣及可怕的樓梯，也不管關於狐仙的傳說，單單那些快成了精的大個跳蚤，想想就夠教人脊梁骨發涼。

我在上頭住半個月。有一天朋友牽着他的剛會蹦蹦跳跳的小女上來閒談，我告訴他我有意拿他們小城寫一本書。我當然不是天才，看那麼十幾二十天便自詡已經瞭解

一個地方，可惡的是這城裏的果樹，牠們一開頭就把我迷住了。我生平還是第一次看見城裏栽這麼多果樹，出去走走，沿城脚到處是花紅園。我們面前小桌上當時就擺一大盤花紅——剛從樹上摘下來的這小城的出產。

這就是我要寫果園城記的來歷。可是我並不曾馬上兌現，數日後我們同時離開他的家鄉，我既到南方，日子胡里胡塗混過去了；他先在我的家鄉教書，隨後又上山東做官。天下眞有許多怪人，我的朋友就是個現成的例子，過去他曾當過跟小兵差不多少的上士，挾過公事皮包，當過教員，跟土匪拜過把，也寫過白話詩。據說有一年他正給什麼警備司令當祕書，和上司弄的很好，突然接到朋友的信，便不辭而去，跑到民團裏去塡九塊錢月餉的空當。他就是這種人，不相識的可能把他想像作怒目橫眉的渾漢，而實際上他靜若處子，爲人忠厚謹愼，彬彬有禮，也沒有野心。他的可愛處就在撒得開。

接着是所謂『七·七事變』，北方先打起來了他丟了官跑到濟南辦報，寫信來說：

『肯不肯來熱鬧熱鬧？千萬別相信報；你在上海報上天天看見濟南轟炸，這邊城上却只

有一片藍空。』可是我這邊還沒來得及斟酌，他那邊濟南先失陷了，韓復榘發完兩個月衝鋒陷陣的空頭新聞，自己終於向後轉跑了。我以後沒有再接到他的消息，而我自己也從此流落洋場，如夢如魘，如釜底游魂，一住八載。

我不知道這些日子是怎麼混過去活過來的。民國二十七年九月間，我在一間像棺材的小屋裏寫下本書第一篇果園城。這並非什麼靈機一動，忽然想起踐約；也絕無『藏之名山』之意，像香港某批評家所說；只是心懷亡國奴之牢愁，而又身無長技足以別謀生路，無聊之極，偶然拈弄筆墨消遣罷了。第二年——民國二十八年更不得了下去，我搬進另一間更小，更像棺材，我稱之爲『餓夫墓』，也就是現在的『舍下』的小屋。就在這『墓』裏，我重又拾起果園城記，六月間寫成葛天民，七月間寫成顏料盒，日期已無從查考的另有三篇：城主，劉爺列傳，桃紅（原題鳳仙花）二十九年兩篇：傲骨（約在仲夏）阿嚏（約在初冬）三十年三篇：塔（五月）賀文龍的文稿（五月）期待（十一月）三十一年三篇：說書人（一月）郵差先生（二月）燈（二月）三十二年兩篇：狩獵（二

月，）孟安卿的堂兄弟（四月；）三十三年一篇：一吻（日期不詳；）三十四年直至今年一月間寫成一篇：三個小人物。總計前後共十八篇，歷時八年，幾乎與戰爭相終始。除了燈、一吻及三個小人物，這些稿子全用盧焚這個筆名發表過。果園城及葛天民登在當時的香港星島日報；城主登在鄭振鐸及徐調孚先生編的文學集林；桃紅，顏料盒，賀文龍的文稿及塔，登在香港大公報；劉爺列傳先登重慶大公報，後經修改，重登文學集林；傲骨登在唐弢先生編的文藝界；阿嚏登在上海正言報副刊華原（當時由柯靈先生編輯；）期待，郵差先生及燈曾寄給王魯彥先生，我只知道期待登在桂林現代文藝，其他兩篇不知王先生收到與否；後來經過修改，跟說書人，狩獵，孟安卿的堂兄弟及一吻，俱先後登在柯靈先生接編後的萬象月刊；三個小人物登在文藝復興。據說前面的一部分曾經上海華美晚報轉載，我沒有看見，不知到底是哪幾篇。

寫到這裏我不禁深深嘆氣，除去兩三部破碎的待去完成的較長稿子，我八年來的清單幾乎全開出來了。假使說我曾在極大的苦痛中還抱無限耐性，不計歲月的爲人物

及故事工作過服務過，那麼也大部分在這裏了。這小書的主人公是一個我想像中的小城，不是那位馬叔敖先生——或是說那位『我，』我不知道他的身分，性格，作爲，一句話，我不知道他是誰，他要到何處去。我有意把這小城寫成中國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見解，有情感，有壽命，像一個活的人。我從它的壽命中切取我頂熟悉的一段：從前清末年到民國二十五年，凡我能瞭解的合乎它的材料，我全放進去。這些材料不見得同是小城的出產，牠們有鄉下來的，也有都市來的，要之在乎牠們是否跟一個小城的性格適合。我自知太不量力，但我說過，我只寫我瞭解的一部分。現在我還沒有將能寫的寫完，我但願能寫完，即使終我的一生。

我還得提起我那位朋友。好幾年來我很有理由相信他早已戰死在魯西大野上了，最近據輾轉得來的消息，聽說他直到現在還在山東。那麼他假使有機會看見這本小書——果園城的一角，他可能認爲跟他的果園城大有出入。這是我的果園城，其中的人物是我習知的人物，事件是我習知的事件，可又不盡是某人的寫照或某事的拓本。譬如顏

料盒，有位朋友以爲油三妹卽另一位朋友的化身，她其實是我小時候一個熟人，雖然她父親不是油房掌櫃而是『豬仔議員』她很像男孩子可並不姓邵，她吞的也不是藤黃而是大煙。上天可憐她，她自殺快十六七年了。然而還有該聲明者，我並不是爲她立傳，如果有熟知北伐後數年間情況的，他將會證明遭遇這種命運的不止油三妹，儘管結果或有不同，而其命運之慘則一。

我只舉一個例，說明我裝塑這小城各部分的態度，我不知何時完工。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四日師陀記於上海。

目次

序……一
果園城……一
葛天民……二一
城主……三七
桃紅……五九
劉爺列傳……六九
賀文龍的文稿……八五

顏料盒……九三
傲骨……一〇五
阿嚏……一一七
塔……一二九
期待……一四一
說書人……一五五
燈……一六三
郵差先生……一六九
狩獵……一七三
孟安卿的堂兄弟……一八三
一吻……一九一
三個小人物……二〇五

果園城

果園城，一個假想的西亞細亞式的名字，一切這種中國小城的代表，現在且讓我講一講關於牠的事罷。我是剛剛從車站上來，在我的腦子裏還清楚的留着那個容易生氣的，總是喋喋不休的老人的面貌。

『你到那裏去，先生？』當火車長長的叫起來的時候，他這樣問我。

我是到那裏去的？他這一問，喚醒了我童年的記憶，從旅途的疲倦中，從乘客的吵鬧中，從我的煩悶中喚醒了我。我無目的的向窗外望了一眼。這正是陽光照耀着的下午，越過無際的蒼黃色平野，遠處宛如水彩畫的墨影，應着車聲在慢慢移動。

『到果園城。』我答應着，於是就走下車站來了。

現在你已經明白，在半小時之前我還沒有想到我有這一次拜訪；我只是從這裏經過，只是藉了偶然的機緣，帶着對於童年的留戀之情來的。我有數日的空閒時間，使我決定在這裏小作勾留，變更了事前準備好直達西安的計劃。

果園城，聽起來是個怎樣動人哀愁的地方呵！在這裏住着我的一家親戚。可憐的孟林太太，她永遠穿着沒有鑲滾的深顏色的衣服，喜歡低聲說話，用僅僅能夠聽見的聲音。

『放低些，』她做一個手勢。她傾聽着，彷彿外面正有人打門或者進行着可怕的事變，斷斷續續的說：『只要能讓別人聽懂就行了，別哇哇啦啦的……』

於是她絮絮的解說孟林先生的死。

關於孟林先生的爲人我不十分清楚；我只知道他是嚴厲的人，曾在這裏做過小官，後來買了點財產就永久住下來了。他待她並不好，因爲她從來沒有生過兒子，只有一個女兒。可是我永遠沒有聽見她說過她丈夫的壞話，她敬重他，她只說他的脾氣並不和善。

現在你更進一層知道，這位太太是在威焰之下戰戰兢兢過生活的，她因此厭惡任何暴力。當我小的時候，我父親每年帶我來看他們一次；後來我入了學校，我父親老了，我仍舊奉命獨自來看他們。他們家裏沒有男子，我到了之後，又奉着孟林太太的命令，去看和他們有來往的本城的人家。到他們家裏來在我是一種快樂，我從未覺得我是客人，恰恰相反，我是在自己家裏的一般。

然而我多少年沒有來過了呀！自從父親死後，已經三年，五年，七年——唉，整整的七年！並不是我們的感情有了變化，並不是我們中間已經疏遠，完全不是，乃因爲我沒有這種方便，生活不給我機會。

我在河岸上走着，從車站上下來的時候我沒有僱牲口，我要用脚踩一踩這裏的土地，我懷想着的，先前我曾經走過無數次的土地。我慢慢的爬上河岸：在長着柳樹以及下面生着鴨跖草蒺藜和蒿蔞的河岸上，我遇見一個脚夫。我閃開路讓他過去；他向我瞟了一眼，看出我沒有招顧他的意思，趕了驢子匆匆的跑過去了。他是到車站上去接生意的，

他恐怕誤事，在追趕他已經錯過了的時間。你怎樣看這種畜牲？牠們永遠很瘦，活着不值三十塊錢，死了不過兩塊。但是一匹驢子頂重要的是一雙長耳朵，否則牠們決不如現在的這樣可愛，人們對於牠們決不會這樣歡喜。現在他們正到車站上去，在車站上，偶然會下來一個在外面作客的果園城人，或一個官員的親戚——他是來找差事的，再不然，單單爲了幾個盤纏，讓果園城人看一看他的好神氣。我緩緩向前，這裏的一切全對我懷着情意。久違了呵！曾經走過無數人的這河岸上的泥土，曾經被一代又一代人的脚踩過，在我的脚下嘆息似的沙沙的發出響聲，一草一木全現出笑容向我點頭。你也許要說，所有的泥土都走過一代又一代的人；而這裏的黃中微微閃着金星的對於我却大不相同，這裏的每一粒沙都留着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生命。就在這岸上，我曾無數次背了晚風坐着，面向將墮的紅紅的落日。你曾看見夕陽照着靜寂的河上的景象嗎？你曾看見夕陽照着古城樹林的景象嗎？你曾看見被照得嫣紅的帆在慢慢移動着的景象嗎？那些以船爲家的人，他們沿河順流而下，一天，一月……他們直航入大海。春天過去了，夏天過去了，

秋天也過去了，他們從海上帶來像龍女一樣動人的消息。

唉唉，我已經看見那座塔了。我熟知關於牠的各種傳說。假如你問這城裏的任何居民，他將告訴你牠的來歷：牠是在一天夜裏，從一個仙人的袍袖裏遺落下來的，當很久很久，沒有一個老人的祖父能記憶的時候以前。你也許會根據科學反對這意見，自以爲很容易的就駁倒了，可是他們——那些人類中最善良的果園城人——却永遠不相信科學；他們有豐富的掌故知識，用完全像親自看見的言辭證明這傳說確實可靠，你即使問遍全城也得不到第二種回答。

『這是眞的，先生。』他們會說。

這是眞的呢，牠看見在城外進行過的無數次只有使人民更加困苦的戰爭，許多年青人就在牠的脚下死去；牠看見過一代又一代的故人的靈柩從大路上走過，他們帶着關於牠的種種神奇傳說，平安的到土裏去了；牠看見多少晨夕的城內和城外的風光，多少人間的盛衰，沒有人數得出的白雲從牠頭上飛過？可是牠仍能置身世外的矗立城顛，

絲毫沒有受到損害。如果是凡人的手造起來的，這是能夠相信的嗎？這裏我特別記起那城坡上的青草，短短的青草，密密的一點也看不出泥土的青草，整個城坡全在青色中，當細雨過後，上面綴滿了閃閃的珠子。這時便能看見白羔跳跟，一面往城上攀登。

忽然我懊悔我沒有僱那脚夫的驢子。長耳朵先生會一路上超然的搖着尾巴，把我載進城去，穿過咚咚響的門洞，經過滿是塵土的大街。我熟悉這城裏的每一口井，每一條衢巷，每一棵樹木。它的任何一條街沒有兩里半長，在任何一條街岸上你總能看見狗正臥着打鼾，牠們是決不會叫喚的，即使用脚去踢也不；你總能看見豬橫過大路，即使在衙門前面也決不會例外，牠們低了頭，哼哼唧唧的吟哦着，悠然搖動尾巴。在每一家人家門口——此外你還看見——坐着女人，頭髮用鉋花抿得光光亮亮，梳成圓髻。她們正親密的同自己的隣人談話，一個夏天又一個夏天，一年接着一年，永沒有談完過，她們因此不得不從下午談到黃昏。隨後她們的弄得手上身上臉上全是塵土的孩子催促了，一遍又一遍的嚷了。

「媽，媽，餓了啊！」

這只消看她們臉上熱烈的表情，並且不時用同意的眼光瞟一下她們的朋友，就知道那飢餓的催促並不會在她們心裏生根。她們要一直繼續下去，直到她們的還沒有丟開耕作的丈夫趕了牲口，駛着拖車，從城外的田野裏回來。

假使你不熟悉這地方情形，僅僅是因爲旅行的方便或必要從這裏經過的客人，你定然會佇足而觀，爲這景象嘆息不止。

「幸福的人們！和平的城！」

這裏只有一家郵局。然而一家也就足足夠了，誰看見過牠那裏會同時走進去兩個人，誰看見過那總是臥在大門裏面的黃狗，曾因爲被脚踩了而跳起來的呢？牠是開設在一座老屋裏面，那偏僻的老屋，若不是本城的居民，而又沒有別人領導，決不會一下子就找到牠。牠應該開在通衢上嗎？牠從來沒有想到要這樣辦的理由。

倘若你的信上沒有貼郵票，口袋裏又忘記了帶錢，那不要緊，你盡可大胆走進去，立

刻就有一個老人站起來。這是郵差先生，同時又兼理着郵務員的職務。可是他決不會因此忙得透不過氣來，他仍舊有足夠的時間在公案上裁花，帽子上的，鞋上的，錢袋上的，枕套上的，女人刺繡時用的花樣。他把抽空裁成的花樣按時交給收貨人，每年得到一筆例外的收入。這時他放下刀剪，從公案旁邊站起來了，和善的在櫃臺後面向你望着。

『有郵票嗎？』你不等他招呼就抱歉的搶着問。

『有，有；不多罷？』他笑着回答你，不住的點頭。

『忘記帶錢了，行嗎？』

『行，行，先生，』他又點頭。『信帶來了罷？我替你貼上。』

他從抽屜裏摸出郵票，當眞用吐沫濕了給你貼上。他認識這城裏的每一個人，並非因爲他是郵差，而是他在這裏生活了數十年的結果。他也許不知道你的名字，甚至你的家，但是他相信你決不會不把錢送來。

此外這裏還有一家中學，兩家小學，一個詩社，三個善堂，兩個也許四個豆腐作房，一

家漕房；牠沒有電燈，沒有工廠，沒有一家像樣的店舖，所有的生意都被隔着河的坐落在十里外的車站吸收去了。因此牠永遠繁榮不起來，不管世界怎樣變動，牠總是像那城頭上的塔樣保持着自己的平靜，豬仍舊可以蹣跚途上，女人仍可以坐在門前談天，孩子仍可以在大路上玩土，狗仍可以在街岸上打鼾。

一到了晚上，全城都黑下來，所有的門都關上：工咚，工咚……縱然有一兩家遲了些，也只是黑洞洞的什麼全看不見。於是天主教堂的鐘聲響起來了。讓我們聽起來，牠是安息的鐘聲；可是和誰都沒有關係，牠在風聲中響也好，在雨聲中響也好，牠響牠自己的。原來這一天的時光這就完了。

『天晚了？』

『晚了。』

在黑暗的街上兩個相遇的人招呼。只有十字路口還亮着火光，慢慢的也一盞一盞的減少下去，一盞一盞的吹熄了。雖然晚歸者總是借了星光在路上摸索，只能聽見自己

的脚聲，却是誰也沒有感到不便。

然而正和這城的命名一樣，這城裏最多的還是果園。只有一件事我們不明白，就是它的居民爲什麽特別喜歡那種小蘋果，他們稱爲沙果或花紅的果樹。立到高處一望，但見屬於亞喬木的果樹從長了青草的城脚起一直伸展過去，直到接近市屋。在中國的任何城市中，只看見水果一擔一擔從鄉間來，這裏的却是它自己的出產。假使你恰恰在秋天來到這座城裏，你很遠很遠就聞到那種香氣，葡萄酒的香氣。纍纍的果實映了肥厚的綠油油的葉子，耀眼的像無數小小的粉臉，向陽的一部分看起來比搽了胭脂還要嬌艷。

你有空閒時間嗎？不一定要像這裏的可敬的居民一樣悠閒，也無須那種雅趣，你可以隨便擇定一個秋光晴和的下午，然後緩緩的散步去拜訪那年老的園丁。你不要爲了饞涎摘取他的果子，萬勿這樣幹，即使是當了他的面，對於道德毫無損害也不要。他會生氣。並不是他太小器，也不是他要將最好的留給自己，僅僅爲了愛護自己工作的收穫，他將使你大大難堪。他會坐在果樹底下告訴你那塔的故事，還有已經死去的人的故事。

「一個古怪的老人，」他開始這樣對你講了。接着他說老人有三個美麗的女兒——永遠是三個女兒。你也許已經懷疑到它的眞實，但這有什麼關係呢，在他——這園丁不是完全一樣的嗎？並且當你聽到這第三個女兒的悲慘結局，你的懷疑慢慢會變成惆悵。在園丁的樸實言語中，傳說中的古怪老人和他的女兒從新復活過來，又待到生息，他們活活的在你前面，正像他們昨天還在這個城裏。

然而卽使在這講故事中間他也沒有忘記自己的職守。他已經發見——其實應該說他已經聽見一個牧童溜下青青的城坡，躡脚躡手的進了園子。

果園正像雲和湖一樣展開，裝飾了這座古老的小城。當收穫季節來了，這裏便充滿工作時的柄率聲，小枝在不愼中的折斷聲，而在這一片響聲中又時時可以聽見忙碌的呼喚和笑語。人們將最大最好的，這種酸酸的，甜甜的，像葡萄酒一樣香，像粉臉一樣美麗的果實放在籃裏，再裝進筐，於是一船一船運往幾座大城，送上消化永遠不良的人們的食桌。

自顧絮絮的嘮叨，我反倒忘記早已走過葛天民先生管理的林場了。那些無花果和印度槭葉樹曾經修剪過幾次？那些小梧桐樹，還有合歡樹已經被紳士們移植並且長出新的來了嗎？我不記得，我不記得……我只記得當七年前我離開這裏的時候，葛天民先生穿了雪白的小衫，正蹲在一小叢玫瑰樹旁邊監督工人們掘土。這個沒有嗜好過着一種閒適生活的爲人淡泊而又與世無爭的人，他大概是向自己請過假了。我不記得林場上有他的影子。

現在我走進這個過着簡單而有規律的生活的城的深深的城門洞了，即使我把脚步盡可能放輕，它仍舊發出咚咚的響聲。並沒有人注意我。其實，我應該說，除開不遠的人家門前坐了兩個婦人，一面低頭做針工，一面在談着話的，另外我並沒有看見別的誰，連一條走着的狗也沒有看見。

眞是久違了啊！

街上的塵土仍舊很深，我要穿過大街看看這裏有過怎樣的變化嗎？我希望因此能

遇見一兩個熟人嗎？你自然能想到我取的是經過果園這一條路。我熟知這城裏的每一條路每一條小徑的走法。從城門彎過去，沿着城牆，——路上橫着從城頭上滾下來的殘磚，可是並不妨礙行人的脚步走過，用這裏人的說法，那不過幾步路——於是果園就豁然在前面現出來了。從果園裏穿過去，一直到孟林太太家的後門，沒有一條路比這裏更使人喜歡走了。那些被果實壓得低垂下來的樹枝輕輕撫摩着你的鬢頰，有時候拍打肩背，彷彿是老友的親暱的手掌。

唉，裝飾着這個小城的果園！我來的已經晚了，蜂子似的嗡嗡着的收穫期已經過去。抬頭一望，只見高高的天空，在薄暗靜寂的空氣中，縫隙中偶然間現出紅紅的第一片臘葉。除了我之外，深深的林子裏沒有第二個人，除了我的脚步，聽不出第二種聲音。

『放輕一點，別驚破這裏的寂靜！』

彷彿是誰的聲音，一種熟識的久違了的聲音在我的身邊響着。我眞想獨自睡一覺，一直睡到黃昏，睡到一睜眼從紅了第一片的葉縫中看見晚霞，從遠處送來兩個果園城

人相遇時的招呼和道別聲。

『晚了？』

『晚了。』

初時我悵然聽着，隨後我站起來，像一個遠遊的客人，一個蕩子，沒有人知道的來了一次，又在沒有人知道中走掉，身上帶着果園城的泥土，悄悄走回車站。

『箱子也都放好了嗎？』

『請回去罷。』

車站上道別的聲音又起來了。

我懊悔我沒有這樣辦。我懊悔我沒有在果園裏睡一覺，身上帶着果園的泥土，悄悄離開這個有過『一個古怪的老人和三個美麗的女兒』的，和平的然而悽涼的城了；我已經站在孟林太太的庭院裏，考慮着應不應該驚動她喜歡的清靜。

我忘記告訴你她是一個怎樣清潔的好太太了，所有的寡婦幾乎全喜歡清靜，一種

尼姑的奇癖。她的庭院裏永遠看不見一根乾草，一堆鷄糞，沒有鋪過磚的地面總是掃得像水洗過一樣。

現在我立着的仍舊是像水洗過一樣的庭院，左首搭了一個絲瓜棚架，但是夏天的茂盛業已過去，賸下的惟有透着秋天氣息的衰老了；在右首，客堂的窗下是一個花畦，花草只有並不珍奇的了了幾種：錦球，蜀葵，石竹和鳳仙。關於後面一種，這地方有一個更可貴的名字，人們把牠叫作「桃紅。」凡有桃紅的人家都有少女，你聽說過這諺語嗎？這是我們前代的人們還不知道有一種出自海外的化學顏料，那些少女們是用了這比絹還美麗鮮豔的花瓣染指甲的，並且直到現在，偏僻地方的少女仍舊自家種了來將她們可愛的小指甲染成殷紅。

在這一瞬間我想起一個少女，一個像春天一樣溫柔，長長的像一根楊枝，而端莊又像她的母親的女子，她會裁各樣衣服，她繡一手出色的花，她看見了人或說話的時候總是笑着，却從來不發出聲音。這就是比我年長三歲的素姑小姐，孟林太太的唯一女兒，現

在是二十九歲了，難道她還沒有出嫁嗎？

當這時，不管出嫁或不曾出嫁，一陣哀傷的空虛已經在等待我了。大槐樹頂上停着一匹喜鵲。這幸災樂禍的鳥徒增寂廖的叫了兩聲，接着又用喙去梳理羽毛。偶爾有一片黃葉飄搖着飄搖着從空中落下來，此外再也聽不見聲息。

我躊躇的站了片刻，在這使人感到空蕩蕩的庭院裏，始終沒有人走出來。忽然我聽見堂屋的左首發出一聲咳嗽；這是孟林太太的咳嗽。我要叫喊嗎？我有些氣促，決不定應否打破這保持了五年十年，甚至已經二十年的岑寂。

爲通知主人有人來攪擾他們，我特意放響脚步走上台級。房子裏仍舊像七年前我離開時一般清潔，幾乎可以說完全沒有變動。所有的東西，——連那些大約已經見過五回油漆的老傢具在內，全揩擦得照出人影，光光亮亮看不出一點灰塵。長几上供着的孟林先生的遺像，是從我第一次看見起就沒有移動過的；旁邊擺兩隻花瓶，從花飾以及色彩上可以看出是明窰出品，里面插着月季花，大概在三個月以前就乾枯了。

在使人感到沉重的，滿佈了陰影的空氣，在靜的連最不容易在這裏生存的蒼蠅的飛動都可以清楚聽出的靜寂中，我預備在上首彫鏤的老舊的太師椅上坐下。恰在這時，空中起了一種細微到幾乎聽不見的震動，接着從里面小門裏探出一個女人的頭來，是我們在這種地方常常看到的，穿着褪了色的藍布衫，那種約有四十歲光景，爲了什麼而生氣似的，像一個女巫，或者更像一個女校長聽差的女僕。（原來曾經在孟林太太家住了十年的一個，後來我聽說她兩年前死了。）她驚訝的望着我，然後低低的，發怒的問道：

『你有什麼事？』

我說明了我的來歷，女僕像影子似的退進去了。我聽見裏面咕咕着，約摸有五分鐘，隨後是開關奩櫥的響聲，整理衣服聲，輕輕的脚步聲和孟林太太的咳嗽聲。女僕第二次走出來，向我招招手。

『請里面坐，』她說着便逕自走出去。聲音是神祕的，單調而且枯燥。

我走進去的時候，孟林太太正坐在彫花的幾乎佔去半間房子的紅木床上，靠了上

面擺着奩櫥的裝檯，結着斑白的小髮髻的頭同下陷的嘴唇輕輕的不住彈動。他並沒有瘦的縐摺起來，反而更加肥胖起來了。可是一眼就能看出，她失去一樣東西，一種生活着的人所必不可缺少的精神。她的銳利的目光到那裏去了？她的我最後一次看見她時還保持着的端肅，嚴正，靈敏又到那裏去了？可敬的孟林太太，你是怎樣變了啊？

她打手勢讓我坐在窗下的長桌旁邊。我剛才進來時她大概還在午睡，也許因爲過於激動，一時間失措的瞠然向我望着。最後她掙扎一下，馬上又萎頓的坐了下去。

「幾年了？」他困難的喘了一口氣說。

我詫異她的聲音是這樣大；那麼她的耳朵原是很好的，現在毫無疑問已經聾了。

「七年了啊！」我盡量提高聲音回答她。

她仍舊茫然的頻頻瞅着我，似乎不曾聽懂。就在這時素姑小姐從外面走進來，她長長的仍舊像一根楊枝，仍舊走着習慣的細步，但她的全身是呆板的，再也看不出先前的韵緻；她的頭髮已經沒有先前茂密，也沒有先前黑；她的鵝卵形的沒有修飾的臉蛋更加

長了，更加瘦了；她的眼杪已經顯出淺淺的皺紋；她的眼睛再也閃不出神密的動人的光。假使人眞可以比作花，那她便是插在明窰花瓶裏的月季，已經枯乾，已經憔悴，現在縱然修飾，她還遮掩得住她的二十九歲嗎？

我的驚訝是不消說的。可愛的素姑小姐，你也怎樣變了啊！

她慘淡的向我笑了笑，輕輕點一下頭，隨後默然在孟林太太旁邊坐下。我們於是又沉默了。我們不自然的坐着，在往日爲我們留下的惆悵中，我們思想着我們在過去數年中斷絕了的聯繫。放在妝檯上的老座鐘，——原是像一個老人樣咯咯咯咯響的——不知幾時停了。陽光從窗縫中透進來，在薄暗的空中照出一條淡黃的線。孟林太太家原來並不這樣冷清，我很快的想起我們曾怎樣親自動手做點心，素姑怎樣送我精工刺繡的錢裝，我們怎樣提了竹籃到果園去買花紅——唉，七年！在我們不知中時間並不曾饒恕我們，似乎凡是好的事情全過去了。

『你老了呢，』孟林太太爲難的說，接着好像想改正自己。

我用眼睛去找素姑，她不知幾時——並且不知爲了什麼她已經躺在孟林太太的背後，隔着裝檯，我看見她的蒼白而又憔悴的臉，她的在暗中顯得烏黑的眼正灼灼的望着我。我覺得眼淚已經擁塞了我的咽喉，要湧出眼眶來了，我要說不出一個字了。

「我們都要老的。」我勉強敷衍着說。

那爲了什麼而生氣似的，像一個女巫，或者更像女校長的聽差的女僕，已經送上茶來。仍舊是先前的樣子，每人一隻蓋碗。

葛天民

「葛天民先生在家嗎？」

我站在大門里面過道上這樣喊了一聲，幾隻麻雀在庭院里叫着，里面是靜寂的。這是一處破落公館，我們在各處小城裏可以看見許多這種公館。它有三進院子，一個馬號，一個深大得嚇人的廳堂。當二十年以前，除了喜慶喪吊節期，這廳堂是常常關閉着的，每年人們進去打掃三次，至多五次。這些時候人家拿它來作一作排場，過後人們照舊把它封鎖起來，長期的一任蝙蝠和塵埃佔領。它的正對了照壁的大門是高大的，獸脊上裝飾着鐵花，前檐下有一塊扁額，一塊凄涼的扁額：「進士第。」假使我們來的再早幾年，我們

還可以看見大門外的幾棵又老又大的槐樹。這些槐樹現在只在回憶和想像中還存在，它們早已被這宅第的最後一個主人賣掉，被伐去了，而且連這扁額也早已剝落不堪，毫不輝煌了。

這扁額和葛天民先生家是沒有關係的；它屬於一個破落主子，後來老葛先生買下公館，不知怎的人們忘記把它摘下來了。因此它仍舊能夠供鴿子和麻雀做窠。老葛先生買了「進士第」自己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他僅僅給他兒子招來一點麻煩。這些又大又暗的房子都很破舊，有的已經現出縫裂，葛天民每年都得把它們修補一回。而房子在數口之家的葛天民先生看起來又這樣多，爲了撈回一點修補費用，他便將一部分分租給別人。

我在過道里等了許久，一隻黃狗在大門外面望望，接着又走過去。我預備再喊一遍，恰巧這時候有一個人從外面走進來了。

「葛天民老兄！」

「哦馬叔敖老弟！」

葛天民先生有些驚訝。他手里提一把茶壺，在內地的小城裏，假使他不在社交場上走動，人們平常比較來得隨便。

「怎樣的風把你吹到這裏來的呀？」

他笑着說，顯然他沒有想到有這樣一個客人特地走來看他。接着我們走進過道，再穿過一個小門，我們便走進一個空院裏了。這空院原是馬號，院子相當的大，在北面是曾經修補過的三間瓦屋。你可以想像到有一個時期這裏養過一羣騾馬。屋門前有一個葡萄棚。葡萄棚下面放着一個矮小的小桌，右邊有一把舊式的圈椅，另一邊是一隻小凳。桌子上展開着一本書。在我們對面，靠左的牆角上有一棵合歡，院子中間放着魚缸，沿牆是美人蕉，剪秋羅和各種還沒有開的菊花，一個園藝家可以說出它們各種不同的種類和名目。那些肥大的葡萄在空中懸着，已經爛熟，變成紫色的了。

一種鄉村的和平空氣馬上包圍了我們。

『你大概沒有想到是我?』

『怎麼會想得到!說眞的,你想想有多少年……』

葛天民先生把茶壺放到桌子上,接着他向空中用大聲喊:

『李嫂!李嫂,拿茶盅來!』

於是我們坐下來。葛天民七年來似乎沒有增加什麼年紀,相反的葛天民反而胖了,一個對於甚麼都滿意的不用心思的人總是這樣的,他們量大心寬,一到快近四十歲便胖起來,用這裏的說法是『發福』了。

現在什麼話對於我們是最適合的呢?

『你還記得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什麼地方嗎?』我問這個農場創辦人——這個果園城的農場場長。

葛天民用手抹着他的有點發紅的額,他想了一下。

『我想,我們是在打船的地方吧?』

「我想不是？」

「那麼是在果園裏？」

這個沒有嗜好的場長，這個過着閒適生活的，爲人淡泊而又與世無爭的地主，他大概是忘記了。我最後一次看見葛天民先生是在七年前，那時候他比現在年青，他的鬍子沒有現在這樣稠密，他正在農場上指揮工人工作。

但是我們不能因爲這件事情責備葛天民先生記性不好，人是生活在小城裏，一種自然而然的規則，一種散漫的單調生活使人們慢慢的變成懶散，人們也漸漸習慣於不用思索。因此許多小事情也正像某年曾到河上洗澡某日曾到城外散步，這種類似的事件人們很容易的就忘記了。在這裏也和鄉下一樣，大部分人是不願意將金錢和時間耗費在享樂上面的；人們記得最清楚的是宣統元年曾經買過一個火鉢，民國十四年在某地買過一把雨傘，民國十二年又因某事曾在某家店舖裁了一件紡綢長衫，儘管這些店舖早已不存在，早已倒閉了。

我們並沒有什麼重要事情要談，我於是順便提醒他。

『我記得我們是一同過河去的？』

『一同過河去的嗎？』葛天民先生滿意的笑着，他好像無意間從大海裏釣起一件早已遺失的東西，現在他想起來了。還有什麼事比這更值得高興？有一個人忽然想起七年前，那一天因爲買一雙鞋，他特地和一個朋友到車站走了一趟。

這時候葛天民先生的女僕送來茶盃。她是一個清潔的三十多歲的女人，連她似乎也滿意的笑着。她把畫着『富貴』紋的茶盃到放桌子上，小心的斟上茶，然後又滿意的笑了笑便走出馬號，走出葛天民先生的花園。

當我們批評一個人，譬如葛天民先生，我們怎能說他是好或是不好或是壞的呢？你知道我們是生在中國，我們的人生哲學是——一個有才能的年青人，在十年之後他已經自以爲老了，他說話總喜歡用『我們那時候』開始；一個熱心改革的好人，他將被蛆蟲們踩在脚下蹂躪，自己以爲沒有才能反而是一種幸福；反過來，假使在最初的十年中，

他一走進社會就作下累累的，每一件都夠得上槍斃或二十年徒刑的大事，人們也許要在背後罵他，但是直到現在，被尊敬着被頌揚着的豈不正是他們嗎？

葛天民先生不屬於這一類，他是另外一種人。他曾在本省農業學校畢業，他沒有學得十分好，這是當然的，因爲人們根本就不會讓他學好。但是那時候地皮沒有現在這樣窄狹，當人家推荐他，或是說委派他的時候，他便選定自己家鄉。他回到果園城，不久就在一片荒地上創立一個農林試驗場。

我曾經說過，葛天民是連一支紙烟也不吃的。每天早晨，他在他的破舊的，大得嚇人的老宅裏吃早飯；然後他接見一個從鄉下來的佃戶；接着是一些照例發生在一個家庭裏的私事。到了下午，葛天民出城去了，葛天民到農場上去了。他在那裏並沒有什麼事情；他走過每一種苗區，看一看工作是否順手，工人們有沒有按照他的規定去做。他在那裏留到五點鐘，有時候稍微遲些，他留到六點。這中間他發見玫瑰花的枝條長得太長，波斯菊的種子該保存下來，或是供接菊花用的蒿艾養的不十分得法。

「老朱，老朱！」

葛天民先生在蔬菜區裏喊着。

「場長先生說苞菜生了蟲了！」

工人們是這樣稱呼葛天民的。於是到了五點，工人們，還有農場上的老牛，他們站在充滿了夕陽的光和各種植物的香氣的農場上聽候場長先生吩咐，這一天就這樣平安無事的很快的過去了。家裏並沒有什麼緊要事情等着葛天民先生回去，他樂得到河岸上去散散步，或在冷僻的鄉下小路上走一走。

其實卽使這些監督工作也並不是完全必要，葛天民的到農場上去不過是——大部分是因爲成了習慣。如果天氣不十分好，你走過農場時沒有看見他，你就知道葛天民先生已經向自己請過假了。

他除了替紳士們培養一些不常見的樹苗，另外並沒有特別成就。

「這是當然的，」假使你知道農場的經費有多麼可憐，你便不能不這樣承認。葛天

民每天的工作報酬僅僅夠買一家人的簡單菜蔬，到了民十五、十六、十七，葛天民連買菜蔬的錢也沒有了，他每天不得不吃自己的了。但是他並不因爲沒有薪水便停頓下來。在鄉下，他大約有一百五十畝到兩百畝之間的田地。這好像是老葛先生生前就計劃好的，他像早就知道他的兒子將靠自己的土地爲生，他死的時候並不給兒子留下更多的產業，可是也不更少，他留下的恰恰夠他照管。因此當各機關若不舞弊差不多就沒有方法維持的時候，葛天民先生的農場仍舊能夠照常進行。好幾年中他沒有拿到一個錢，一個經費，在他好像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他從來沒有發過一句怨言。他用農場本身的出產養活兩個工人，此外，他送給他的親戚一點樹苗。這時候果園城的衙門不願意和他發生關係，他也不理他們。

葛天民先生像管理自己的財產一樣管理農場，每天他照舊在自己的破舊屋子里吃飯，他照舊在那里留到五點以至六點鐘，他滿意的把一部分時間花費到那些小的合歡樹，梧桐樹，加拿大種的楊樹，印度種的槭葉樹上面。

於是我們談到農場。

『當我最後一次來果園城的時候，』我說，『我記得你正在試種無核葡萄。』

『你記得這樣清楚嗎？』

葛天民極有興趣的望着我。

『我想我沒有記錯；而且那些葡萄樹，我想大概已經有很好的出產了？』

『是的，應該有很好的出產了，我也這樣想。』

葛天民先生望着地面，他的顯出和善的縐紋的臉上——他的心里自然也一樣的——表示着無所欲求的滿足，在許多鄉下人，在許多中等地主的臉上我們常常看見這種表情。他們還需要什麼呢？他們的兒子已經快要成人；他們的第二個孩子，正如大部分有福的中國人所希望的一樣，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她從小就沒有顯出壞的傾向；他們最小的孩子也很結實；他們自己也還沒有到四十歲，他們還年青，還有許多日子足供他們享受，觀賞，生活。生爲一個中國人，他有財產，有兒女，有好的歲數，他便等於有了一切；他

不再想望什麼了，不再爲自己找苦頭吃了。人們已經看出，似乎所有的人都已經看出，他們將在他們的和平空氣裏活過一生，並且比一切人都要長壽。

葛天民把坐着的凳子移動一下。

『你來的時候經過農場嗎？』他問。

我來的時候，我從車站上下來的時候是經過農場的。

『我沒有看見你，』我說：『那一天我想你是向自己請了假了！』

葛天民也隨便答應着我說：

『那一天請過假了。』

他的胖胖的臉上仍舊浮着先前的對於一切都滿意的微笑，他的眼梢上的和善的縐紋仍舊縐得好看。一個驚人的消息，葛天民先生——這個不支薪水的場長，他和任何人沒有衝突，我們以爲他將做一個和平的場長做到老死的，然而後來農場的經費有了着落，當他準備將範圍擴充得更大些的時候，他得到一個暗示，因此他請了長假。他說他

辭去農場上的職務快五年了。

聽了這種消息是誰也要感到痛苦不平。

『你說他們比從前的人更加壞嗎?』

『我不能說他們更壞;不過你知道,有臭味的地方總是有蒼蠅的。』

葛天民先生極有意思的笑着,接着我們又談到田地,我們不必談那些無花菓樹和波斯菊了。葛天民對於他的農事很滿意,他的田地裏每年都有很好的出產,他的佃戶也都老實可靠。當然的,葛天民也正和其他地主一樣,雖然一切都合乎他的希望,他仍舊不使人家看出他絲毫無所缺憾。這原因有時候是出自虛假,但大半却由於自謙。他告訴你他沒有什麼才能;他每年的收入供衣食有餘,要是拿到大點的城市去用,他却又變成最窮最窮的叫化子了。

『聽說你近幾年來很得意,是眞的嗎?』

主人最後這樣問我。他並不存什麼惡意,他的『聽說』自然也只是自己想出來的,

他只是隨便問問。我告訴他當一個人總是東奔西走，他沒有時間想到自己是幸或是不幸。

『跑跑總是好的，老弟，』葛天民做了一個無可如何的手勢說，『你不能不知足；譬如我，你總比我多見識許多世面。』

他的態度是很鄭重的，他的忠厚的臉上並沒有笑容。

『熟棗呵，紅的熟棗呵！』

在牆外面，當我們講着話的時候有一個小販吆喝。還有什麼是比這種喊聲更親切更值得回憶的呢，當我們長久的離開某處地方，我們忽然聽見仍舊沒有改變，以前我們就在這樣靜寂的小巷裏聽慣了的聲調。我們從此感到要改變一個小城市有多麼困難，假使我們看見的不僅僅是表面，我們若不看見出生和死亡，我們會相信，十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它似乎永遠停留在一點上沒有變動。

大概是剛才的叫賣聲引誘了葛天民先生的饞涎，或者提醒他了，他站起來，他頗着

脚尖從葡萄棚上搭下一串葡萄。

「嘗一嘗這個吧，老弟？」

葛天民把葡萄放在我前面，然後他深深的喘口氣。

「這就是那一年試驗的那一種嗎？」

「啊，正是試驗的那一種。」

葛天民天眞的自嘲的笑着，他說他當了十二年的農場場長，他很高興他的每一家親戚都有這種葡萄。

我們繼續坐在葡萄棚下面。四圍是靜寂的，空中保持着一種和諧，一種鄉村所有的平靜氣息。這城裏的生活是仍舊按着它的古老規律，從容的一天一天進行着，人們還一點都不感到緊張。太陽已經轉到西面去了，我們可以想像到太陽每天在這時候都這樣的轉到西面去了。陽光透過葡萄棚，溫柔的從縫隙中漏下來。在對面，在合歡樹上，幾隻小雀快樂的吵鬧着，牆壁和院子中間的魚缸的陰影長長的映到地上。花園門口忽然出現

一個人。

『大叔，大叔！』先前送茶盃來的女僕在門口喊，她說葛天民太太有點小事請葛天民先生商議。

我於是站起來。

『怎麼，你現在就走了嗎？』

『是的，我坐的太久了。』我說。

葛天民誠懇的——十分誠懇的希望我在果園城能有幾天停留，他說他將弄一隻船，準備足夠吃兩天的食物，然後溯流而上，像桃花源記裏所寫，他願意放開兩天他的『俗務。』我很抱歉的拿起展開在桌子上的書，這是一本石印巾箱本的笑林廣記。

『眞是葛天氏之民哪！』我說，把書放到原來地方。

『呦，呦！別說了。』他滑稽的向我擠眼。『快成割頭民了。』

我們一路上大笑着走出來。人們何以必須生活得匆忙，葛天民先生自然不會明白；

他是別人的父親，別人的丈夫，一個住在小城市里的地主。他大約將活到八十五歲，然後大約是安靜的死在這小城里，即使在八十五歲壽慶的時候，他大約還不會以爲人們爲了生活有四處奔波的必要。

城主

『怎麼，你說你是果園城的嗎？』

『是的，我是果園城的。』

『這樣說你應該知道朱魁爺了？』

『我每天都看見他。』

『那麼你自然知道——他近來好嗎？』

『我當然知道，他永遠不錯，不久以前他還討了第四個太太。』

當十年前——一個將新聞變成故事的剛好夠人們造成回想的時間，不論你在火

車上，航船上，或一個開設在官路旁邊的，一個可憐的小客店裏，即使這些地方很遠，到果園城也許還有一天的路程，你已經能聽見兩個旅客在這樣一問一答。接着他們也許還談到別的，他們講到生意，收成，傳說，怪胎，最後他們又講到果園城的縣官。

那個果園城人想了一想。

「聽說姓周。」

他說好像姓周，但也許姓鄒，他沒有看見過他，知道不十分清楚。這種情形並不足奇，事實上朱魁爺是較之果園城的果園更加出名。

朱魁爺就是高大豐滿的朱魁武先生。這個時候他已經五十多歲，單單爲他的尊榮，一般人普通只稱呼他「魁爺。」我們不明白當初是怎樣取定的，他的同鄉們，尤其是一般屠夫走販之流，他們總是說：

「他的父親怎樣睡了一覺，給他取這樣好的個名字！」

這的確是個好名字，每任縣官在上任之前，當他還沒有工夫拴束行李的時候，他在

省城裏就先有了數目，他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拜望魁爺，一個在暗中統治果園城的巨紳。

關於魁爺的有名的祖先們，除了幾位有考證癖的學究，現在是早就沒有人知道了。據說他的一位遠祖曾在萬曆年間做過尚書，這年代是很幽久的。至於後來的一些朱，沒有人留意他們，沒有人知道他們曾經怎樣過他們的生活，怎樣生子傳宗。但是直到現在，這一宗族的人還自認他們是明朝的後代，一個王子的苗裔，無疑的他們全比別人驕傲。然而魁爺的父親頂多只能算個訟棍，一個惡霸，我很小的時候就看見過城隍廟的大柱上掛着他的一副對聯，是罵他的仇敵的。他跟人家打了一輩子官司。

上天已經饒恕他了。他有這樣好個兒子，他曾經像鷄似的跟人家戰鬥過，等到他一斷氣，魁爺就改變了他的家風。魁爺承繼下他父親的地位，他是一個秀才，一個地主。但是他來的時候更好一些，果園城的世家們，還有那些跟老朱爺鬥過的人家，原來大半都跟他們有舊，他於是採取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方法，他開始用手撫摩那些被他父親打破

的頭，並支持這個不爲人敬重的門戶了。他當然完全成功，因爲人們早已厭惡了永沒有結果的糾紛。這些有名的家族就是胡左馬劉。關於他們的歷史，我們僅能在縣志上查出胡家的第四代祖先中有一位曾做過布政使，一個撈錢的官兒；馬家在光緒九年左右和小劉爺劉卓然先生的祖父同時捐過一個知州，自然也同樣始終沒有把印弄到手裏；左家自來很驕傲，他們的一個祖宗是科甲出身，他們的破舊的大門下面至今還懸着一塊「傳臚」。唉，這些光榮的人們！無疑的他們的稟帖同他們的過於跋扈的家丁們曾使果園城的居民戰慄過。現在——時光是不會饒恕人的，這些顯耀的祖先的後裔們現在是一個一個的衰落了。但是他們的祖先仍舊給他們遺留下威名，他們至今還保有一點垂熄的火光。我們與其認爲果園城的居民尊敬他們，遠不如說怕他們比較確切，他們有的曾經被他們的——果園城的胡左馬劉們的——祖父有時候是業已沒落了的他們自己送到衙門喫過板子，他們的稟帖至今在果園城居民的心目中還是一種恐懼。魁爺的方法是牢攏一切人，跟所有過去和他的父親齟齬過的人家恢復舊好，他連一個流氓甚

至一個屠夫都不輕易得罪。自然，他不會忘記他的尊貴門閥，同時果園城的人們當然也不敢忘記對於他的尊敬了。

等到入了民國，這些胡左馬劉們雖然沒有功勞，因爲政治上的混亂，他們漸漸有機會活動了。衙門裏的皂吏原是怕他們的，縣官們忌憚他們卻又不敢得罪他們。況且你自然知道『做官不愛錢』這是三代以前的話了，錢自己並不會生腿，它不會自動的跑到他們手裏，既要撈錢，就不得不跟他們合作。在胡左馬劉們中間，魁爺更加活動，他和『有司』勾搭，其初是謹愼的，他避免使自己蹈坑。慢慢的有一天他終於把路鋪平了，官吏們從他手裏得到了好處，他也從果園城的居民身上得到了好處，接着他就更加大膽。

不，魁爺創立事業的方法是始終不擔任任何職務，他在鄉下——你幾乎可以說在果園城全境布置了勢力，布置下幫助莊稼人到他這里尋覓『法理』的使者，就像他下了一面神祕的網；他把他的最得力的走狗——你大概早已聽厭了這兩個字，但是對於這些人，我卻找不出更恰當的，甚至是更美麗的字眼來稱呼他們。他們是各種各樣的，無

賴，痞棍，地主，大部分又都是第二流紳士。假使你有這種地位，你有意招徠他們，就是這些人，爲了他們的地位和在那些可憐的莊稼人前面的威嚴，他們會像揮也揮不去的蒼蠅一樣充塞你的客廳——就是他們，魁爺把他們安插進各種機關。因此他也就不受任何政治變動的影響，始終維持着超然地位，一個無形的果園城主人。他有很多機會出仕到外面去，然而他把這些機會讓給別人，他不願意離開果園城。他知道假若那樣一來他便會動搖。他的根是同果園城的果樹一樣深深伸進果園城的沃土裏的。民國十二年有一個內戰，魁爺的榮耀這時候也就達到頂點，因爲在地方上辦理善後有功，他在他的兩個徽銜之外又增加一個，他得到一枚五等嘉禾紋章。

現在——不，這些豪華和威權都成爲過去了。且讓我們仍舊回到十年前，讓我們到魁爺的府上去吧。魁爺住在西門裏，一進果園城西門，我們的視線順着寬廣的，時時走過豬或狗的，浮土很深的，永遠很深的西門大街，遠遠的我們就看見一個高大獸脊的門樓，一個表示官級的大門，在它對面，一座較低一點的照壁。我們不知道北方的世家爲什麼

特別喜歡槐樹，魁爺的大門外面，沿着兩旁的屋背也同樣有這種樹木。槐樹底下是經常在那里拴着的幾匹青騾。嚄，它們是怎樣的畜牲呀！它們的肥大，光澤，美麗，人家說就跟泥捏的一樣，搜遍全境你不會找到第二家有這樣的騾了。

從大門洞裏望進去我們能看見一個屏門。假使我們來的恰是時候，這一天魁爺府上正辦喜事，這一天所有的門便都爲歡慶打開，你可以領略領略中國的所謂「五門照」是怎樣情形。

我們於是穿過有屏門的第二個門，一個鋪着方磚的庭院，左右兩廂，（魁爺的客廳就在這里，）中間是完全敞着的大廳。再過去幾乎是一個完全同樣的庭院，許多臺級，又是一個又高又大深得嚇人的大廳。從這些房子裏我們聽不見任何聲音，男僕們是在外面，在我們一進大門就看見的臨着街的房子裏的，魁爺自己和他的小朱爺們，如果沒有客人，他們並不在這里。一種靜穆，威嚴和過去的繁華空氣馬上包圍了我們，我們像掉到曠野上的水潭裏了。這以後是任何男人——連僕人在內——的禁地，不管我們跟魁爺

的交情多麼密切，我們也不能再往前走了。但是魁爺家的女僕或是果園城的小姐太太會告訴我們，在後面還有三個院子。它們完全隔開，兩邊有兩個小的，住着他的兩位少爺和他們的太太；中間的比較大一點，跟我們剛纔看見的一樣大，住着魁爺的四位太太和他自己。

前面我們從那個果園城的客人嘴裏聽來的話是絕對可靠的，一點也沒有虛構，魁爺的確有四個太太。他的最大的太太是他的髮妻，一個外府官宦人家的小姐，一個吳月娘，當她爲魁爺生下兩個兒子之後，她便甚麼都不過問。魁爺接着又討一個，隨他的太太陪嫁過來的婢女；第三個是一位果園城的縣官的小太太，縣官被告發並且被查辦的時候寄託給魁爺的，一個月後病死在監獄裏面，以後她便永遠在魁爺府上住下來了；第四個，最年輕的一個，也是最不幸的一個，假使至今還活在世上，她的年紀大概不會超過二十七歲。她生得一個瓜子形臉蛋兒，一雙眼杪向上挑起的眼睛；眼裏常常有一種燃燒着的靜寂的而同時卻又像是憤怒着的小獸眼中的火光。她是一個嬌小——十分嬌小，但

是從她的模樣上我們很容易就能看出她性子暴烈，心眼狹小，喜歡獨斷獨行，一個在盛怒時敢用刀子殺死她的仇敵然後再殺死自己的女人。這女人是個戲子。

我們沒有方法來說明魁爺是否愛她，他向別人——至少是年青人從來不談風月。至於他的得到這個小女人，前後的情節是這樣的。某年有一個巡行戲班突然在車站那邊出現，他們窮而又狠狽，正如我們平常看見過的這種戲班。他們預備投一個館主在車站上長期演唱，魁爺於是把他們收留下來；但是比較起自己的來人們顯然更歡愛別人的青春，過了幾個月，他突然把他們解散了。這個可憐的小女人從此就落到他掌握中，他的條件據說是給她父母一筆款子，永遠不准他們在果園城出面。

果園城有過這樣一句話：

「你說這個魁爺，他在大門外面比頂和善的還要和善，可是他在家裏——」

在這里包括着敬仰，安慰，一個小民對於自己沒有被送進衙門喫板子的輕快。然而魁爺一走進他的老宅，這是和居民們沒有關係的，他卻成爲專制中最專制的了。我們不

必對這個大人物多加解釋，顯然他俱有一切我們能夠想像到的中世紀封建主子們的最壞的特性。在家裏，這個明朝的苗裔，他是難以使人置信的殘酷。他有一條現在看起來是好笑的，但是很像他的黑暗祖先們創立起來的嚴厲家規。

「這是可能的嗎？」

這是不可能的，先生，它不應該，但它是個事實。他的兒子們，你會喫驚，當他們長到十二歲的時候他們被遷到外面，在他們的書房裏，後來他們結了婚，他們便每人佔據一個院落，並且從那時以後——除非慰爺死了——他們便永遠不能到他的也是他們母親的住宅裏去了。還有他的男僕們，即使他的和他兒子的住宅裏失了火，他們也不能隨便進去。在他的禁止十二歲的男童的住宅裏，他的四位太太每人有一所房屋，他每人給她們一個丫鬟，一個女僕，另外在她們房子裏給她們預備一把鞭子。當她們犯了錯誤，只有上天也許會憐惜她們，他把她們剝得赤條條的，把她們弔起來，用專門爲她們設備的鞭子抽打。

魁爺就這樣過着他的封建主子式的日子。每天早晨他在四位太太中間之一的房子裏用完早點，忽然間他想起一件事，接着就變成一比頂和善的還要和善，「他要出門去了。原來昨天有一個使者，一個劉姥姥一類的親戚，也許是一個純粹的『走狗』來過了。他已經來過無數次了，他住在客店裏或什麼店鋪後面，和他同來的還有一個張三李四，一個莊稼人。這個張三李四很可笑的穿了從鄰居那里借來的藍竹布長衫，寬大，拽地，走起來嘩啦嘩啦響，穿在他身上，你看出比拿一管筆放在他手上還沒辦法。但是你切不要誤會這個好人，他並不像我們所看見的這樣窮，他是狡獪的，可笑的，貪婪的，慳吝的，愛占小便宜的，並且在這許多農民的特性之中他還有一個特性，豈不正是這樣的嗎？他永遠想使別人喫虧，賦性又特別倔強。這當然，他大概常常反而被別人給點虧喫。因此他跟他的鄰人，他的親戚，也許是跟他的兄弟打了架，爲了田地，債款或是誰家的牲口喫了他的麥苗，或是更小的事情。他找到上面所說的那個好人，那個劉姥姥或是『走狗』，那個好人於是就慫恿他，他，那個好人認識朱魁爺，朱魁爺認識官，於是他便帶了錢，那個好人

帶着他，他們一同到果園城裏來找「法理」來了。

這些事情令人氣悶。我們且回過頭去看一看魁爺。他於是命令女僕到各房裏傳話，他要出門去了。他餧着好幾匹我們已經看見過的青騾，他是有車子的，他的車夫是年青，高大，跟他的騾子一樣強壯，但是他不願意勞動他的騾子和車夫。他爲什麼要坐車呢？他爲什麼不散散步呢？既是這樣好的——清朗得像藍玉一樣，冷人暈眩的果園城特有的天氣。

沒有人能說出是多高貴的步伐，魁爺慢慢的但極其隨便的走着，他的鬍子輕微的往上動，好像他的嘴上正停着一匹時時準備飛起來的黑蝴蝶，同時他也把一團和氣像一團陽光似的帶到果園城的街上來了。

你曾看見或想到一個小城的這種場面嗎？這時候正是集市，街上充滿了走着的和停着的各種城裏人和鄉下人，在街岸上和櫃檯裏面正坐着商店裏的掌櫃，他們手裏永遠捧着水煙袋。

『魁爺早啊?』

這邊一個蜜餞樣的阿諛的笑臉。

『魁爺好啊?』

那邊又是一個同樣的笑臉。

在魁爺經過的路上，幾乎所有的人都恭敬的站開，並且向他鞠躬。他自己也含笑點頭，他走在果園城的街上，說實話，就好比走進一個和諧的大家庭來了。

魁爺要去看一位胡左馬劉，他老早就知道那個張三李四的對手也同樣爲了『法理』投靠在——譬如胡爺的門下。但是這時候——那個敗落主子是喫鴉片的，拿到一個名叫趙富或錢貴的錢，他大人大概又加了加量，他睡的很晚，這時候他還沒有起來。於是魁爺趁機會就到客店裏去，一個只有幾間破屋永不會住客的院子去；或一個衙役的下處，再不然是一個流氓的家裏。總而言之，只要魁爺願意去看看的地方，任何人家不會拒絕，他走進去完全跟走進自己家裏一樣，不會再方便了。而且他們——我是說果園城

的喜歡嘵舌的女人，到了下午，她們便會坐在大門外邊跟她們的鄰房說：「魁爺今天到我們家裏來，他甚麼地方都要看看。」她們像被寵了的孩子，認爲是無尙的光榮。

魁爺向來不在這些人家爲他預備的椅子上坐下來，他只站一站垂詢一下，然後，是十一點，他去看那位胡爺。他走進一個空虛的油漆都脫落了的腐朽的大門樓，在一條荒涼的街上，門樓下面有兩塊匾額。我們不必去管它了。他來的剛剛湊巧，那個敗落主子剛剛起來，剛剛用過早點。

「呵吼！難得呀，魁爺！」

胡爺拽着鞋這樣打了招呼。這個無精打彩的，瘦而且黃的雲中鶴，他正在收拾煙燈，他預備這一天的吞雲吐霧了。

魁爺就在煙榻的另一邊坐下去。開始的時候他們談些地方新聞，一些不重要，毫沒有趣味，好像戲文的引子；接着他們又講到商會；接着是一個官員，一種新的稅捐，一種新的公債。最後，當他足足吸完兩筒煙之後，那個敗落主子張開嘴打了個呵欠說：

『魁爺近來很忙的吧?』

『那里有甚麼忙;就是一些閒事,一些……』

魁爺作出『又不能不過問』的樣子,便提起張三李四。這張三李四的屋後原來有一棵小樹,他證明從他的父親時候就屬於他,而他的鄰居卻給他拿出契約,證明這小樹是長在別人的地方。他們各不相讓,爲這棵小樹,他們已經打過無數回架了。魁爺自然不提契約。

『我覺得他有點寃枉,』他說。

那個胡爺也偵察的望着他,停了一刻說:

『是的;不過那邊也有點寃枉。』

魁爺正等待機會,緊接着他便問胡爺是不是也聽說過這事。

『有一個好像叫做錢貴的來過幾趟。』胡爺在喉嚨里回答。

講到這裏他們沈默了。他們都有些爲難,當然不是爲什麼『法理。』當胡爺第二次

拿起煙槍，魁爺於是站起來。他慨嘆的說：

『唉！他們跟你說，假如你不給他伸一伸寃，他們以後就不能活下去了，這些鄉愿！』

以下的事情我們可以不用問了，他們決定和平解決。接着魁爺告辭，下午他要接見從鄉下來的那個使者，跟這個好人同來的自然還有張三或是李四。

他，張三或是李四，他在僕人的房子裏，馬號裏，再不然是門房裏等着魁爺接見，他已經來了很久了。他畏瑟的踟蹰着走過屏門，走進這個大人物的書房，他的脚從來沒有踩過這種地方，因此走起來十分喫力。你得承認找『法理』並不像捉麻雀那樣容易，魁爺不用考慮，兜頭給他一頓臭罵。

『你想想你這種事情也託我來管；你自己要占便宜，倒說人家欺負你。你向我扯謊！好了。他已經在果園城住兩個禮拜，也許還要長久些，他已經化了比那棵小樹多過三十倍以至六十倍的錢。他的鄰居自然也化了同樣多的錢，現在他最關心的是他的莊稼，他的小牛，官司已經打壞了他的胃口，他不再找『法理』了。當他們出去的時候，他們

在大門洞裏又碰見另一個鄉紳，一個劉姥姥，一個走狗，一個幫助尋找『法理』的好人，跟他一同來的是另外一位張三或是李四。這是一注更好的交易，他們因爲遺產，再不然是爲兒媳婦弔死涉訟來的。

這以後，假使魁爺不到衙門裏去也沒有人過來跟他打牌，商量什麼大事，果園城的天就慢慢的慢慢的晚了。魁爺和他的兒子們用了晚飯，（你自然想到這是很難得的，但卻不是人們希望的。）他問他們是不是有甚麼事情發生。沒有；在魁爺家裏會有什麼事情呢，除了支錢。其實卽使有他們也不告訴他。這兩個小朱爺並不像他們父親，他們看起來一點都沒有出息。魁爺於是安心的站起來，他一切都如意的往後面走了，到他自己的住宅裏去了。在他的住宅裏，魁爺的『大內』裏，他的四個太太的房子裏的燈火都明亮的點着。房門都打開着，房門裏面都站着一個丫鬟，她們早已在伺候着了。

我們沒有親眼看見過，可是我們可以想像這種情形，魁爺很響的發出聲咳嗽，一個超乎我們所能記得的歷史上描寫過的一切神聖權威的咳嗽，他走進四個太太之一的

房子。然後完全自動的，所有的門閂都響動着，所有的門在這一刻間都關閉起來了，直到第二天早晨，魁爺的房門打開他們纔能打開。

我常常想，我相信別人也會想：

『這是怎樣神奇又是怎樣的一種權柄呀！雖然它是可怕，痛苦，悲慘，它卻仍舊不失爲一座人工積累起來的假山。』

然而一切事情都有結束的時候。魁爺把果園城當作采邑，支配了大約有十五年之久。到民國十六年初，一件意外事情，那些愚蠢的莊稼人積了笨重的土砲，攜帶着長槍，大刀，鋤頭和一點步鎗，突然佔據了車站，同時向果園城進攻了。他們沒有受到任何損失就從城牆上爬進來，接着闖進胡左馬劉門的家裏，闖進魁爺的神祕的住宅，打破了他們家裏祖傳的漢代瓦鉢，撕碎了米南宮和仇十洲，劫掠了各種衣服用品，將這些果園城的古老的府邸弄得跟馬房一樣。

但是這政變本身還不算魁爺的最大不幸，給他以致命打擊的卻是那個唱戲的小

女人，他的第四個太太。沒有人知道她怎樣中意了魁爺的年青車夫的，有人說當她在車站上唱戲的時候就已經看上了他，有人說是在轉到魁爺手裏以後，總之他們在一條僻巷裏找一座房子，她公開的成爲他的人了。這車夫是個流氓，他利用果園城的混沌局面做了一名小隊頭目，到後來，當另外一種變動來到時候，他便很便宜的出賣了他的伙伴和他的領袖。至於魁爺自己，他得別人的幫助逃進省城，在那里住了半年，直到那些愚蠢的鄉下人被趕回老家照舊去種他們的莊稼，照那時的說法，是所謂『反動』時期過去了，政府發還他的被沒收的土地，啓封了他的住宅。

魁爺回到果園城的第一件事是將他的車夫收拾起來，這個敗類將在牢獄裏被關滿八年。他把她變節的太太接回家，給他一條麻繩，然後，他在房門上下了鎖。

關於這個女人，關於這個嬌小，有一個小小瓜子形臉蛋，一雙眼梢向上挑起的眼睛，性子偏狹暴烈的不幸女伶的死，據果園城一般的傳說是這樣的。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可靠，但按照推測它有這種可能。據說魁爺把房門下鎖之後，他回到書房裏坐下來；他的其

餘的三位太太再三商議，接着就走進書房，一齊跪在他前面。平常她們自然也會嫉妒，但是這時候，她們也許想到了自己，她們請求饒恕那個可憐人一條活命。

魁爺一直讓她們跪着，他始終不曾說話。而且從此以後，這個在暗中將果園城支配十五年的大人物永遠成爲悶啞的了。果園城恢復了它的平靜，豬照樣安閒的橫過街道，狗照樣在街岸上曬暖，婦女們照樣在門口閒談，每天下午它的主要的大街仍舊靜靜的躺在陽光下面，到了秋天，果園里的花紅仍舊紅得像搽過胭脂，恢復不了的只有魁爺的尊榮。並不是他沒有出山的機會，而是一種受了傷的自尊心，他永遠把自己深深藏起來了。他把家產的一部分分給他的兩個兒子，然後他賣掉他的騾子，最後他遣散他的僕人。現在，當你走過塵土很深的西門大街，你時常會看見魁爺的門樓下面，就是那個曾經一天到頭打開着的，爲官員，士紳，鄉愚，僕夫不斷的進出的門樓下面，一個人正在這樣用力的敲門。

「嘭嘭嘭嘭！！！！」

顯然他已經在那里敲了好久了。接着是一陣靜寂，裏面沒有應聲。接着再一遍，第三遍，終於沒有結果。這以後他嘆口氣，他回過頭來向街的兩頭望望，自己喃喃說：

『唉，好的時候總歸要過去的，有那一天也就有這一天！』

他的意思是人的運氣好比潮汐，有時候高起來了，有時候又低落下去。這正如什麼戲裏的一個小丑所說，『熱鬧是過去了，可敬的紳士們，太太們，我們要收場了。』沒有人知道魁爺在他的大而空寂的老宅裏作什麼事，只有間或難得看見他的人出來說，他不見客人，並且不大講話；又過一年，又有人說他瘦的跟乾薑一樣；再過一年，另外的人說看起來他老多了，頭髮和鬍鬚都斑白了。於是……漸漸的人們把這個大人物忘了。偶然間，當人們怨恨的講起另外一些新派的大人物，人們拿他來作前鑑，把他稱呼作『鬼爺』或是『龜爺。』

原书空白页

桃紅

有桃紅的人家就有少女

——俗諺

在孟林太太家裏，每天我們能猜出都是來什麼人，一個送水的，接着，一個賣絨線的。當陽光從屋背上照進這個寂靜的老宅，素姑小姐——孟林太太的女兒，一個像春天一樣溫柔，長長的像一根楊枝，看見人和說話時總是婉然笑着的，走路是像空氣在流似的無聲，而端凝又像她的母親的老女，很早很早她就動手，我是說她低着頭開始在繡花了。假使是春天，夏天或是秋天，她坐在庭院裏的大槐樹底下；在冬天，她不聲不響坐在明亮的陽光照着的窗戶下面。孟林太太這時候在她的床上照例睡她的午覺。

現在素姑正是坐在庭院裏，在右邊，在素姑背後遠遠的牆角上，有一個開始凋零的絲瓜棚；在左邊，在客房的窗下，靠近素姑是一個花畦，桃紅——就是果園城人給鳳仙花取的名字，少女們種了預備來染指甲的——現在在開牠們最後的花朵。庭院裏是自早晨就沒有人來過，乾靜的連鷄甚至鷄蕊都看不見。每個寡婦據說至少有一種怪癖，自從孟林先生去世以後，據說她從來沒有高聲說過一句話。她害怕咕噪得神鬼不安，數十年的空閒生活又使她傾向清潔。就在這種平靜空氣中，素姑十二歲就學會了各種女紅，於是一年，二年，五年，十年……唉！她爲自己縫繡滿一口大箱，那種舊式的朱漆大箱，接着她又縫繡滿另外一口。並且，當她二十歲的時候，她還給孟林太太縫繡好壽衣。漸漸的親友們的和隣舍家的她的女友們，跟她同年的少女都出嫁了，後來連比她小十歲的，當她應當出嫁的年齡，她們才是小女孩的少女也出嫁了，她們在出嫁之前，大半都倩託過她，她爲她們一個接着又一個的縫過嫁衣。現在素姑是二十九歲！沒有人能計算她總共縫繡過多少，但據說，僅僅她給自己做成的已經足足夠她用三十年，用到夠她成爲一位白髮

蒼蒼的祖母——五十九歲了！這些衣物自然是逐年做成的，牠們逐年都有個不同的式樣，牠們是寬的，瘦的，長袖的，短袖的，挑花的，鑲襟的。從這些不同的式樣你可以想到一個少女曾經做過怎樣的夢，你可以看出一個少女所經歷的長長歲月。現在她正爲自己繡第三口箱子。

時光無聲的——正像素姑一樣無聲的過去，它在一個小城裏是多麼長並且走的是多麼慢啊！素姑低着頭已經繡了半隻孟林太太的鞋面，在青緞的地上繡完兩朵四瓣梅了。

『媽，幾點鐘啦？』

素姑心中忽然如有所動，忍不住抬起頭來問。孟林太太早已醒了，她正幸福的一無所慾的在床上領略午睡後的懶倦。

『瞧瞧看。』這是她照例的回答。

那放在妝台上的老座鐘——你早應該想到，這人家其實是用不着時鐘的——人

家忘記把牠的發條開上，牠不知幾時就停住了。

素姑手中捏了針線，惆悵的望着永遠是說不盡的高的藍而且清澈的果園城的天空；天空下面，移動着雲。於是，是發黑色的樹林，是籠罩着烟塵的青灰色的天陲，是茅舍，豬，狗，大路，素姑上墳祭掃時候看見過的；是遠遠的帆影，是流霞，是平靜的嫣紅發光的黃昏時候的河，她小時候跟女僕們洗衣看見過的。她想的似乎很遠很遠……

一個沉重的脚步聲驀地裏走進來，素姑吃了一驚。

「老王，老王！」她轉過頭去喊。

「嗯！」送水的這樣應着，一面擔了水急急往廚房裏走。

忽然間她自己也覺得好不奇怪，眞個的，她喊老王做什麼呢，老王每天在這個時候進來，他給孟林太太家擔水快二十年了。她自己覺察了這舉動的兀突，因此，她的慢慢的向下畫出兩條弧線的臉上很快的，讓我們用一個常用的比喻——在那白的花瓣上飛起兩朵紅暈。

『果園裏的果子卸光了嗎?』她高聲問。

『卸光了，小姐早就卸光了。』

老王並不回頭，他自然沒有留意素姑的心情，說着時早已走過去了。庭院裏接着又恢復原有的平靜，遠遠的有一隻母鷄叫着，在老槐樹上，一隻喜鵲拍擊着樹枝。

『早就卸光了。』素姑在心裏想，她的頭又低了去了。她用一種淺綠色的絲線在鞋面上繡一枝竹葉。

時光是無聲的，但是每一個小城裏的日子都有一種規律。在大門外面的巷子裏，（這巷子距離孟林太太的住宅很遠，它們中間還要經過一個夾道，）一個賣梨的吆喝着走過去了，一個賣熟棗或熟藕的接着也走過去了，最後是一個賣煤油的，一個賣雜貨的沉重的敲着木魚。

『梆！梆梆！』

素姑於是又一遍的抬起頭來問：

「還不該燒飯嗎，劉嫂？」

劉嫂——孟林太太家的女僕，這天下午到河上洗衣服去了，也許正在大門口和果園城的輿緻永遠很好的娘兒們閒談。那個老座鐘，我們說過牠早就停了。

正在這時候走進來一個賣絨線的。你見過她們嗎？那些臂彎上挽着條籃，手中拄一根枴杖——一根棍子的可憐的像求乞者似的老媽媽們。就是這樣一個老媽媽，她從這人家走到那人家，又從這街巷穿過走進另一條街巷，她蹩蹩的這樣跑了半天，已經走得累了。現在她走進來的時候並不會呼喊，甚至沒有發出一點聲音，以前她是每天到這裏來的。

「買點甚麼吧，小姐？」

素姑並不要買什麼，然而她仍舊想看一看。於是在天井裏，就在泥地上，賣絨線的坐下來，隨後她打開籃子，一些紅的綠的綾絹露出來，全是便宜的，不耐用的，你簡直可以說是醜惡的，這裏的賣絨線的都帶舊點布料。素姑揀了一塊杏紅綾子，這好像是一種習慣，

接着她又看中一種羽毛辮條。但是我們怎樣才能說明一個二十九歲的閨秀的心情啊，忽然間，僅僅是忽然間，當她想到這些東西該配到什麼地方最合適，一種失意，一種悲哀，正是誰也沒有料到，但是早已潛伏着的悲哀。

「不要了，」她說，她什麼都不要了。她已經繡滿兩口大箱，她爲她的同時的以及比她晚一代的少女們裁過嫁衣，並爲她的母親縫了壽衣，那麼她還要這些做甚麼呢？她還縫甚麼呢？她把賣絨線的貨籃推開。

她把貨籃推開，你知道每一個賣絨線的都有她們的兜攬方法，她有一塊大的老機織的猩紅緞。這是實在情形，果園城有許多沒落主子，他們現在把這些在櫃子裏鎖了數十年也許是一百年的東西拿出來，正等着她代售出去燒熱他們的行將斷炊的鍋了。

「你明天出嫁時候用得着的，小姐。」賣絨線的發慌的喊。

素姑覺得受了一下更重的打擊。她站起來，不，她什麼都不要了，賣絨線的從後面望着她走進寂靜的又深又大的上房。這屋子的一頭是孟林太太住的，另一頭歸素姑自己。

「外面是什麼人？」孟林太太大聲問。這時候她已經起來，在床上坐着，她的耳朵近幾年來有幾分聾。

素姑沒有回答就走進自己的閨房。她坐在中心糊着燈紅紙的窗戶底下，一隻書桌前面，在她背後，頂着床一邊擺了一個梳妝桌，另一邊，一個櫥櫃，上面疊着兩只大箱，整整鎖着她的無數的歲月，鎖着一個嫁不出去的老女的青春。她從書桌上拿起一本書，一本展開着的不知幾時忘記收起的漱玉詞：

「……莫道不消魂，捲簾西風，人比黃花瘦。」

接着，她的手又廢然垂下去，她的眼睛——難道這不是很自然的嗎？它移到前面擺着的鏡上去了。在鏡裏，一個長長的鵝蛋形臉蛋兒；一綹散亂的頭髮從額上掉下來；一雙淺淺的眉在上面畫了兩條弧線；眼的周圍有一道淡黃的灰暈；她的嘴唇仍舊是好看的有韻緻的，却是褪了色的——一個中國的在空閨裏憔悴了的少女。

素姑正這樣望着。一隻手支着頭，在窗外，雁嘹唳着從將晚的果園城上空飛過，晚風

蕭索的在庭院裏絲瓜棚上發出一陣輕微的響聲。於是書從她手裏落下去，她想的似乎很遠很遠，漸漸的連鏡子也在她眼裏消失了，一顆淚珠從她臉上墮下來，接着又是一顆。

原书空白页

劉爺列傳

老劉爺的兒子小劉爺劉卓然先生現在是二十八歲。然而我們有句俗話，有能爲的人不在年老少，一個鄉下人會告訴你甘羅十二做了宰相。甘羅是一個人，十二是十二歲。我們的小劉爺却已經比老劉爺做過的多了。

老劉爺自己行三，是他父親的兒子中最小的一個。他大哥現在還活在世上，曾經讀過綱鑑，並且是有數的鄉紳，民國二年曾享過盛名。老劉爺的二哥目不識丁，他討了太太，却不生兒子。我們知道天下所有的絕戶大半不明白怎樣支配金錢，他把銀子窖起來，他性情簡易，什麼閒事都不過問，因此可以算是一位有福的地主。光緒九年也許十年，這些

第二代的劉爺們的父親曾經捐過一個從七品的官位，但是始終沒有把印握到手裏，接着就在鄉下的老宅裏病死了。從此你可以明白他們怎樣有錢。

從七品的眞正的劉爺死後，所有的財產管理權全落到大劉爺手裏。二劉爺以每天吃過飯能在村莊附近的大樹下躺一躺爲滿足，然後他到地裏巡視，完全等於一個監工。三劉爺——就是我們所說的劉爺的父親老劉爺——那時候年紀還小，後來他曾經參與過一次縣試，接着就結了婚。他的太太是一個小小的說話像雀兒一樣的人物，小小的手，小小的脚，小小的頭，連心裏都是小的，還有一雙小小的我們常常說活動得像魚兒似的眼睛。她在一個人口衆多的紳士家庭裏長大，你也可以說她是在女人們的明爭暗鬥中長大，因此她學的既聰明又伶俐。

在這裏我們不得不承認老劉奶奶有一點過人的地方，老劉爺結婚不久便到省城裏讀書去了，他在那裏的法政專門學校住了兩年，他每年爲了看他的太太至少要回家八次。他們的感情是很好的，人家說像蜜蜂和花。

老劉爺學的自然不十分好，人們的功課是只要交際交際就算完了。兩年後很容易的就畢業了。老劉爺回到家裏，他對於家裏的情形很不滿意，他的太太是連針尖樣大小的事都不肯放過，她把情形完全告訴丈夫，於是他們便分家了。關於這些事情，假使我們熟知大家庭中的種種黑幕，我們全可以推測得出，正像所有我們見過的這種家庭，除了既不便放到櫃子裏也不能搬動的田地和房屋，他們甚麼也沒有分到。後來據人家傳說，他們大哥吞沒了兩萬——也有人說是五萬銀子，是十多年中從他們田地的出產以及高利貸上面自己暗中扣下來的。老劉爺下決心要戰勝他老哥，自從分家之後，他便同他太太搬到城裏居住。他們在城裏分到一處住宅，其實只不過是一片荒園，他在荒園裏建築幾座房屋。他幹的很不懷，他們在新建的住宅中大約住了兩年光景，他替自己爭到一個「劉爺」一個紳士的尊號。現在在身分上他和他大哥爬到同等地位，他的第二著計劃是盡量購買田地。這一次他却得到了完全意想不到的悲慘結局，他買一畝，他大哥——那一位大劉爺便買兩畝，最後直到他快要累死他負了一身債的時候，他大哥還在繼續

不斷的購買。而事情也愈使他和他的太太憤怒，他們不得不改變方針。老劉爺的大哥子女衆多，將來男婚女嫁，有一天是要分家的。據說就因爲這種緣故，由他的太太建議，他們開始有計劃的實行節制生育。老劉爺到三十歲上生了個兒子，這就是我們後邊要講起的劉爺。人家說老劉奶奶曾吃一種「冷藥」，從此她便連一個女兒也不再生養。

現在老劉爺覺得極有把握的可以戰敗那位昧心的大劉爺了。關於這位末來的英雄，關於小劉爺——這個紳士家庭裏的後裔，果園城有種種傳說，至今還有一部分人沒有忘記。假使你和這裏的一位太太，一個專門探聽人家隱密的婦人是有親戚的，她們大半都有很好的記性，她將告訴你小劉爺當初怎樣在初一或是十五受孕。

老劉奶奶不知從何處得到的祕方，——關於這一類事情她向來知道的很多——據她自己告訴幾位她要好的太太說，初一或十五受孕的孩子特別聰明。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種道理，但我們可以猜測，初一大概象徵陰陽相會，十五則取其月盈。

「我們只在初一十五……」

老劉奶奶極有含蓄的說着，她的活動得像魚兒似的眼睛一瞟，於是滿意的笑了。她的笑容很嫵媚，你可以看出唯有對於某種事情具有特別敏感，有一點病態的女人才有這種笑容。

小劉爺正是這樣一種人。除了他父親的寬廣的額部以外，他的各部分全像他母親，小小的手，小小的身個，一雙薄眼皮的魚兒似的眼睛，連聲調動作全都聰明靈巧，全很顯明的受了母親的遺傳。當他一笑時候，你便能看出他母親的某種表情。

人家說他還和他的母親一樣像一隻小雀。你也許要提出相反的意見，你也許說：

「一個孩子應該有這種活潑。」

你大概曾經聽到過這樣一個故事，這是說一個有錢人的少爺，常他很小的時候就以打碎茶杯和撕裂綢緞爲樂，他以爲這種聲音美妙無比。小劉爺同樣具有這種官能。他的性情是易變的。這在老劉爺和他的太太似乎都沒有，也許我們不妨根據科學原理來加以說明，兩個負數相乘則得出正數，小劉爺正是這相乘的積，就是老劉爺和老劉奶奶

共同產生出來的一種新的特性。假使他們不太愛他們兒子，只要他們對於兒童教育稍微注意一點，他們很容易就會看出小劉爺缺乏一個男子所少不了的德性——意志，他對於各種事情和遊戲都沒有長久的，或勉強說是較長久的興趣。

我們沒有方法斷定一個嬰兒將來是好是壞。老劉爺和老劉奶奶對於他們的兒子太溺愛了，人家說老牛舐犢，自己孩子總是好的，他們不肯讓他受一點委屈，他們把他當成一個金球，他們守護着他猶如守護自己的眼珠。因此小劉爺很小時候就學會了見風變色。他並不完全背負父母的期望，反過來說，你還可以認爲他恰恰迎合了他們的心願。他是伶俐的，正如老劉爺夫婦所希望的伶俐，等到他稍稍長大了些，他會摹倣貓兒狗兒和鳥兒的叫聲討別人喜歡，他會用脚踢他們的車夫使人發笑。總而言之，他的老祖母，他們的親戚——他的姑母們，他的表姐們，他們都喜歡他。恭維自然常常能使人高興，凡看見小劉爺的人都說他將來必成大器。那麼還有什麼呢，自己的兒子必成大器，他們——老劉爺和他的太太還需要什麼呢？

他們把種種幻想寄託到這孩子身上，希望有一天他能戰勝最大的那位劉爺。這孩子不斷的在他們眼珠下長着，不久他們就注意到他的教育問題，他們把他像寶貝似的打扮起來，小劉爺五歲，他驕傲的穿着制服到學校裏去了。這是那時候的內地小學裏很少見的。據說他讀書讀的很好，他的先生們和比他幾乎年長一倍的同學們馬上包圍了他，因爲他清潔，有錢，父親是一個劉爺。

許多父母嫉妬他，當他們打罵兒子的時候，他們便說：

『你看看人家劉卓然！』

先生們羨慕他，他們想起他比他們自己的地位好，將來自然也比他們兒子地位好。當他們責罰學生的時候，他們也同樣說：

『你看看人家劉卓然！』

小劉爺就像一個王子似的在嫉妬，羨嘆和嬌寵中長大起來，十二歲他小學畢業，他的父親拜見幾個朋友，他在省城裏考進一家省立中學。有人說他在那裏只是試讀。大約

有好幾年工夫，他母親見了人還說他們劉卓然考取的是第三名。

小劉爺在那學校裏住了一年，他的母親說他用功累的吐血，他以後便長期在家裏住下來了。小劉爺是初一或十五投胎的孩子，於是他特別顯出他的忍耐精神，暗中把舌尖咬破，一點也不爲難的證明了他母親的話是眞的，他的確是因爲用功過度累得吐血。

所有的父母幾乎全是瞎子，他們不願意看見兒子的壞傾向，或者他們曾經看見，但是不願意讓人家知道。小劉爺在家中住了兩年，他養狗鬥鷄，接着又上省城考進另外一家中學。這時候他是十六歲。他當然仍舊不會忘記他自己的聰明；他不常上課，他的功課仍舊及格，用他的說法，『這些東西是只要使用小腦也就夠了，』他是帶夾袋的老手。這樣挨過一年，功課既然不聽也可以及格，他根本就不再到教室裏去了。他有一輛脚踏車，他每天跟他同樣的少爺們，小流氓們騎了車子在馬路上跑。據說他的本領很不壞，他會學蝎子上墻。

這時候老劉爺和他的太太有病，他們自然不知道他們的兒子在省城裏做些什麼。

尤其小劉爺的母親，有一次我看見她，可憐的太太，她瘦的已經只剩下一張皮包着骨頭，但是她的眼裏仍照舊很有光彩，她仍照舊希望她的兒子像她過去幻想的一樣考一個第三。

小劉爺始終沒有考到第三。

他在這學校裏又沒有畢業；他最後一次到學校收拾行李，人家有好幾個月沒有看見他了，他對他的同學們說他跑了一趟上海，他爲他的父親和母親去請一個端公。他拿出許多背面印着上海風景的郵片，外白渡橋，愛多亞路，大馬路，江西路……這些畫片自然是隨處都可以買到的。

此後大約又過一年，有一天老劉爺死了。這時候小劉爺二十歲。一個月後，老劉奶奶也隨着她的丈夫去世，她也死了。他們不斷的病了四年，沒有人看出他們是什麼病，有的說因爲勞心過度，這說法有幾分陰險，也有人說是因爲他們夫婦感情太好。總而言之，他們曾經看遍各種醫生，假使你在那時候到他們家裏去，你便像踏進了藥材店，到處都是

藥渣藥包和藥的氣息。

老劉爺死後，小劉爺承繼了全部遺產：一座鄉下的住宅，一座城裏的住宅，一處較小一點靠車站的，一處臨河人家稱做『米糧倉』的，一處頂小的近山的，共總有三百畝地。此外他還正式的接受他父親的尊號——一個『劉爺。』

現在劉卓然先生是這家裏唯一的主人，正式成爲『劉爺』了。他在他的父親死後第三天結的婚；他的太太和他同庚，人家說他們正是一對，當老劉爺百天忌日的時候——那時候老劉奶奶已經死了，並且一同殯葬了——客人們看見他們還在坟上打鬧着玩。

小劉奶奶生的不大漂亮，她既不嬌媚，也不莊嚴，小劉爺說她是『一個沒有心的傻東西，』除去吃她再也沒有特色。小劉爺對於他的太太自然不怎麼滿意，他們結婚不到半年，他到省城去了。關於這個城，你可以說任何城市都有它好的地方，都有它的美點，唯獨它卻是集中了全省的壞醜，廢物和罪惡。小劉爺到了省城，他毫不遲疑的就顯出一個家主，一個正合乎他身分的派頭，他瞞着小劉奶奶買了一個女人，一個窰姐，有人說是一

個戲子，同時她還帶了個『表哥。』關於這種『表哥，』在任何比較大點的城市裏碼頭上你都能看到，就是那些專門靠女人吃飯的，『放白鴿』的，他們永遠合着一隻眼作事，其實他們生來什麼都不要作，他們的特點是永遠保持着一定不變的，一副睡覺還沒有睡醒的神情。這個可人兒——我是說小劉爺的如夫人，有一隻大手，一個又厚又大的嘴唇，她會擠緊嗓子唱花旦，『表哥』會在小放牛裏唱丑，小劉爺自己會拉胡琴，（他拉的不十分好，你聽上去簡直跟殺鷄差不多，）從此這『三劍客』是拆也拆不開了。還有一件事自然是不說你也知道，他們都會吸鴉片，而他們最喜歡的還是海洛因。你也許奇怪，他們爲什麼會喜歡這種東西，你不明白——我們都不明白它有甚麼好處，人們卻仍舊不顧性命的喜歡這種由白麵變成的青烟。小劉爺生來對於各樣都有興趣，各樣都想玩玩，不久他就玩上癮，拋了拋不掉了。一個英國紳士曾經讚頌鴉片，他把燕子窩的日子稱爲神仙生活。海洛因可一點也不幽雅，然而它的效力更大，小劉爺上癮不久，他就另外改了一副樣子。以前他是穿戴得相當整齊的，他伶俐，活動得就像水銀，這時候他是二十一

歲，他很顯明的萎枯了。他的衣紐常常忘記扣上，漸漸的他就養成習慣，以爲這樣比較便利，方便，像一個眞正的君子，率性不去扣了；他的頭髮原是向兩邊梳得光光的，因爲他並不見什麽人，也就率性讓它毛着了；最後正像那位『表哥』，他時常顯出沒有睡足，他說話用鼻音，他拽着鞋，走起路來像個老人。

難道這就是那個劉爺的獨子，那個擁有三百畝田地和兩處住宅的劉卓然先生嗎？

你會大大驚異，當你看見他的時候，你不認識他了。很快的他就拖欠很多賬；這些債誰也算不清，誰也弄不明白，它是他買來的女人從外面借來的，好像她的另一位『表哥』是銀行經理。六個月後小劉爺回到果園城，他和他的太太打了一架，同時他也用最低的價錢賣掉了靠近車站的地。（這是當初老劉爺看出那裏的地皮將來必然上漲才買下的。）對於他的太太——一個沒有心的傻東西，他自然知道應該怎樣對付，他向她行使一點賄賂，給了她一點錢，接着這『三劍客』——小劉爺和他的如夫人和她的『表哥』就動身到北平去了。他們在那裏聽戲，吃酒，打牌，還到天津去聽一次劉寶全的大鼓。他們

在宣武門外住八個月，小劉爺發見他的如夫人在那裏也有幾家親戚。當他回來時候他又負一身債，他不得不將臨着河的米糧倉賣出去了。他的太太爲了贍養金，於是在衙門裏對他提起控告。小劉爺是有海洛因癮的，他當然不願意打官司；況且他手中還有幾千塊錢，他很快的就答應他太太的要求，他情願將近山的最壞的也是最後的產業和城裏的住宅讓小劉奶奶經管。

小劉爺從新在省城住下，又過一年，他的手頭漸漸空虛。有一天那位『表哥』出去了，接着他買來的女人也有事情出去了，小劉爺很無聊，把傢伙拿出來，他自己燒鴉片在家裏消遣。忽然有人打門，公安局的人特地來請劉爺。他們自然並不像小劉爺跟我們說的那樣客氣，他們把他捉到局子裏，把他當做『財神』優待了足足兩個月。最後他託人將他保出來，他鄉下的住宅賣掉了，他的如夫人也不見了，她的『表哥』當然也不見了。

現在小劉爺已經走得無路可走，他身上的衣服是破襤的，他赤着脚，連臉也不洗就去見他的太太。他太太這一次像一位眞正的太太似的接見他，她辱罵他。小劉爺是初一

或十五投胎的孩子，他是聰明的，他連一句都不回答，他什麼全忍下來，直到小劉奶奶給他拿出新衣服，并且允許他以後在她的鍋裏吃飯。唯有一件，她發誓不給他錢。小劉爺在她那裏住了一天，他的太太也整整罵了一天。第二天他出去了，第三天他仍舊回來，他身上的新衣服卻沒有回來。他太太又給他拿出一套比較舊的，但是第四天又不見了。

一個人是這樣難以自拔。他第三次去見他的太太，小劉奶奶到省城去了。她的娘家在省城裏住。小劉爺於是趕到省城，他說他只要一點錢就讓她完全自由。小劉奶奶卻不見他。

老劉爺死了八年，他曾經遺留下三百畝田地，兩處住宅，他以爲他的聰明兒子卽使不能戰勝他的老哥，至少還可以和他一樣舒服的過完一生；他沒有料到，任何人都沒有料到，在老劉爺死後的八年中，小劉爺竟過了五年比乞丐還窮困的生活，卽使在頂冷的冬天，你仍看見他僅僅圍一條蔴袋。另外一個劉爺——小劉爺的大伯父，也就是他父親的仇敵——這時候還活在世上，有一次他預備把小劉爺沉到河裏，爲了那位絕戶的二

劉爺的遺產。這事不知怎的傳進小劉爺的祖母耳朵，我們知道一般父母大半偏愛最小的兒子，可憐的老太太，這時候她已經八十七歲了，她竟跪到她兒子面前哭了一天。她說看她的面上，給她小兒子留一股香火。

小劉爺當然很不容易死，據說，一切的瘟疫都不會找到像他這樣人頭上，他還有三十年以至四十年好活。他毫無所長，他最後的一着是做了『巡閱使』凡是到省城去過的總該看見過他，他到所有的旅館中去拜見果園城的旅客。他說他是隸屬於楊虎城軍隊裏的，即使在這些地方你也能看出他不會忘記他的聰明，他說他是他大伯父的一個舅姪。接着他會告訴你紅軍有多麼厲害，楊虎城的士兵又有多少都暗中帶着紅帶。總而言之，他們是被打敗了，他們被繳械了，他剛剛從火車上下來，明天就動身回老家去。最後他請求一點幫助，他不會要很大的數目，他只要夠開銷住一個小客棧及吃一頓飯的，最後他自行跌到一角以至五分。有時候小劉爺偶然也回果園城來，他住在親戚或老劉爺的朋友家裏，或是他的一個朋友——一個破落到只剩下最後三間房子的紳士少爺家

裏，他睡在他們的門房裏或是廚房裏的地下，在那裏吃兩天飯。他還沒有完全忘記他是個「劉爺」白天他不大出來，他羞于見人。

你也許以爲這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命運。但是爲什麼大部分有錢人的少爺，他們自己曾經被嬌寵過，羨慕過，讚嘆過，爲什麼他們全是沒有希望，沒有出息的呢？假使他們的父親根本沒有田產，甚至沒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小屋，他們的景況決不會比現在更壞。他們的尊貴的祖先們，並且連他們自己大半都欺凌過農民，蹂躪過窮人的妻女，人家說「以暴易暴」不到幾年工夫他們就蕩盡了家產，比一個眞正的要飯還窮。雖然他們自己一無所長，他們仍舊絲毫不爲自己擔憂，因爲他們如果有這種可能，他們結過婚，他們丈人家是軟弱的，他們最後還有他們的老婆。

賀文龍的文稿

『被毀傷的鷹呵，你棲息在小丘頂上，勞瘁而又疲倦。在你四周是無際的平沙，沒有生命的火海，鵲族向你丁喙，鼠輩對你攻擊，萬物皆向你嘲笑。你生成的野物毅然遙望天陲，以爲丁喙，攻擊與嘲笑全不值一顧……』有一天夜裏賀文龍的家裏人睡了，他在一個剛訂起來的本子上這樣寫。

賀文龍——一個細長、蒼白、濃眉、寡言笑的年青人，果園城的小學教師，當他在學校裏唸書時候，據說也正跟大多數年青人一般抱過大希望。正是所謂上天好生，欲成其大志，必先勞其心骨，接着賀文龍就跟不幸的全中國人一同吃了苦了。等到他不得不把自

己委曲在一個小學教師的職務下面，看出別的全無希望，他將自己的全部希望付給一種既不用資本也不必冒險的事業，希望將來有一天做個作家。

這一天就是他的事業的開始。他坐在小窗下面，一盞煤油燈前面。昏黃的燈先照到他疲勞的臉上，值得全世界讚美的夜晚在進行着，打更的銅鑼聲遠遠響着；風輕輕在窗紙上呼吸；他的太太在隔壁打鼾；他的母親在另外一間房子裏咳嗽……他傾聽着只有在一些小城市中才會惹人注意的各種聲音，一種寧靜感，一種操勞後的安慰，打更的銅鑼聲於是把他領到城外去了。他想到他的輝煌的將來——爲什麼他不該有個好的將來呢？難道他的忍耐力不夠強，他的聰明不逮別的什麼人嗎？那麼他將從這無休無止，任重吃苦的生活中掙扎出來，有一天，這個被人輕視的，一天到頭像叫化子一樣在講臺上叫嚷的小學教員將有他自己的高山，他自己的大海，他自己的廣野……

美麗的幻境擺在前面，正像擺在鷹的翼下。接着他忽然驚醒，他的太太的鼾聲使他抬起頭來了。打更的銅鑼聲仍舊遠遠的響着，夜晚比先前更加寧靜。當他預備從新去繼

續他的文稿，他發見燈裏的油快熬完了。況且睏倦的眼淚早已在他眼裏，睡眠多甜蜜呵！

賀文龍因此不得不將規定的工作推到明天，明天他又不得不推到後天。並不是他生成的懶惰，說眞的，假使有人知道一個小學教員生活十分之一，他便不會責備他——責備可憐的賀文龍了。爲着一個月能拿到手二十至多二十五元薪水，他每天須在五點半以前起床，六點鐘他要到學校裏監督學生自習；八點鐘他走上講台，然後——不管是冰雪載地的深冬或赤日當頭的盛夏，他必須像叫化子似的叫喊一天，直到他累的白沫噴出，嗓子破啞。

可是即使是嗓子破啞，誰又會去注意他呢？人們是生來只去留心大人物，有錢的人物，地位優越的人物，因爲這種人能夠影響他們以至他們的子孫，一個小學教員，他累了、病了、或是死了，跟別人有什麼關係？

人們或許以爲他喊了一天，這樣就算完了，他可以安安適適伸直腿去休息了。這是個怎樣錯誤的觀念呵！須知道——自然並不是人人知道，假使說世界上眞有一種人堪

稱萬能，這種萬能的人就只有小學教員，他必須記住那些他從來不認識的人的名字，那些從來不會驚擾人類安寧的小國，那些他從來沒有時間去觀賞的星斗以及他永不會去使用的格欄幅線，甚至他還必須知道怎樣玩啞鈴和怎樣打球，就是說他得教國文、地理、歷史、『自然』算術、甚至還得會教體操，十八般武藝他得件件精通。等到他回到家裏，人們以爲是他的休息時間，他却又必須馬上坐到桌子前面，原來成堆的課卷早已在等着他了。他要改正作文，看學生們的日記，鑑定大字小字。等到他把工作一件一件作完——其實他永遠不會作完，就是他死後他也不會作完——呵欠又早已在他的嘴角上等着他了。他的眼睛花了、手麻痺了、脊骨痠痛了、頭腦昏眩了、簡直像一陣旋風一樣的了……那麼，請想想，明天早晨五點半以前他就得起來，他還能更去作什麼呢？

不得已，賀文龍的文稿或是說事業就這樣一天一天的推下去。他的太太業已懷孕，並且不久要分娩了。在先他打定主意等他的第一個孩子出世後動手，不幸他給他帶來了更多的困難，他更加忙了。他的收入不夠他僱用奶媽，在他的兩項日常工作——在講

台上叫化和永不會看完的課卷之外，從此又增加一件：有時候，他的太太在廚房裏或爲別的事情分不開手，他必須去料理孩子。

賀文龍自然並不比別人缺少忍耐力。有一次他無意間在一堆書下面翻出他的文稿，牠已經像夾在紀念册裏的花瓣變成焦黃。因此他又從新想起他的未了事業，他又重下決心，跟自己約定一年爲期。

『等到孩子長大一點，他會自己在地上爬，我就可以動手。』他用這話安慰自己，以爲只要他肯再忍受一年就很行了。

然而上天從不肯加惠苦人，他以一年爲期的，却是他的第二個以至第三個孩子。人們說飯越少人們吃的越多，好像他們知道賀文龍是這樣個人，一個月只有二十至多二十五元收入，吃不飽也餓不死的小學教員，他們幾乎同時搶着來了。

『看來送子娘娘是認上我這個門了，』當他的第三個孩子出世時賀文龍苦笑着想。

他已經好久不曾提他的未完文稿和他的輝煌事業，現在他是連想到它們的時間都沒有了。每天當他疲乏的像一匹驢子似的回到家裏，小賀們便將他包圍起來，最大的一個喊他『爸爸，』較小的一個喊他『乒乒，』最小的一個喊他『法法。』他們同時爬到他的肩上膝上，然後上氣不接下氣的，用他們的還不能自由講話的小嘴斷斷續續告訴他許多事情，他們說剛才有一個客人來過了，這以前還有一個討賬的也來過了。當另外一些時候，他回去常常碰見他們躺在地上號哭，他們盡量的號，就像幾隻大喇叭在比賽誰的聲音最高最大。說實話，賀文龍實在被他的孩子們累壞了。賀文龍的頸子上好像被什麼東西勒着，賀文龍要透不出氣了。

『他們應該死掉兩個，要不然就送人兩個，』這時候他便苦惱的想。接着他很快的又想起他是一個教員，曾經受過教育，雖然世界上沒有一個人重視他，他自己總以爲是個體面人物，做父親的對於自己的孩子應盡責任。總而言之，他馬上就發覺這是一種罪惡觀念。

『誰還能幫助賀文龍呢？』他於是向空嘆息。『縱然眞的有一個上天，上天看着他也只有皺眉。並不是他不掙扎；他的掙扎無用，惡運像石頭一般不斷向他投下來，它註定他要從希望中一步一步落下去了。』

賀文龍的最大的孩子終於進了學校。有一天，命運好像對他作最後的回顧，他看見小賀坐在台級上用鉛筆正朝一個本子上塗抹——『又在亂畫什麼？』你應該知道像這樣大的孩子就是魔王，碰到他們手底下的東西全要遭刼。賀文龍將本子要過來，原來是他早已忘在背後的文稿，上面有幾句已經被一隻大眼的雄鷄遮住。

這是賀文龍看見他的文稿的最後一次。

『被毀傷的鷹呵……你生成的野物……以爲丁喙，攻擊與嘲笑全不值一顧……』

他在心裏唸着這些好像是一種諷刺，他已經不能十分瞭解的文句。

小賀恐懼的在下面望他的臉色，他以爲他也許要被責罰。賀文龍却沒有想到他的兒子；他想的是數年前他寫這文稿時的情景——希望、聰明、忍耐、意志，一切人類的美德

無疑的全比罪惡更難成長，它們却比罪惡容易銷蝕，容易腐爛，容易埋沒。如果他配稱爲鷹，這鷹的最後希望是斷定了。一陣惆悵於是忽然占領了他，他感到人生草草，歲月匆忙，一轉眼便都成過去。將來有一天他也許會跟許多悔恨他們少年行徑的老年人一樣，他會從新想起他的文稿，很可能以爲只是當初一種妄想，一時的血氣衝動。不過還有一個更大的可能，他也許——自今而後也許永不會想到它了。

顏料盒

賀文龍先生從他家裏跟我一同出來，我們出了城往河上走。這時候是上午九點鐘，路上沒有別的行人，只有一個賣菜的從我們身旁趕過去。

『你還記得油三妹嗎？』他突然問。賀文龍是蒼白，細長，濃眉，他帶着鋼針竹筒要到河上去捉蟋蟀。

我想了想這個油三妹的模樣。

『你是不是說的尤藹梅？』

『不是尤藹梅。』尤藹梅常常到孟林太太家裏去。她是個瘦弱、嫻靜、臉上帶幾分哀

愁的少女，五年前她被嫁到鄉下一個地主人家，因爲她是城裏人，她的公婆不大喜歡她，她也不滿意她的丈夫。

一個嫻靜哀愁的少女五年前被遣嫁了，她得不到公婆的歡心。這簡單的敍述使我們惆悵。這個油三妹我想應該是我小時候看見過的女孩子中的一個，那麼她是怎樣的呢？

『她進過學校嗎？』

我已經不大記得她了。我已經將近十年沒有看見她們，果園城的少女們，我整整有七年不曾聽到關於她們的任何消息。

『她進過學校，』賀文龍先生說她以前是女子小學的學生，和尤藹梅同學。

『你說的豈不是那個黑的長臉蛋的，她有一雙峨眉，豈不是紮雙辮的那一個嗎？』

『這不是她；你說的是馬瑤英；她比馬瑤英低一班。』

沉沒在我們紛亂生活中的記憶是很容易勾起來的，現在只輕輕一點，我就想起來

了，原來油三妹就是油房掌櫃老邵的女兒。她有一個圓圓的臉，顏色總是很好的兩頰，一雙大的閃光的眼睛，我們不明白爲什麼生了這模樣的人大半心地都比較平直，據說她最大的特點是喜歡笑。他們——油三妹的父親、母親、哥哥、嫂嫂和油三妹住在東門裏油房後面。油三妹的哥哥病弱無能，他從淸早起就在櫃台後坐着。除了星期天，你每天在從東門到西門裏女子小學的路上都能看見她，她挾着書包，很快的通過這條路，並且時常很勇敢的擊退在某處守候着她的幾個小流氓。人家說比起她的哥哥，她更像男子。那時候她還只十四歲，現在女子小學已經關閉，和男子小學合併快六年了。在經過這麼多歲月和波瀾之後，我們忽然想起一個少女，我感到一陣被命運播弄着的沉悶，一種壓迫。我們怎麼來說明她們的不可改變的——幾乎是每一個少女都完全相同的遭遇呢？不管我們用怎樣美麗的言辭，不管我們說得怎樣婉轉，這在我們都是殘酷的。

『她也嫁了並且死了嗎？』

一種不幸的預感，我恐懼的問賀文龍先生。我們已經走到河上來了，我們坐下，坐在

河岸上；賀文龍點上一支烟，憂傷的望着對岸。在對岸臨着一行柳樹的，先前是屬於我們的一個熟人，屬於小劉爺劉卓然先生的田地。在河的下游，我們左邊有一座榆樹林子。這時候船場上正忙着工作從樹林那邊不斷的送來沉重的痛苦的錘聲。

賀文龍吐一口烟。

『是的，她死了。』他說。

但是油三妹並不曾眞的出嫁，雖然她等候一個丈夫等了好幾年，這不過替她的生命的最後幾年更添一重悲痛。

油三妹在民國十四年從小學畢業，接着這個圓圓的臉蛋和一雙閃光的大眼的少女便在外面考進一家師範學校，第二年因爲所有的學校都停頓下來，她也回到果園城的家裏。

現在我又記起來了。我說：

『那一年在車站開市民大會，她還唱歌。』

『她還唱歌。』賀文龍先生點頭。

『她還有一副響亮的嗓子！』

『她的嗓音就像黃鶯。』

『她似乎很喜歡活動，凡是熱鬧的事，我覺得她都有興趣。』

你知道，事情壞就壞在這裏，油三妹的哥哥——凡曾到東門裏油房去過的人都知道——他懦弱的全不像個男子。油三妹自己是老生女兒，她的母親在四十五歲——她的父親四十三歲得了她，他們對於她非常嬌寵，他們把她當作兒子看待，絲毫不讓她受委屈。

油三妹在家住了一年，接着又重回學校。她不單勇敢，而且善於辭令，不久就在學生會担任了一個職務。她在那裏一直住到畢業。油三妹這時候是二十一歲。在她求學期間果園城就有許多謠言，人們說她和三個男人同時講着戀愛：一個是她的先生；一個是一家高級中學的學生；一個學生會的委員；另一個是軍隊裏的，據說是個少校。這些謠言的

來源是稍微清楚一點的人都會明白，她並不十分在意。

油三妹畢業之後，就在果園城得到小學教員的位置。她在少女中似乎應該是個例外，她是應該幸福的，因爲她有那麼多的笑，她的心地又那麼善良，雖然她時常跟男人們吵架。然而運命早已爲她安排下不幸，有時候你會覺得奇怪，你會忽然想起她的天性裏爲什麼不再多一點女性成分，她爲什麼不看見自己是一個女人，並且她爲什麼有那樣多的快樂。

自然是常常喜歡嫉妬的，不幸就接着來了。油三妹仍舊是一個女人，雖然除了生理上的差異她不承認男女之間有甚麼分別，這却給她招來更大的災難。漸漸的她注意到她小時候的同伴，她們都獲得——一個無可逃避的結局，不管幸福或不幸福。她們都有了丈夫，她們有的被父母遣嫁了，有的是一半遣嫁一半自主的結婚了，有的並且有了孩子。我們常常說一個跋涉過度的人，不管是何等地方，他總希望能找到個地方供自己休息。一種類似跋涉者的渴望加上一種被遺忘的感懷，油三妹希望有一個愛人。

『於是她就病了？』

『油三妹並沒有病，相反的她似乎更快樂了。』

四圍是靜寂的，彷彿連樹木也都在摒息傾聽。從船場上送來的錘聲，沉重的痛苦的千古不變的一聲一聲響着。

『你說這是危險的嗎？』我接着問。

賀文龍先生深深吸了口烟。

『什麼是危險的？』

『假使女人有了過多的快樂？』

『我認爲是相當危險的，假使她們本來沒有。』

油三妹是教體音的，她在課堂上——有時候也在休息室裏用尖利的發瘋似的大聲唱歌。她喜歡自己或別人大笑，喜歡各種熱鬧，她所害怕的只有一樣，好像我們在故事裏所說的害怕自己影子似的害怕孤獨。她白天很少在家。

這樣又過一年，現在油三妹是二十三歲了。她需要的是什麼呵？在這裏沒有一處娛樂場所，沒有一個正當集會，甚至連比較新一點的書都買不到。我們可以指出它每天照例要發生的事情，並且可以更清楚的，可以像星期菜單一樣爲小學教師的生活排一個節目：早晨，連最小最貪睡的學生都到學校裏來了，他們從床上起來，喊校役打了臉水，然後他們吸烟；他們上午的精神很好，講書時發聲很大，時常引起學生們在下面發笑；到了下午，你知道每一個小城到了下午都有這種現象，全城——連主要的大街都顯出疲倦，教師先生們要打呵欠了，他們照例打幾個他們不喜歡的學生，同時下幾盤棋。他們每天照樣過着這種生活，精神上有點麻木，他們自然喜歡所謂『調劑調劑，』如果有這種可能，他們也很喜歡和女同事開一下玩笑。油三妹怕什麼呢？她的數學公式是——人＋某種生理部分＝男人；又，人＋某種生理部分＝女人，她從來就不覺得女人和男人有什麼分別。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假使不熱鬧，她似乎就不能活下去了。我們不妨想像她每天早晨起來打一個嬌懶的呵欠，然後我們的小姐洗了臉擦了粉，整一整頭髮和衣領，再用她

的豐圓的手指提上鞋，接着她照照鏡子，接着她就從家裏走出來。她在路上走的很快，比她以前當學生時候走的更快，她生怕街坊上認識她的人議論。

油三妹一直走進學校——這時候她和她家裏人不十分和睦，她不喜歡他們，因此她在學校裏躭擱的時間更多，而回家的時候是更晚了。他們一同到城外散步，一同打球，一同到車站看戲。

所有的人都趨向歡樂，猶如燈蛾的喜歡燭焰。我們自然不能因爲這緣故單獨責備油三妹；我們只能說中國爲什麼不再文明點，或者退轉去，爲什麼不更原始點。就在這時候發生了那件不幸事情。有一天晚上，油三妹沒有回家，她的母親和父親年紀太老，她哥哥是做生意的，很怕見讀書人，況且她回家晚早習慣了，所以沒有人找她。

『他們做什麼嗎？』

他們在學校裏吃酒。他們畫拳、行令，一直吃到夜深。最後他們都吃醉了；油三妹自然是早吃醉了，她大笑並且發狂的唱歌。

「這事情是很平常的，」你也許會說。

然而一種不幸，我不知道應不應該說是最使人痛心的，油三妹第二天一醒來却變成哀愁的油三妹了。她很快的瘦下去了，她的紅潤的兩頰下陷了；她的發光的大眼常常是空虛，陰沉，像剛哭過似的乾燥；她走起路來常常像想要倒下去睡一覺的樣子。但是她咬住牙關什麼話都不說。以後她還繼續上兩個月課，她的母親看出她身體上的變化，於是她就請病假了。

油三妹在床上睡了大概有一個月光景，據說她什麼人都不願意見，她不說話、不笑、不哭、也不叫喊，只是不動的向上面望着。她望甚麼？我們不知道。有一天早晨，她睡到八點鐘還沒有睡醒。她母親到房子裏喊她。自從發生那種不幸事件之後，老太太是很生氣的，她怒聲罵道：「小三奶奶，你睡死了嗎？」但是油三妹沒有理會。陽光早已照到床上，照在她昨天晚上脫下來的鞋上，這個曾經有過過多的笑的，我們曾經看見她每天挾着書包到學校去的少女繼續睡着，她的手早已冷了。她的枕頭上因爲流上很多淚還是濕的。最

後人家在她的床裏面，在地上找到一個顏料盒。

我們小時候認識的少女，第一個將不如意的去過完一生，第二個吃了藤黃，第三個，我也想收起我的顏料盒，我們爲什麼要描畫這些痛苦的畫像呢？如我的一位相識所說，『我們既然並不比別人殘酷。』但賀文龍先生點上第二支烟，他用鋼針敲了敲捉蟋蟀的竹筒，笑着說：

『你剛才提起馬瑤英，你知道她怎樣了嗎？』

『不，不……』

我們不要問了，我們不再想知道馬瑤英怎樣了。馬瑤英——那個曾紮過雙辮，有一雙峨眉和黑的長臉蛋的，我們熟識的第三個少女，她因爲作政治運動被判處五年徒刑，她將在監獄裏消磨去她的大部分青春。

於是一陣悲哀統治了我們。在我們四周，廣野、堤岸、樹林、陽光，這些景物仍舊和我們許多年前看見的時候一樣，它們似乎是永恆的，不變的，然而也就是它們加倍的襯托出

了生命的無常。爲什麼這些年青的，應該幸福的人，他們曾經給人類希望，正是使世界不斷的生長起來，使世界更加美麗，更加應該讚美的他們，爲什麼他們要遭到種種不幸，難道是因爲這在我們的感情中會覺得更公平些嗎？一種苦痛和沉默壓着我們。從上游，從明淨的秋季的高空下面，遠遠的露出一片白帆的帆頂。從樹林那邊，船場上送來的錘聲是不變的、痛苦的，沉重的響着，好像在釘一個棺蓋。

傲骨

『牢騷，沒有完的牢騷！』當人們提議去看他的時候，他的相識者們便忍不住這樣搖頭皺額，彷彿他們對他已經沒有辦法。

於是我們想，什麼是造成這個所謂『沒有（個）完的牢騷』——我們往往覺得，這似乎比一切不幸更不幸的呢？同時，在考慮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自然早已注意到一種現象，在最近十年的古老中國的生活莽原上出現一股細流，一種新的跟過去歷史上記載的不同的隱遁風氣。這些人無疑的都是合乎理想的好人，靈魂就像秋天的鴨跖草一樣的好人。他們憤恨政治腐敗，在另一方面，如果他們一日不肯向社會投降，他們活着便

一日遭到壓迫排擠。假如這話不致傷害那些可敬的先生，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一種缺點，一種很自然的結果，我是說他們中間很少有眞正的強有力者。這個人就是這樣一個好人，不管我們怎樣評判，世人又怎樣指責——說眞的，這有什麼關係？縱然社會人士全離開了他，他的一部份故舊因爲看出他沒有出息漸漸背棄了他，他的同道者對於他仍舊存着敬愛。人家說他頸子後面生着一塊傲骨。

這是一塊可怕的包括正直與自負的傲骨。同時，你當然能夠猜出，他們像九九表，幾乎有一個一律的身世。他出身自一個中等地主的家庭。他的父親——這種人豈不常常是這樣的嗎？他一生中從不曾浪費一文錢，正如他活着從來不敢放肆。他謹愼的在豪紳與官吏的氣焰下，在不安定的惡劣空氣中活着，彷彿他只怕被別人注意，只怕被別人看見，他在別人眼中永遠是個『掌櫃』或是一口『小豬』，並以這種尊稱終其一生。不，他們什麼都不缺少；最壞的就是這個什麼都不缺少；你想想，他們有騾、馬、牛和車，當他們要出門的時候，他們便喊長工把車套上，於是大車不久就在路上揚起塵土，在任何人都有

權利行走的大路上了。他們有各種粮食：黍稷、綠豆、黃豆、高粱、大麥、小麥、紅薯；他們有各種家具：犂鉈、水桶、繩索；要吃麵粉，他們有磨；要吃穀米，他們有碾。他們爲什麼要怕那些官吏和豪紳——也就是流氓和煙鬼呢？

不幸果園城至今還流傳着一個謠諺，所謂『傾家知縣，滅門地方。』地方就是地保。這種不適於呼吸的空氣在很小時候就刺激他，使他惱怒，使他成爲一個小小的憤世家。

這個小憤世家終於進了學堂。

『這是誰？』他的同學們問。『這個傢伙，他的樣子就像人家欠他二斗黑豆！』❶

『呸，一個小豬！』另外的快嘴些的回答，也許他已經忘記他自己也是一口『小豬』了！

這是眞的，一開始不愉快就等着他了。你當然同樣能猜想出，在十五年前，每一個小城裏的學校中都有這種現象，每一所學校中都有一些這種英雄，他們大半才剛剛十二

❶果園城人多以黑豆作牲口飼料。他們競習風雅，縱然罵人也大有含蓄。

歲至多十四五歲。但是他們從他們的父親和先生那裏已經學會換「金蘭譜。」這些小老先生們——常常挨板子或被罰跪在太陽下的劉、關、張們，他們自然不把一個『小豬』放在眼裏，就是說除去挑戰和襲擊，他們決不會找他。他一直被鍛鍊着，直到他的心都被弄硬起來，在這個學校裏住了五年。唉！他長長的嘆一口氣，於是離開家鄉，在一個比較大一點的城市裏考進了師範學校。

『我們果園城的人沒有第二個考上，這個師範學校！』他父親笑着對別人——也許是一個剃頭匠說。老頭子從來不知道『師範』是什麼東西，在他的想像中，他覺得它是很大很大，除去北京的京師大學沒有第二個像這樣大。他歡喜的等着，等着有一天『挽起來鬍子喝蜜。』

可憐的老頭，他怎麼能想到他兒子的命運，他怎麼能想到他兒子將來做什麼呢？這個還沒有長成的果園城的傲骨，他的想法顯然跟他父親不同。他的年齡漸漸大起來，翅膀漸漸硬了，對於過去的他甚麼都沒有忘，甚麼都放在心裏。他竭力加強自己，在外邊他

能找到各種新的書籍，一些『辯證法』，一些『意德沃羅基』，一些『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二十年來中國青年站在世界前面，什麼還能比這些理論更容易使他接受，更合乎他的慾望？它們正是打倒他所憎惡的腐敗政治和豪紳跟流氓的。他在那裏一直住到畢業，據說他讀了很多很多——唉，很多很多的書！接着他懷了滿腔希望從學校裏出來，他得到一個縣立中學的聘約，猶之乎從來沒有上過勒的兒馬，現在他得到機會試一試他的理想，他的千里足了。

不幸他的命運早已註定他將受一次試練，它在這裏跟他開了個玩笑。他的千里足一開始就跑到一塊荒地上去了。他的同事們，那些『人師』們把『王莽』唸成『王奔』，他們說『兔和鷄沒有腦子，』『他們平常連報都不去看，連冥王星都不知道。』他們只知道拍馬、吃酒、打牌、吊膀、欺騙。他是看過辯證法和唯物論的，在這裏他是一個眞理的代表，一個唯一的前進者。他覺得跟這種無賴同事，跟他們同樣被稱作先生！他好像大大的受了侮辱，另一方面，他自然更加驕傲。事實豈不正是這樣的嗎？請睜開眼盡可能往四方

看看，這地方除了他還有誰是人材？

『共產黨來的時候，他們第一個必須請我出來。』據說他是這樣跟他的學生們講了的。

我們可以想到他的學生對於他是如何擁護，他們從來沒見過這樣博學的先生。然而最壞的就是這個擁護！假使你正在或預備將來充當教員，首先你應該注意，當你被你的學生歡迎的時候，你的惡運已經來了，不久你就會明白倒是他們一開始就寫信罵你後來他們用木棍打你比較好些，至少你的地位會比較穩固。有一天你並且會相信我們中國的歷史要這樣寫：『某公爲某縣令，拒賄，致犯衆怒，爲邑民毆傷……』於是這塊果園成的傲骨不久就被『請』出來了，請到衙門裏並且監獄裏去了。他的兩個學生在審訊時證明他向他們宣傳共黨，後來有人證明他們是被收買的『學校保衛隊，』他們自然舉不出確鑿的足以構成罪名的證據。

可是人們根本並不要什麼證據，人們的目的只在讓他走開。他在監獄裏住了半年。

這時候他多憤怒從監獄裏出來，他跟他的父親吵了一架，他幾乎想跟所有的人吵架。接着他便去旅行。人家說這一次他的確下了決心，他跑到上海去找關係。但是共產黨——那些在所謂『地下』的人門口並不曾掛上招牌，沒有一個穿洋服的去見衙門裏的革命家那樣方便。他的錢很快就用完了，連衣服都送到當鋪裏去了，最後他不得不帶着滿懷羞辱和兩肩灰塵回果園城。他從上海甚麼都沒有得到，僅僅一件——他僅僅給『梅花團』和『CC團』弄出點麻煩，他們至今也許還在按月替他做着報告。

他的回來另外還有一個湊巧的地方。爲了他的官司和不受約束的性格，他父親早就深深憂慮，這時候老人正病的厲害，（你自然能想到他一生從沒有敢這樣大膽過，從沒有跟人家打過官司，他認爲這是他的懲罰，因此終於沒有等到從兒子手裏喝蜜，）他回來恰恰趕上給他父親送終。

他趕上給他父親送終，不幸卻又在暗中窺伺，早已在等着他了。年青人是愛動的，當他辦完喪事，他開始想：現在他做什麼？他能做些什麼？他是一個家主，首先，他整理產業。他

要像進步的西洋人一樣，在自己田地的兩端——臨着大路的地方和所有早已荒廢的空地上以及河岸上都栽上樹。這是個好計劃，他想定就馬上動手，每天很早就爲了分配小樹和挖坑出城。你應該知道社會是善嫉的，那些窮苦的鄉下人，他們怎麼能知道是他——一個站在他們一邊的，一個革命家的樹呢？他命佃戶一棵一棵的插在坑中，一棵一棵的將泥土搗結實，一棵一棵的澆上水，然後他抬頭望着樹頂，從這些可愛的辛苦栽上的小樹，他幻想出一片茂盛的森林。他們——那些窮苦的鄉下人——到了夜裏却將這森林給他帶根拔掉了，並且用鋸截斷，用斧劈開，送到灶裏去了。此外還有許多事情，彷彿因爲他的父親死去憑空增加許多糾紛。周圍的人們忽然都從沉睡中清醒過來，他的一位隣居有一天將他的田地犂去一尺，在另一個時候，他的另一位隣居又說他的房子占着別人的地方。對於這種事情你怎麼辦？果園城的人顯然不十分看得起他，他們崇拜的是『機關裏的，』『帶徽章的，』甚至於胡左馬劉的後裔，因爲他們怕這些流氓、痞棍、海洛因和雅片大癮。

『She……這些愚民！』他常常咬着牙關，痛苦的臉都變成白色，同時又輕藐的搖着頭對自己說：『你怎麼能使他們認識誰是好人，誰有才能？他們看起來每一個擺測字攤的都是姜子牙，他們把玻璃當成珠翠，把眞金當成黃銅！』

他所受的不公平和說不盡的煩惱使他更加傲慢，『牢騷，唉，沒有（個）完的牢騷！』漸漸的他不再去城外，甚至不想出門，人家說他快要瘋了。沒有人知道他做什麼，他每天都在他的書房裏坐着；他並不看書；他一個人——抱着肩膀坐在椅子上，彷彿準備跟全世界決個勝負。

『你且往那邊看，那邊走來的豈不正是他嗎？』在浮土很深，間或走過狗或豬，兩旁坐着喜歡談天的太太們，在夏天和秋天，一到黃昏就開始從城外駛回拖車來的果園城的街道上，他的步伐是怎樣難以形容的高傲！他的頭不動的高高的仰着，兩眼一直望了明淨的，時常飛過白雲的果園城的天空，彷彿他是正橫過一片曠野，他的脚步沉重的一下一下放下去，又似乎即使是一個螞蟻（如果牠敢阻擋他）他也要跟牠一戰！

不過在這裏我們驚異的是另外一種事情，我們忽然發見——他改變的有多厲害，跟他在學校裏讀十字軍東征和薔薇之戰的時候有多不同啊。他的頭髮是長長的，雜亂的，已經好久沒有理過；他的臉色——顴骨從兩頰上露出來，像一塊灰色和棕色染出來的暗淡的破布；他的嘴唇寂然閉着；他的原是高高揚起的表現着英氣的眉，現在是緊緊的皺着，好像被大風雨摧殘的樹葉，低低的壓在他的眼上；從他的眼裏，你可以看出正耀着冷的，復仇的像囚犯們眼裏耀着的那種光輝。

『老兄！』我們於是喊。

『先生！』接着我們第二遍喊。

這個不幸的人，他沒有聽見我們，也許他根本就沒有想到會有人在街上喊他。他現在是到一個果園城的「隱士」——譬如說賀文龍先生家裏去的。他跟賀文龍不同：賀文龍先生忙裏偷閒，尤喜歡畜養蟋蟀，喜歡弄弄花草；至於他，你還讓他愛甚麼呢？你怎麼能讓他忘記他所受的屈辱呢？不，他什麼都不愛，他的生命裏只有憎恨。他在賀文龍家裏

下兩盤象棋；卽使在下棋時候，他也沒有忘記憎恨，他把三種利器——車、馬、砲全拿出去，然後開始猛烈進攻。據他說這是一種『霍去病的戰略。』

『將來有一天我們就要這樣，』他像當眞對着他們似的說：『我們把他們一直趕到雷州半島，然後把他們全都趕到海裏！』

這一次他沒有說共產黨來到的時候首先要請他出來。他已經好久沒有提到過這句話，也許永遠不提它了，因爲他有一塊正直和自負造成的傲骨，這傲骨並且越長越大。

原书空白页

阿嚏

當我沒有講果園城的阿嚏之前，首先我應該說明我穿過一片樹林，然後，從生着知風草和小樹叢的土坡上降下去，我在荒寂的河灣里了。在這里我發見一隻繫在木樁上的小船，一隻漁舟。我跳上去並在橫檔上坐下。促織瞿瞿的在土坡上叫着；河灣里散佈着飄拂草和三白草；辣蓼羞澀的垂了臉，可愛的紅紅的臉——四周圍是一種漠然的不可言道的靜寂。時間在這里猶如在太古羊齒植物的叢林中一樣是不存在的，你可以想像到五百年，一千年，甚至再追溯上去——三千年以前，飄拂草就像現在西洋婦人的面網，在潮溼的沙灘上結牠們的種子，三白草抽出牠們的小小花穗，辣蓼草是像全身穿紅的

鄉下少女在風中彈抖着笑了。

這自然是一種只有在果園城纔有的浪漫思想。羞澀的辣蓼草側了頭在偷偷看我；空中瀰漫着收割過的穀田里的香氣，乾草的香氣；陽光撫摩着我的肩膀，把我照的渾身發懶。我甚麼地方都不要去。

『說眞的，你有什麼可忙？』我自己問。

就在這時候土坡上響動着，我還以爲是野兎或水鳥，從小樹叢中忽然出現——一匹大促織，一個——到後來我知道他是一個漁夫的兒子。這個大促織，或是說這個小漁夫，是一個寬下巴，寬肩膀，笑的時候露出一嘴雪白牙齒，並且——總而言之，沒有一樣不是粗野，沒有一樣不是強壯，你可以想像他力足抵禦五個，跟他一般大的五個鹵莽少年。其先他有些驚訝，接着，等他略略躊躇，『瞿瞿』他摹仿着促織的鳴聲向我走過來了。這個被風雨和陽光摧打成紫銅色的小漁夫的身上是光光的，幾乎完全裸露着的，僅僅在腰裏繫了一條破短袴，或者更確當些說，一塊土褐色的布片。

『你可是要到城里去，你要坐船嗎，先生？』他在潮溼的細沙上動着脚指，從他的沾着泥土的手上，我們能夠猜出他定然是被一個洪亮的嗚聲吸引，他已經在那邊土坡上守候很久了。

『那麼你的促織呢？』我並不直接回答。『你剛纔不是捉促織嗎？』

『這裏有一匹很好的促織，先生。這不要緊，我們今天讓牠撒一天歡。』

在先我已經說過我什麼地方都不要去，但是你也許聽見過這個傳說，一位果園城的先生有一天死了，用這里的說法是算過『麵賬，』被帶到陰曹去了。當這個好人被審訊的時候，他認眞的回想他的一生，發見他一生中最值得懷念並且最有價值的只是一次不愼，他在生前曾於偶然間有一次荒唐。

我們當然不必學這些果園城的好人，等我們死後再嘲笑我們自己。我們於是解纜……我的大促織或是說小漁夫扳着櫂，刷—拉刷—拉！我們很快的就離開河灣，離開那些三白草，飄拂草，還有多情的同時——可笑的辣蓼草，一直駛向中流。

『你要到哪里去啊，先生？』小漁夫忽然問我，他要我指給他方向，他說我們不能這樣一直沒有目的的划。

我們不能沒有目的的划。

『眞的，你要到哪裏去呢？』我瞅着並且想着，櫂是用一種甜蜜的聲調刷拉刷拉在響；水是鏡一樣平油一樣深綠；種着蓖麻的兩岸看上去是施過魔術的不固定的，被夕陽照得像黃金的一樣燦爛；雲——決不會落雨的雲的銀山正慢慢從天際生長起來。而在這一切之上，河岸，廣野，櫂聲和我們自己之上，正遮着鑲襞的無限廣闊的——世間還有甚麼地方比在果園城外黃昏之前的天空下泛舟更能使人入迷，更能洗去熏染着我們肺腑的塵念，難道我們眞是像果園城的先生和太太們，當我們剛剛用方法弄到一點錢，剛剛買來一畝田地就希望它明天早晨變成十畝，永遠不能滿足的嗎？

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去什麼地方。

『隨你的便，大促織。』我揮着手說。『你划到哪里就是哪里，什麼地方都好。』

我們不必用這種毫無趣味的事情麻煩我們自己。我於是就在大促織或小漁夫的父親的船上，沾滿了鱗片，泥漿和水草的船頭上往下一倒，小漁夫發一聲喊。你想我用力用的有多猛，我們的船像水瓢一樣蕩着，水花從船舷上濺進來，我們幾乎洗一個大澡，連船帶到水底下去了。

『請不要搗亂，先生！』小漁夫慌亂的調正着船，慌亂的嚷。『你簡直——你要讓我們去見阿嚏；你知道這里有阿嚏嗎？』

『阿嚏怎樣？好像——你見過他嗎？』

小漁夫於是喘一口氣。

『阿嚏有什麼好看？』他抹着剛纔濺到臉上的水珠；『我一點都不想認識他。你知道這里是黑龍潭，從河灣里，哪，一直到那邊，隄壩那邊，你看見那些柳樹嗎？這是黑龍潭。』

我知道黑龍潭，可笑的果園城的黑龍潭。阿嚏則是一個水鬼。至於他的發見或發明者，現在沒有人能考核了，這事已經很久了。據說在很多年前有一個漁夫，有一天將近黎

明，他照例到河上——就在這里，就在這黑龍潭上來看他的魚撐。月亮是明亮的，空中沒有一點雲彩，四圍沒有一點聲響，河里被照得就像一河水銀。這個漁夫大概沒有完全睡醒，直等到他跨上船，他纔忽然清醒過來，他發見船頭上有一個小孩樣的東西在睡覺，並且睡興是這樣濃，睡的是這樣甜蜜，這樣響的打着鼾。

這睡着的就是傳說中的水鬼。當然，這個漁夫當然十分生氣，水鬼竟敢找到他一個漁夫頭上，竟敢在一個漁夫的船上睡覺！

『滾你娘的！』這是怎樣惡意的，幾乎連果園城的城牆都能踢塌的一脚！

水鬼不用說糟了，他帶着他的好夢和鼾吹被踢到河里去了。於是咕都咕都，水面上浮起一溜水泡，原來果園城的水鬼也要呼吸！這個倒眉東西一直潛到對岸，在明亮的月光下面，光光的蹲在沙灘上。據果園城的人說，他的鼻孔里灌進去許多水，他們同時還舉出證據，說明這事情不是出於揑造。

『阿嚏！』他——這個果園城的水鬼極響亮的打着嚏噴。

『你兒些甚麼，老鬼！』他在沙灘上罵。『頂多你兒子也不過是個舉人，你有甚麼值得這樣厲害！』

你怎麼能說明這個漁夫的狂喜？他的兒子將來要做舉人——他連魚也不要打了，魚撐也不要看了。唉，一個舉人！將來他的小屋門口將豎起一對旗杆！他一直回到家里，現在他已經不再希望他的兒子會跟他一樣做個漁夫，他決心把他送到所謂「子曰店」去唸子曰。至於這個漁夫的兒子，他在果園城的傳說中——或是說在果園城人的意想中——是一盆漿糊。顯然他對於書毫沒有興趣；他以爲還是喝點河里的污水和晒晒太陽的好，他坐到桌子前面就覺得頭痛。同時，事情常常是這樣的，他同時是個打瞌睡的好手。他沒有給他父親帶來任何希望，僅僅爲報復那在睡夢中的一脚，水鬼跟漁夫開個玩笑。可憐的老漁夫，後來他不再捕魚，他到處奔跑，到處宣稱他的兒子是個舉人。他自然是發狂了。

關於這個以打噴嚏出名的水鬼，這個絕頂的荒唐故事，有一個時期無疑的曾在果

園城極其流行。假使你看見過果園城的女人怎樣罵她們逃學的兒子爲『捉魚郎，』再不然，你看見過有人忽然打噴嚏，其他的人並不以爲是誰在背後罵他，他們極有風趣的笑着說是誰剛纔踢他一脚，你便知道它在他們的生活中佔過怎樣的重要地位。不幸它的可愛的創造人自然——跟別的許多這種偉大的創造人一樣，自然早已被湮沒了。據我猜想，我是說完全據我個人的意見，它大概是出自天眞的，樂觀的，沒有頭腦的，心境常常總是很好的，那些——我相信他們佔人口中的百分之十以至十五，那些果園城的蠢漢，因爲我認爲只有他們在天性上跟這故事不能分開。但是這一切都沒有關係，它在許多這種故事中仍舊不愧爲一個傑作。你只消想想一個水鬼的鼻子會灌進水，並且活潑，可愛，這樣好的打着噴嚏，單單這個噴嚏，你便不能否認果園城的想像力是無比出色。

這個有來歷的水鬼後來還鬧過許多事情，跟果園城開過許多可惡的玩笑。有一個極深極深的晚上，一個瓜販過渡，他正擔着西瓜回家里去。他自然沒有注意擺渡的是個水鬼，等到過河之後，他覺得擔子越挑越沈，接着他就發見西瓜在自己慢慢增加。他滿心

歡喜，以爲是什麼仙人看上他了。西瓜不住的增加，到不能再增加的時候，西瓜滾下去滾到路上了。於是他把擔子放下，將西瓜揀起來放到筐里，但剛剛放到筐里，它們又咕嚕咕嚕自己滾到路上去了。此外這個水鬼還誘惑過一個塾師，人家說他變成女人，一直將塾師引誘到果園城的城樓頂上。據我想——這是很可能的，他大概也在河灣里捉過促織。

『現在阿嚏不搗亂了，』小漁夫停住櫂，據說從下邊回來的船曾經看見他——看見阿嚏，他常常在碼頭上，有人並且看見他帶一個女人。

這是個料想不到的可喜消息，你只要想想，說眞的，你只要想想阿嚏常常在碼頭上，並且帶着女人！

『你說他在下邊，他在那里可是做生意嗎？』我笑着問。

小漁夫對於我的意見頗不以爲然。

『他並不一定——爲什麼他要一定做生意呢？而不要開玩笑，先生。你應該知道阿嚏一直住在這里，老是住在這種地方，他會覺得氣悶。人們老是住在一個地方都要氣悶，

阿嘆有時候自然也想到外面游逛。』

『可是你說過我們會去見阿嘆的，大促織？』當我聽完小漁夫的意見，你想得到我幾乎大笑起來。

我的小漁夫——我看不見他的表情，我在船頭上躺着，但是我相信他一定覺得我的話奇怪，詫異的睜大了眼。

『我說過我們會去見阿嘆，要是我們一不小心，要是這樣一下——』他說。『爲什麼我們不會見阿嘆？果園城是他的老家，有時候他忽然高興，他自然會回來看看。』

我們的船懶懶的，沒有目的的，正像我們一樣沒有目的的隨着流水漂下去，經過向晚的樹林，接着是船場，再接着是洗衣的隄岸。船場上已經停止工作，天色晚了，夕陽快要落下去了。在河的上游，天空是灼亮的，鬱金香色的，梨樹從岸上默然望着河面，河面在靜靜的反光。你怎麼能跟小漁夫辯論，縱然你生有兩張嘴，你在世上是稀有的博學，你怎麼能駁倒一個果園城人呢？不，這是一種妄想。阿嘆在一個地方住的太久無疑的也有權利

旅行，有時候，當他高興或有所懷念的時候，他自然跟我們一樣，反過來，或是說我們跟阿嚏一樣，我們也同樣想看看我們的故土。一種極自然的情感，這就是我們所以不能安靜的原因，這就是當我們重臨一個我們熟識的跟我們特別有關係的地方，何以我們沒有事情往往比有事情更加忙迫。我是說——難道我們爲生活驅使的神聖的人類豈不正是這樣的嗎？我們祇有在閒着的時候纔會想到往昔的種種，纔會天眞的想到我們曾經在一個樹林里散步，在一個荒僻地方栽過一株小樹，在另一個荒僻地方曾經睡覺，在一個不知姓名者的坟上曾經讀書。我們正是這樣不住的找着這種舊夢，破碎的冷落的同時又是甜蜜的舊夢，在我們心里，每一個回想都是一朶花，一支香味，雲和陽光織成的短歌。我們自然早已猜到昔日的樓閣業已成一片殘磚碎瓦，墳墓業已平掉，樹林業已伐去，我們栽的小樹業已飽山羊的餓腸，到處都是惆悵，悲哀和各種空虛，但是我們仍舊忍不住要到處尋找……

我看了看坐在後艙的小漁夫：小漁夫用右手按了櫂柄，正木然望着漸漸昏暗起來

的下游出神。我心里覺得好笑，說眞的，當他父親大漁夫生氣的時候，他自然會照樣一脚把他踢到河里，使他在河里鼓起一溜水泡，滿身淋漓的蹲到對岸沙灘上去打噴嚏，一個響亮，可愛，充滿生氣的阿嚏。

塔

這一天早晨很早，守城門的剛剛將趕集人放進去，我已經在果園城外了。一種快樂慾望在心裏騷擾我，昨天晚上幾乎使我不安了一夜。說句老實話，果園城的見識確乎有大力量，只要你肯在這些聰明人中間生活一天，忽然間你就發見你有許多妄想，你不知道你幾時自動變了。其初我抱着一個只有在果園城纔會有纔會當成正經事作的，一個可笑的愚蠢目的在收割過的土坡上走去，我是這樣高興，心裏充滿果園城的樂天情感。我嘴裏不住吹哨；太陽正從天際從果園城外的平原上升起來；空氣是溫柔潮溼，無比的清新；露珠熠熠在散佈着香氣的草葉間閃爍；在上面，陽光照着果園城的雉堞和城頭上

的塔，把牠們烘染得像金的一般在空中發光。

這就是那個早已出名永不倒壞的塔，果園城每天從朦朧中一醒來就看見牠，牠也每天看着果園城。在許多年代中，牠看見過無數痛苦的殺伐戰爭，但它們到底烟消雲散了；許多青年人在牠脚下在牠的觀望下面死了；許多老年人和世界告別了。一代又一代的故人的靈柩從大路上走過，他們生前全曾用疑惟或安慰的目光望過牠，終於被抬上荒野，平安的到土裏去了——這就是牠。這個曾經看過以上種種變動的塔，現在正站在高處，像過去的無數日子，望着太陽從天際從果園城外的平原上升起來。

『馬叔敖！』前面忽然有人向我呼喊。『你丟掉什麽了嗎，馬叔敖？』聲音是洪亮，充足，你很容易聽出其中含着無限快樂，至少——我自己以爲——所有的有福人單純人都應該有這種聲音。

這招呼我的是葛天民先生。這個曾經做過農場場長，爲人淡泊而又與世無爭的好人，正站在小路上向我揮舞他的小手杖。他是來呼吸新鮮空氣的，看風景的。你應該知道，

果園城的人——也許應該說果園城的雅人，都有一種愛看風景的習慣。

我向葛天民先生所站的地方走過去。

『你這樣早到城外來，』他第二遍向我說，『我看你好像丟掉什麼了，馬叔敖？我看出你丟了。』

『一件很重要的東西，葛天民，』我笑着回答。『我昨天晚上幾乎一夜沒睡。』

『我猜是你的錢袋？』

『比錢袋更糟，朋友。』我說凡是到果園城來的人，沒有一個能夠幸全，他一走進城門，走進那些浮土很深的街道，忽然他會比破了財還狼狽，首先他找不見他自己了。

葛天民先生一上來極有趣的瞅着我，從眼梢那裏，但是忽然如有所悟，滑稽的做了個鬼臉。他將眼睛收縮起來，胖胖的臉上現出許多皺紋，樣子看上去十分可愛。

『呀！是的，是的……』他不住的重複，不自主的在地上頓着手杖。

不過這沒有關係，現在騷擾我，使我幾乎一夜不能安睡的是別的事情。

『別的事情嗎?』葛天民先生吃驚的問。

『我有一個問題,葛天民,我總以爲阿嚏是一部分果園城人的代表人物?』

『你說的不錯。對了,一部分果園城的代表人物。』

『那麽你對於他也許有點意見,我想你一定研究過他?』

葛天民先生望着天空想了一下,『嘘!沒有?』這個好人自己也是果園城人,他沒有意見,沒有十分仔細注意過那個出名的水鬼。他想的是另外一件東西,牠是這樣重要,假使沒有牠,據說人們將不認識果園城,將立刻發生恐慌,以爲像飛來峯一樣,夜裏被一陣不幸的怪風吹到爪哇國了。

『我想你總該聽說過這個塔,先生?你沒聽說過嗎?』葛天民弄他的手杖。

我們於是一齊轉過頭去。太陽這時候業已升高起來,遠遠的出現在樹林上面;果園城的塔比先前更加輝煌,更加驕傲,更加尊貴,牠像一位守護神般莊嚴,正高高的從上面望着我們。

『你自然還聽說過牠是從一個神仙的袍袖中落下來的，有一天他從果園城上空經過？』葛天民接着說。

『人們是這樣傳說；』我說這正跟每一個從果園城經過的行客所得的結果符合。

但是他們得到的結果爲什麼定要一樣的呢？這個仙人爲什麼不是例外？他爲什麼這樣粗心，竟至失落了自己的寶貝？葛天民開始思索，牠過去對於這個問題曾經研究過四年，『你想想，』他說，『整整四年！』終於，他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他相信這事情發生的晚上，白天西王母定然開過宴會。你想這不是很可能嗎？這個糊塗仙人，用葛天民的說法，『他也正跟你和我一樣，』他也許一輩子都沒有吃過酒，這一次——有些事情人們永遠弄不明白是什麼緣故，他却吃個爛醉，他幾乎失去知覺，幾乎連眼睛都睜不開了。在他的歸程中，正跟許多老酒徒彷彿，他躭誤了不少時間。他覺得口渴，『世上有這種好地方；唉，他媽的果園城……』他一路上自言自語嘆息，說實話他想在果園城偸幾只花紅。可是當他睜開眼睛，預備伸手去摘果園城的好水果時候，只有上天纔知道他看見了什麼，

只有上天纔不會懷疑；這難道眞是它，眞是人們以廉恥道德天下樂土自詡的那個出名的城嗎？

好神仙從上面朝下望着，還以爲他弄錯了。他抓耳朵，證明這完全是眞的，分毫沒有可疑惑的地方。你瞧，在下面衙門裏，一個紳士正和縣官策劃怎樣將一個應該判處死刑的人釋放，另外拿一個完全無辜的人抵罪。然後以衙門作中心，雖然已是深夜，周圍還在活動：在一個屋子下面有一個父親正和一個流氓商議賣他的女兒；在另外一個屋子下面，一個地主爲着遺產在想方法謀殺他兄弟的兒子；在第三個屋子下面，一個老實人將別人的驢子吊起來，不讓牠吃草；在第四個屋子下面，一個賭徒在鞭打他的老婆，她三天沒有給他弄來錢，沒有接到一個嫖客；一個酒商正往酒罈裏兌水；一個糧商在將他發霉的糧食擦光；一個宰牛的唸着咒語；在不遠的地方，一個少女正在哭泣，預備將頭伸進她結在樑下的繩套……好神仙驚呆了。他預備偷水東的手不自主垂下去，因此他的寶塔就從袍袖裏落下來了。

葛天民老早就對我注意，他也許以爲我將跟他爭論。等到他講完故事，我們都不說話，他把手杖抵住地面，弄的像弓似的彎着，然後轉向我問：

『那麼，馬叔敖，我相信你一定有你自己的意見？』

『好先生，你簡直把我弄糊塗了，』我說：『也許是你們果園城人把我弄糊塗了。因爲不管你們這塔是怎樣落下來的，依你的意思，在對於果園城的影響上，它帶着一種警告性質。』

『我承認；我承認這一點！』

『你知道就因爲這緣故我有些奇怪：果園城人——說眞的，他們跟許多年前，譬如跟那個糊塗仙人道經果園城的晚上以前，你覺得有什麼大不同嗎？』

葛天民大吃一驚。

『唉喲，我的老天爺！你的意思是要果園城悔過嗎？』他向旁邊跳開一步喊。我壓根沒有往這方面想，並且我也不相信還有別人會往這方面想：他說果園城人是生來就無

可指責，生來就這麼完美的，在他們眼中，犯過錯誤的只有他們的兒子，他們的太太，他們的父母，他們的隣居，你儘不妨說是全世界；至於他們自己——卽使他們自己明明知道他們滿身罪惡，他們可仍舊滿心的自以爲應該。你怎麼會想起來讓果園城人自動向別人低頭呢？這些光榮人，他們以爲世界生來就是爲了使他們痛快，爲了滿足他們的慾望。

其實他們並沒有大慾望。

當他們——果園城人發現他們的城頭上有一座塔，他們以爲自己非常重要，以爲上天看見了他們，特地送一座塔鎭住他們的城脚，使牠不至於連他們自己被從河上奔來的洪水冲入大海。

正是這樣；這個塔的確替人們作過不少好事，給他們不少安慰。從此若干年後，果園城出現了一位老員外和他的三個女兒——據和這塔有關係的另一個故事中說——他的太太死了；他的兩個年長的女兒嫁了；賸下來的最後一個，老員外最寵愛的一個，也是三個女兒中間最不幸的一個，她的父親，這是很顯明的，他不肯像其餘的兩個女兒般

輕易嫁人。你自然能想到她是他在所謂入土之前的最後一個希望，猶之乎人們做他們一生中最後一件工作，他要將它做到十分完美。他要愼重的給她挑選個合意丈夫。至於他的挑選，你竟可以說他是在購買一件跟隨他到墳墓去的東西。不幸老員外始終——包括所有求婚的同他自己聞名走訪的人家在內，他始終沒有找出一個能完全滿意的少年。他們有的相貌寢陋，有的學問荒疏，倘若他們中間眞有人毫無缺陷，他必然又是個窮鬼。況且什麼人是個龍珠，生來的沒有毛病？我們不妨在這裏打個比喻，譬如一個慳吝的鄉下小地主到下等會場上買皮袍，他看過的貨色愈多，他發見的毛病也就更多。直到後來，他覺得看來看去全是同樣的東西。

『這個老員外就是這樣，』葛天民先生嘆息道。『人有時候看起來眞是怪物，他們常常自以爲聰明，以爲應該跟別人不同，可是別人會覺得他們假使肯不聰明些，他們得到的結果可能更好。』

『可是別人不能全跟你比，葛天民，人們總以爲只有這樣纔像生活。』

葛天民謙虛的向我笑笑。因此這老員外的第三個女兒的不幸也就跟着來了。據說她生的是又美麗又有才德，用普通的籠統說法，就是所謂琴棋書畫無不精妙。說到德性，人們說她的臉蛋兒從來沒有被野風吹過，好像它被陌生的眼睛一看就會給看破似的，她躲在繡閣中很少下來。每天她讓丫環焚上香，跟丫環繡花着棋，有時候塡一闋菩薩蠻或玉樓春。時間就這樣過去了。等到二十歲以後，她下樓的次數更加少了，她似乎等待着什麼，似乎又毫無要求。至於外邊怎樣傳佈着謠言，那些被拒絕的求聘者怎樣造謠說她的父親準備將她嫁給皇帝，甚至更不堪入耳的話，她怎麼能夠知道？

我們的前人曾經爲他們的時代下過一個極確當的評語，他們說：自古美人多爲上天嫉妬。有一天她正在着棋，忽然連連嚷着氣悶。她讓丫環打開後面臨街的樓窗，從那裏可以眺望雲、樹、果園城上的塔和城外的土坡。她臨窗站了很久，此外她究竟還看見些甚麼，沒有人知道，至少後來的人全不知道。總而言之，接着她就病了。所有能找到的藥石對她都不生效驗，所有的醫生當他們用盡力氣，說完誰也不去相信的謊話，便只好皺起眉

來搖頭。她白天大半很安靜，到了晚上，僕婢們誰也不敢上樓：她一個人在樓上談話，大笑，隨後是一陣似乎永沒個完的號哭。

在這裏果園城人有一處重要忽略，假使我們稍微細心，我們當能想到在這老員外的第三個女兒從樓窗閒眺到瘋狂中間，應該隔着一段時間，並且中間很可能還發生過別的事情，這故事却沒有指明。

我們於是沿了小路走下去。

『那麼以後怎樣呢？』我停一刻問。

『以後，』葛天民毫無意思的揮着手杖，好像被噎住似的頓了一下。『以後老員外替她請個端公，端公說她被住在塔上的狐仙祟着。她吃了不少狗血、鋼刀、大廣針的苦，接着她就死了。據說有一天夜裏她很平靜，她從臨街的樓窗上跳下去，等到人家發見她的時候，全身早已冷了。』

現在這展開在我們前面的就是出名水鬼阿嚏的故鄉，或者更正確些，我們應該說

是他的故鄉的風景。一個前代的詩人——請不要忘記，一個果園城的詩人！他說普天下沒有一處地方比秋天的果園城更美更惹人留連。它正像果園城老員外的第三個女兒，一個常常被人以『憔悴』形容的美人，一個薄命閨秀，灑脫中含着深思，深思中含着笑容，笑容之中又帶幾分愁意。

果園城並沒有什麼名山，除去很費力的從遠方運來的碑石——它們被小心的安放在墳墓前面——此外就連塊比較大點的石頭都找不到，更不必說什麼樓臺湖沼之勝；它有的，說眞的只不過是在褐色平原上點染幾座小林，另外再加上個陂陀。但是僅僅這一點已足夠使果園城人認爲什麼都不缺少，他們甚至會說世界上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果園城！因此在外邊作客的果園城人，自然而然便常常害懷鄉病了。

唉！這些果園城人，你不能不驚異他們具有這種良好德性：他們是多會用誇大和天賦的想像力來滿足他們自己的呵！

期待

我忽然想起徐立剛的父親徐大爺同徐立剛的母親徐大娘。徐立剛就是人家叫他大頭的徐立剛，我小時候的游伴，據說早已在外面一個無人知道的地方被鎗斃了；並且當我問起的時候，只有極少幾個人能想起他的名字，這個小城的居民幾乎完全把他忘了。那麼這兩個喪失了自己獨養子的老人，兩棵站立在曠野上的最後的老蘆草，他們是怎樣在風中搖拽，怎樣彼此照顧，而又怎樣度着他們的晚景的呢？

這一天我站在他們門前，快近黃昏時分，許多年前的情形又油然回到我心裏來。徐大爺是個中年人，高大，莊嚴，寡歡笑，有一條腿稍微有點瘸。徐大娘跟她丈夫相反，圓圓的

大臉盤兒，相當喜歡說話，常把到他們家裏去的年輕人當乾兒子看。徐立剛自己由他們調合起來，高大像他父親，善良像他母親。徐立剛的妹妹，用紅絨繩紮雙辮子，一個淘氣的小女孩——這人家跟我多親切，過去跟我多熟！——我想着，我躊躇着，好幾次我伸出手又縮回來，忍不住去看街上。

在街上，時間更加晚了，照在對面牆上的雲霞的反光逐漸淡下去了。一隻猪哼哼着在低頭尋覓食物；一個孩子從大街上跑過來；一個賣煤油的盡力敲着木魚。

『彭，彭！』終於我敲門，隨後，一陣更深的靜寂。

我於是從新回頭觀望街景，雲霞的反光更淡下去；猪仍舊在尋覓食物；孩子早已跑過；賣煤油的木魚聲越來越急，越響越遠。街上沒有人了。

『這條街多悽涼！』我心裏說，在旁邊站着。

一個女僕走出來。

『誰呀？』她在裏頭大聲問。

門閂響着，門呻吟着開了。一條小花狗想朝我扑上來，在女僕背後狂吠。院子裏空蕩蕩的，一邊是一棵我原先認識的棗樹——我吃過牠結的棗的棗樹，開始上宿的母鷄蹲在鷄籠頂上，一隻紅公鷄咕咕着預備往上跳。

我正要問主人在不在家，一個老人在堂屋當門現出來，接着，差不多同時，一個老太太也現出來。他們站在門口向外望着，好像一對從窠裏探出頭來的小燕。

老人——徐大爺。

『嗾嗾嗾！』他吆喝住狗，一面高聲對女僕說：『別教牠咬——是誰在外面哪？』

老太太——徐大娘，她分明比她的丈夫更不安。

『誰在外面？站在外面的是誰？』她焦躁的頻頻轉過頭去問徐大爺，聲音很低，但一直送到大門外。

『我看不大清楚，』徐大爺用力朝外面——我這邊瞅着。停了一會，他又說，『眞想不到——我看是馬，馬叔敖罷。』

『馬，馬，馬叔敖……』

徐大娘想着，恍亂的唸着，突然她發出一聲歡呼。

『哦，馬叔敖！眞個是你嗎？』兩個老人同時喊。『進來，進來，別站在外面。你怎麼不對我們先說一聲？』

我沒有方法說明他們多快活。他們說着同時奔出來，徐大爺替我趕開狗，徐大娘忙的不知該怎麼辦——他們好像什麼都忘掉了，鷄子被驚嚇的滿院子跑，他們也顧不得管了。

我們於是走進堂屋。屋子裏陳設仍舊跟好幾年前一樣，迎面仍舊供着熏黑了的觀音神像，兩邊掛着的仍舊是當初徐大爺娶親時人家送的喜聯，在條几上——神像前面，仍是香筒，磬和香爐。所有的東西幾乎全不曾變動，全在老地方。惟一多出來的是對聯頂上彎的紙花，一種少女出閣時插在男家送來的喜餜上的裝飾品。

『有茶嗎，李大姐？快拿茶來。』徐大爺向女僕說，一顛一顛走進來。

徐大娘，完全忙糊塗了。這難道不是夢嗎？她笑着，不住上下向我瞅着，嘴唇動彈，淚湧出來，在她的老眼裏轉。

『可不是麼，眞個是你，叔叔。』她重複一遍。她問我幾時來的，問我中間隔了多少年，我跟他們立剛差不多同時離開的這個小城。然後，一句老太太永不會忘記的話，她嘆息我比先前高多了。

徐大爺在旁邊站着，直到這時才插進嘴。他對徐大娘嚷：

『有話停會也能講！你就不教人家歇歇，喘一口氣？』

我們全坐下來。徐大娘坐在下面網凳上。徐大娘的確老的多了，她的原是極強壯的身體衰駝了；她的眼睛看起來很遲鈍，臉上的皺紋比先前更深，縐摺更大；她的包着黑縐紗的頭頂，前面一部分分明是禿了的，而其餘的差不多也全白了。

『你在外邊好嗎？』她用袖子揩眼睛，沒有留心我望着她時候的驚異。『聽說你也一直沒在家——這些年你都在甚麼地方？你看見過立剛沒有？』

一陣莫大的恐慌，我對這個老太太怎樣講呢？我跟她說她的好立剛死了嗎？早就被人家鎗斃了嗎？幸喜她的注意並不在這裏。人們說老年人就是長老了的小孩，這指的正是徐大娘。徐大娘正在一種天眞的興奮中，甚麼念頭在她心裏轉哪，你心裏會說：她這樣忙？

『你接到過他的信沒有？』她的老眼猶疑不定的轉動着，隨即加上一句。說着她站起來，一件別的事情分明又引動她了。

徐大爺，像罪人般一直在旁邊被煎熬的徐大爺，在他們遭遇的不幸中，長期的悲苦絕望中，他顯然學會了體諒忍耐。

『你又？……』徐大爺可憐的瞅着他的老伴，從他的神色上，你很容易看出他在向她乞求。

徐大娘乾脆回答他：『你別管！

『可你這是幹甚麼呀？你這是？』在絕望中，老頭子的聲音差不多變成了嗚咽。徐大

娘可沒理他，徐大娘一直朝裏邊去了。

現在我仔細的觀察徐大爺。徐大爺也老的多了，比起徐大娘，我要說你更老了。因爲打擊對你來的更重，你心上的負擔更大，你的痛苦更深。因此你的眼睛也就更加下陷，在昏暗中看去像兩個洞；你的頭髮更少更白，縐紋同樣在你臉上生了根，可是你比你的老伴徐大娘更瘦，更乾枯，更慘淡；你的衣服是破舊的，要不是徐大娘催逼，你穿上後決不會想到換的；你的鈕扣——自然是早晨你忘記了，上面的兩顆你沒有扣上。精神上的負擔給人的影響多麼大呀，徐大爺？你在我對面幾乎始終沒有作聲，眼睛茫然向空中瞅着，慢吞吞的吸着煙。煙早就滅了，可是你沒有注意。你的眼裏瀰漫着淚。看了你的可憐的軟弱老態，人們決不會相信你能忍受這麼大的痛苦；而事實上，要不是你的一把年紀支持着你，你會忽然倒下去，用頭撞着地或是桌子，你會哀傷的像孩子樣痛哭着說：『讓我說出來罷，我受不住。讓我全說出來罷！』你不會嗎？你會的，即使在一個後輩面前你也會的啊！

那麼，試想現在我能談甚麼呢？面對這樣一個老人。

『這城裏變的眞厲害，』我說。我們於是從這裏開始，從這裏談到城隍廟，談到地方上的奇聞，談到最近兩年來的收成，慢慢的，最後我們談到他的女兒，徐立剛的妹妹。

這些自然是無聊話，敷衍話。當我們談着時候，我深信徐大爺大概正跟我同樣——我們心裏同樣迴蕩着另一件事。爲了害怕爲了避免觸到它，我們才提出這些問題。但是除此之外，對着這個可憐老人我又能談甚麼呢？一切正如料想，他的田地近年來收成很壞，他平常很少想到它們；至於他們的小女，那個我最後一次看見她還用紅絨繩紮着雙辮的淘氣小女孩，她也早在兩年前嫁了人了。

接着我們又不得不靜默下來。在我們談話中間，櫃子在臥室裏響着，徐大娘終於走出來了。

『怎麼還不點上燈？』她精神很充足的問。

徐大爺將燈點上。

徐大娘回到網凳上。徐大娘手裏拿個布包，一個一層一層用布嚴密封裏起來的包

裏。

『這是立剛的信，』她說，一面將包裹打開。

徐大娘小心翼翼的將布打開，剝開一層又是一層。最後有幾封被弄汚被摸破的舊信從裏頭露出來了，人們很容易看出好幾年來她都謹愼的保存着，鄭重的鎖在櫃子裏，每遇見識字的她就拿出來一次，它們曾經被無數的手摸過，無數次被打開過。

『你看這一封，』她從其中揀出一封頂齷齪的。『他怎麼說？』

我忍着苦痛將信接過來。這一封是從一個煤礦上寄來的，雖然我很不情願，我却不得不帶着爲了滿足一個孩子的心情從信封中抽出信紙。

父親大人：來信敬悉。我在這邊幸稱平順，以後最好少寫信來，多寫信對我恐有不便。妹妹年紀還輕。似不必急於訂婚；不過你跟母親既然主意已定，事情原委我不清楚，當然不敢參加意見。總之只要她本人將來滿意就好。說到回家，平日我並非不想，難在一時難得分身。……

這些信的內容徐大娘大概早已記熟了，只要看信封上的記號她就知道裏面說什麼了，但是她的老眼仍舊毫不瞬轉的瞅着我，留心聽着每一個字，好像要把它們捉住。很可能，這些字在她聽去很可能一遍比一遍新鮮。

『他說他身子壯嗎？』看見我停下來，她不放心的嘮叨着問。

『是的，』我把信交還她。『他說他的身子很壯。』

於是第二封，從湖北一所監獄裏寄來的。

『好幾年前頭，』她嘆息說，『他驀地裏寫了這個信，教家裏給他兌一點錢。』

第三封，最後的沒有發信地址的一封——

我考慮好多遍，每次我都想到將來你們總會明白，我把寫成的信撕了。但是最後我仍舊決定寫一封，『要簡單點，』我說，『寫的要簡單點。』我不能教你們白白想念我。請跟母親說罷，父親，硬起心腸，（心腸硬有時是有好處的，）請跟她說以後別等我了。現在我很平靜。只有想到你們的時候我心裏才亂，血像淚一樣一滴一滴從心裏在朝外流，心在一片一片的碎。要是我有個兄弟多好……還有你，還有

妹妹和母親，將來誰照應你們？特別是你，父親，以後全家都放在你一個人身上，妹妹跟母親都繫在你一個人身上，你要保重自己，要想開一點，千萬別拋開她們。要留心母親。要好好看待妹妹，別教她吃苦。不要責備我——對你們我是個壞人，可是我並不是居心對你們壞！最好忘記我，權當根本沒有我這個兒子……

我唸着，手不住的抖着。

『他爲甚麼說不回來了呢？』徐大娘懷疑的問我。『一千個好不如一個好，外面再好總沒有家裏好！』

大家都不作聲。她的目光轉到別處，望着空中，淚不自主的滾到她老縐的老臉上來。

『男孩子心腸眞狠，也不想想當娘的怎麼過的，一出去就不知道回來了！』她哽咽着，顫巍巍的舉起手去擦眼淚。『好幾年不朝家裏打信，我常常想，不知道他是胖或是瘦，也不知道受不受苦……我連模樣都猜不出——本來家裏有他一張照像，後來人家說要來搜查，徐大爺給他燒了。』

一陣難言的悲慟，我預備走了。我小時候的游伴，高大像他父親，善良又像他母親的大頭徐立剛在我心頭活動，在我面前和我相對的，是他身後遺留給這個世界的兩個孤苦無助的老人，我的眼淚同樣要流出來了。我的眼睛轉向旁邊，看見桌子在我進來之前已經抹光，桌面上整齊的擺着三雙筷子，一面一雙，在先我沒有注意。這當然不是給我擺的。

『你們有客嗎，徐大爺？』我低聲問，打算作爲告辭的理由。

徐大爺一直沉浸在他自己的哀愁中，不可知的思想中，或幻夢中。徐大爺抬起頭，向我轉過臉來。

『沒有，沒有客。』他懵懂的瞅着我。老人終於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用我幾乎聽不見的乾啞聲音說：『這是——這是她給他放的！』

天下事還有甚麼比這更令人痛心並令人永永難忘？這筷子是給『他』預備的，給好兒子徐立剛的！他死了好幾年，從人世上湮滅好幾年，他還一年一年被等待，被想念，他

的母親還擔心他胖了瘦了，每天吃飯她還覺得跟平常一樣，跟他在家時候一樣，照例坐在她旁邊。難道當眞還有比這更令人絕望的嗎？還有他們怎麼想呢？那些謀殺徐立剛的人，當他們鎗斃他的時候，他們可曾想到母親的心多麼仁慈，多麼廣大，她的愛情多麼深嗎？

請想想兩個老人的驚慌罷，當我不得已終於站起來向他們告辭。

『怎麼，你要走嗎，叔敖？你不在這裏用飯？』徐大爺在後面大聲呼喊。

徐大娘——她更加驚慌，跟小鳥一樣，並且臉上還掛着淚呢。

『不要走，叔敖……你明天還來嗎？』她用更大的聲音向我呼喊。

我盡可能趕快走出去，或是說逃出去——不來了，徐大娘，還有你，徐大爺！永遠不來了。

天不知幾時黑下來了。我穿過天井，熱淚突然滾到臉上，兩個老人從後面追上來，一直把我送出大門。街上沒有燈火。所有的居民都已回到他們自己家裏，他們的溫暖的或

不溫暖的老巢裏了。在上面，滿天星斗正耿耿望着人間，望着這個平靜的住着兩個可憐老人的小城，照耀着寂無行人的街道。我摸索着沿街走下去，風迎面吹過來，一個『叫街』的正遠遠的不知在何處哀呼。兩個老人繼續留在門口，許久許久，他們中間的一個——徐大爺在暗中嘆了口氣；他們中間的另一個——徐大娘說城門這時候大概落了鎖了。

說書人

我第一次看見說書人是在一個小城裏。在城隍廟月台下面，他放一張斷腿板桌，周圍——前面和兩旁，放幾條板凳。他是個中年人，穿一件藍布長衫，臉很黃很瘦。他有一把摺扇——黑色的扇面已經不見了，一塊驚堂木——又叫作醒木，一個收錢用的小簿籮。這便是他的一切。桌子和板凳是他向廟祝租來的。他說武松在景陽崗打虎，說李逵從酒樓上跳下去，說十字坡跟快活林，大名府同扈家莊。他的聲音不高，並且時常咳嗽，但是很清楚，有時候他要學魯智深大吼，嘍囉們吶喊。他用摺扇打、刺、砍、劈，說到關節處將驚堂木一拍，聽書的每次給他一個或兩個制錢。

這無疑是一種賤業。我不知道別人對於這種職業取怎樣態度；但是如其有人讓我填志願書，即使現在，我仍會不顧世間最愛我的人失望，甯肯放棄爲人敬仰的空中樓閣——什麽英雄，什麽將軍，什麽學者，什麽大僚。全由他去！我甘心將這些台銜讓給別人，在我自己的大名下面，我毫不躊躇的寫上——

說書人，一個世人特准的撒謊家！

我說不出我所以要這樣辦的理由；也許這是惟一的理由，我覺得這種職業可愛，另外，或者我應該說我被他迷住了。

實際上我們全被迷住了。他從傍晚直說到天黑一會，定更炮響過，接着是寺院裏的大鐘，再接着，遠遠的鼓樓上的雲牌。當這些聲音一個跟着一個以牠們宏大的人們熟悉的聲調響過之後，攤肆全被收去，廟裏安靜下來，在黑暗中只有說書人同他的聽客。其實只賸下了個數百年前的大盜劉唐，或一個根本不曾存在過的莽夫武松——這時候，過

後我們回想起來，還有甚麼是比這更令我們感動的？在我們這些愚昧的心目中，一切曾使我們歡喜和曾使我們苦痛的全過去了，全隨了歲月暗淡了，終至於消滅了，只有那些被吹噓同根本不曾存在的人物，直到現在，等到我們稍微安閒下來，他們便在我們昏暗的記憶中出現——在我們的記憶中，他們永遠頂生動頂有光輝。同這些人物一起，我們還想到在夜色模糊中玉墀四周的石欄，一直衝上去的殿角，在空中飛翔的蝙蝠。天下至大，難道還有比這些更使我們難忘，還有比最早種在我們心田上的種子更難拔去的嗎？

時光於是悄悄的過去，即使是在這小城裏，一個世人最不注意的角上，它也不曾停留。說書人有的仍舊是那把破摺扇，那塊驚堂木，那個收錢用的小簿籮。我每次到這小城裏來第一個總想到他。他說封神、說隋唐、說七俠五義和精忠傳。漸漸的他比先前更黃更瘦；他的長衫變成了灰綠色；他咳嗽，並且唾血。間或他仍舊吼，但是比先前更衰弱，他的嗓子塌了，喑啞子。聽書的也由每次一個或兩個制錢給他增加到三個，後來五個，再後來制錢絕跡，每次給他一個銅元。

『再請八個，一個饅頭的錢。還有六個；還賸四個；只賸三個了，哪位一動手就夠了。』時常將收到的錢數一下，他嘆息日子艱難，讓客人另外給他增加。

接着是一種誰都能想到的極自然的結果，他的老聽客慢慢減少了，年老的一個跟着一個死了；年少的都長成大人，他們有了大人的職務，再不然他們到外鄉去，他們離開了這個小城。而最重要也是最不幸的，乃是他時常發病，他不能按時開書，有時候他要在中間停好幾天。

最後一次我到這小城裏來，就在不久以前，我已經好幾年不曾聽說書人的書。我到城隍廟裏，（城隍廟早已改成俱樂部，）在月台下面，原來說書人放桌子的地方停着一個賣湯的。我感到一陣失望，城隍廟原先我們看來怎樣熱鬧，現在又如何荒涼；它的大殿原先在我們心目中是怎樣雄偉，現在又如何卑陋；先前我們以爲神聖的現在又如何可憐了啊！

『說書的還沒有來嗎？』我忍不住問。

賣湯的說他正害病——

『他好幾天沒有來了。』

第二天說書人死了。我正在城外漫不經意走着，一副靈柩從後面趕上來，我停在路旁讓他們過去。他們是兩個槓手，另外跟着一個拿鐵鏟的。

『你們擡的是誰？』

『說書的，』他們中間有人回答。

『說書的死了？』

大概認爲我的話沒有意思，他們沒有作聲。

『他怎麼死的？』因此我接着問。

『唾血。』

『他病的很長遠嗎？』

『不，不長遠，七八天前他還說書。』

『他家裏人呢？他家裏沒有別的人？』

『他壓根兒沒有家。』

『那麼他也沒有兒子嗎？』

『誰知道！我們沒聽說過。』

他們順了大路到郊野上去。天氣是很好的，大路上照滿了陽光；游絲在空中飛動，有的掛在草上；郊野上一望幾乎看不見行人。我跟在他們後面。這所謂靈柩，其實只是一捲用繩子綑了的蘆蓆，說書人的一隻脚從蓆中露出來，不住隨着槓手的步驟擺動，他的破長衫的一角掉下去，直垂到地上，一路上掃着路上的浮土。

我們全不說話。關於說書人，他既然在世界上沒有留下家族，他既然在臨死的前幾天還不得不勉強支持着自己出去說書，我們還有甚麼可談？接着我們轉上小路，埋葬的人不久便越過一個土坡，在亂葬岡上停下來了。有誰是看見過亂葬岡的？一片接連着阡陌的荒地，累累的無主墳墓，點綴墳墓的枸杞和野草。就在這裏，他們在這些永不會有人

來祭掃，人們一把他們埋葬便永遠將他們遺忘的荒塚中間掘了個坑，然後將說書人放下去，將泥土送下去。

『現在你好到地下去了，帶着你的書。』當他們將說書人放下去時候，內中有一位嘲弄的說。

我在旁邊看着，毫不動彈的站着。一點不錯，說書人，現在你的確應該帶着你的書到地下去了；但是當你還活着的時候，甚至當你支持着你的病體的時候，你可曾想到你感動過多少人，你給了人多少幻想，將人的心靈引的多麼遠嗎？你也曾想到這一層，你向這個沉悶的世界吹進一股生氣，在人類的平凡生活中，你另外創造一個世人永不可企及的，一個俠義勇敢的天地嗎？我站着，直到新的墳墓從地面上聳起來，埋葬的人吸着了菸，然後拋下他們掩埋的新墳走了，不見了，郊野上只賸下我一個人了。這是怎麼回事？十字坡現在在甚麼地方？小商橋在甚麼地方？截教的瘟黃陣同隋煬帝賞過的瓊花又在甚麼地方？凡是在回憶中我們以爲好的，全是容易過去的，一逝不再來的，這些事先前在我們

感覺上全離我們多麼近，現在又多麼遠，多麼渺茫，多麼空虛——我抬頭望了望前面，一種深深的哀痛突然侵領了我，這個小城的城外多麼靜啊！

燈

黃昏從空中降下來了，降落到小城的屋背上和小巷裏了。賣煤油的遠遠從小巷的轉角上出現，肩上担着挑子。

『賣煤油呵！梆梆梆！』他喊着，敲着木魚。

小巷裏沒有人。一條狗望望他，接着又自行走開。一個門響着，有人從裏頭走出來。

『賣煤油的！』走出來的人站在門口台階上喊，手裏端着燈。

梆！梆梆！賣煤油的在台階前面停住，挑子放到街沿上了。這是一個裝了架子的煤油桶，另一頭配一口箱子，上面貼着紅斗方，裏頭放的是各種雜貨：火柴、香煙、紙、糖和煙絲。

買油的說：『打四兩。』

『不說也知道。』賣煤油的接住燈。

賣煤油的用提子將油吊出來，量夠了數目。

『自來火又漲價了？』

『又漲價了！』

賣煤油的並不高興，比打油的還不高興。他數過錢——梆梆！從新担起挑子。

『越漲越沒利看！』他回頭又加上一句。『你想想——饅頭現在幾個錢一斤？以前自來火三錢兩盒，賺你一個；現在三十錢一盒，不說謊，看你兩個半制錢！』

在冷落的小巷裏，賣煤油的担着挑子，木魚敲的動天響。他有他的調子：梆！梆梆！他有他的老聲音，從來不變的聲音。挑子活躍的跳動着，他就這樣順了小巷走下去，一路上迎着他是開門關門的響聲。

『喂，賣煤油的！』一個小門又打開，一個聲音又向他喊。

這喊他的是個老太太，一聽下面的談話就知道。

『你眞是上輩子燒香燒來的福氣，老齋公娶這樣一房媳婦，兩天要一燈油！』賣煤油的看了看燈，一看他就知道是一個新娘子的。

老太太喜歡的幾乎沒把眼淚流出來——

『會做活呢，』她說：『你給夠數就好了！』

『老天爺是見證，』他賭咒沒有十八兩！

當他們談話時候，遠遠的又有一個人喊了。賣煤油的担起挑子，極和氣的跟老太太分了手。

『梆！梆梆！賣煤油呵！』他喊着，盡量敲着木魚。

這一盞是廚房裏的燈，上面落了許多灰塵。喊他的是個中年女子，臉紅紅的，被烟熏的滿眼淚。

『該吃飯了，』沒有放下挑子，賣煤油的就笑着招呼。

買油的並不直接回答。

『有銅版紙嗎？』她問。

『有，有！』

賣煤油的趕緊打好油，趕緊到另一頭打開箱子，或是說他的雜貨店。

『今兒個又是記賬嗎？』

『又是的！』

『可是前面老早三吊多了？』

『四吊多終歸要還你的——怕甚麼？跑了和尚跑不了寺！』

眞沒有辦法！賣煤油的笑着嘆了口氣；賣煤油的担起挑子；天漸漸暗下來了；小巷裏不再有人出現了。梆！梆梆！他順了小巷走下去，一路上喊着，比先前更響更急的敲着木魚。所有的燈他都認識，只要摸摸他就知道是誰家的，甚至是誰用的。現在牠們已經被點起來，光亮照耀在每一個屋子裏了，不管是發霉的燻黑的整潔的傾塌的全照耀到了……

梆！梆梆！木魚越來越急，越響越遠。最後只賸下空洞沒有行人的小巷，轉個彎，他的影子隨即消失在昏暗中。

可不是，他自己家裏的燈也該點起來了。

原书空白页

郵差先生

郵差先生走到街上來，手中拿了一大把信。在這小城內他兼任郵務員，售票員，但仍舊有許多賸餘時間，他每天戴上老花眼鏡，埋頭在公案上剪裁花樣。因此——再加上歲月的侵蝕，他的脊背駝了。當郵件來到的時候他站起來，他唸着，將它們揀出來，然後小心的紮成一束。

『這一封眞遠！』碰巧瞥見從雲南或甘肅寄來的信，他便忍不住在心裏嘆息。他從來沒有想到過比這更遠的地方。其實他自己也弄不清雲南同甘肅的方位——誰教它們處在那麼遠，遠到使人一生不想吃它們的小米飯或大頭菜呢？

現在郵差先生手中拿着的是各種各樣的信。從甘肅同雲南來的郵件畢竟很少，它們最多的大概還是學生寫給家長們的。『又來催餉了，』他心裏說：『足夠老頭子忙三四天！』

他在空曠的很少行人的街上走着，一面想着，如果碰見一隻母豬帶領着小豬，他便從旁邊繞過去。小城的陽光晒着他花白了的頭，晒着他穿皂布馬褂的背，塵土極有幸的從脚下飛起來，落到他的白布襪子上，他的紮腿帶上。在這個小城中他用不着穿號衣。一個學生的家長又將向他訴苦，『畢業，畢我的業！』他將聽過去他聽過無數次的，一個仁慈的勤樸老人對於愛子所發的這種怨言，心裏充滿了善意，他於是笑了。這些寫信的人自然並不全認識他，甚至沒有一個會想起他，但這沒有關係，他知道他們，他們每換一次地方他都知道。

郵差先生於是敲門；門要是虛掩着，他走進去。

『家裏有人嗎？』他大聲在過道裏喊。

他有時候要等好久。最後從裏頭走出一位老太太，她的女壻作生意，再不然，她的兒子在外邊當兵。一隻狗激烈的在她背後叫着。她出來的很倉促，兩隻手淫淋淋的，分明她剛纔還在作事。

『幹甚麼的？』老太太問。

郵差先生告訴她：『有一封信，掛號信，得蓋圖章。』

老太太沒有圖章。

『那你打個鋪保，晚半天到局子裏來領。這裏頭也許有錢。』

『有多少？』

『我說也許有，不一定有。』

你能怎麼辦呢？對於這個好老太太。郵差先生費了半天唇舌，終於又走到街上來了。

小城的陽光照在他的花白頭頂上，他的模樣既尊貴又從容，並有一種特別風韻，看見他你會當他是趁便出來散步。說實話他又何必慌張，他手中的信反正總有時間全部送到，

那麼在這個小城裏，另外難道還會有甚麼事等候他嗎？雖然他有時候是這樣抱歉，他爲這個小城送來——不，這種事是很少有的，但願它不常有。

『送信的，有我的信嗎？』正走間，一個愛開玩笑的小子忽然攔住他。

『你的信嗎？』郵差先生笑。『你的信還沒有來，這會兒正在路上睡覺呢。』

郵差先生拿着信，順了街道走下去，沒有一輛車子阻礙他，沒有一種聲音教他分心。陽光充足的照到街岸上，屋脊上同牆壁上，整個小城都在寂靜的光耀中。他身上要出汗，他心裏——假使不爲尊重自己的一把年紀跟好鬍子，他眞想大聲哼唱小曲。爲此他深深讚嘆：這個小城的天氣多好！

狩獵

當人們談起某一乖張人物，在果園城，人們不加思索便說這是個孟安卿。孟安卿有滿腔壯志，正跟我們一樣，年青時候是個大空想家。在剛剛過了二十歲的那一年上，他變賣掉自己的全部家產，突然離開祖輩世居的故土——他出發了，開始了生活上的大狩獵，同時，給他的鄉人拋下一個啞謎。這就是他簡單的一生。

然而他的一生並不就此爲止。

『你看他的樣子，他好像永遠不回來了，這個怪人！』他的鄉人在他走後嘆息。

這話不錯，孟安卿確乎下了決心，他決心不再見果園城了。試想他回來何幹？看那座

城頭上的塔嗎？塵土極深的街道嗎？奸惡的臉嗎？還是去看一去不回的河水？那麼除此之外，另外還有甚麼是值得孟安卿留戀並使他不能忘記的呢？

可是我們必須說明，這只是一種極表面的看法；果園城確乎有他不能忘記的，也許應該反過來，有一個不能忘記他的人在。他的姨表妹，氣惱加上悲痛，她爲他哭了，甚至爲這個狠心人病了。

『他看不起我，他連一句都沒有跟我說……難道我有地方對不住他？』傷心的把臉埋在枕頭上，她在床上想。

朱太太——那個姨母，稅務局長的寡婦。

『爲他難過呢！甚麼好東西……像他這種人我們擠上眼也找得來！』她的意思是說天下有的是好人才，她並不希罕孟安卿做她的女壻。

對於這個好太太我們必須讓步，我們得承認她光火有充分理由。兩個小兒女在她眼中長大，正像兩棵花兒。所有看見過他們的人早就自然的把他們當作夫婦，全以爲他

們終有一天要結婚的，在這長久的期待中，她在他們身上耗的苦心多麼多，寄的希望多麼大，而爲了巴望他們快快長大起來，她又怎樣不由主的在暗中爲他們努着力啊！一陣狂風，所有的美夢給吹散了。說眞話她流的眼淚比她的女兒更多。看她的女兒——這個生了長長的黑臉蛋的美貌小姐，她的兩隻大眼看人時候從下面滾上去，像在人家心上打閃；破顏一笑，小鼻子鼓動起來，鼻梁上便現出幾條極細微的皺紋。而最多的時候，她毫不動彈的坐着，靜思着，眉不自覺的蹙起來，嚴密的閉了的嘴唇稍微向外突出，就像頑固的小花朵。一種顯明表情，人們永不會忽略的表情，一看我們就知道她有主見。她的樣子彷彿說：『我準備好了，我在等待着了。』她顯著的傾向實際方面，最後兩年母親幾乎把家務全交給她，她很快就練成了能手。她比她母親處治的更有條理。

不幸正爲她處治的更有條理，正爲突然從她身上發見這種變化，孟安卿的幻夢深深受了傷。不是他不愛她了；恰恰因爲他仍舊愛她，她的每一個小動作仍舊能牽動他的神魂——那麼他怎能忍受這種打擊？怎能眼看着他的幻象破碎，看着他的偶像跌倒下

來？將來他們要組織家庭，他們要生小孩，難道他能犧牲自己的一生，看了她受苦，專門跟她計算柴米同油鹽嗎？

孟安卿離開果園城了十二年，據一般人講，十二年他沒有給果園城消息。年青人全有這種氣度，青春跟雄心支持着他，幻象在他前面，宛如是對先前所受挫折的報復，他勇往直前，從不動搖。最後他成了個肖像兼風景畫家，他大狩獵的結果。

看起來事情應該就此結束了。但是我曾經說過甚麼話來？不錯，世上沒有一樣比最初種在我們心田裏的種子更難拔去的。最初的興奮——由工作順手激起的興奮同快樂過去之後，他的心裏漸漸空虛，終於成了一片荒涼，出其不意，有一天孟安卿突然回了果園城。他根本沒有細想回來的目的。一個機密行動常常有好收穫，另外，也許有意驚一驚親友事前他不曾通知任何人。他在車站下面的旅館裏訂了個房間，在裏頭關兩小時，仔細的從鬢角上拔掉幾根白頭髮，隨後他走出來，一直上了河堤。

郊野上好風光，天色澄藍，陽光充沛的照耀着新犂起的田地、樹林同大路，彷彿向人

報告一個好運，而烏兒在柳樹上鳴唱着，在堤岸旁邊，孟安卿沒有想到，牠們看見他驚駭的飛開了。就是這個孟安卿，當他作孩子時，他在堤岸上奔跑着，額上出滿了汗；再大一些，爲偶然同他姨表妹發生口角，他哀愁的坐在柳蔭下望着河水吹笛……過去他跟牠們那麼親密過的，現在牠們不認識他了。他成了中年人，並且齊齊楚楚，梳洗的一塵不染了。

『這個人是從哪兒來的？』坐在較遠點的樹上，牠們詫異的對他打量。

有時候人們眞愛作點兒傻事。孟安卿到果園城去，他卻不抄直路；他想起河裏的沙灘，當初他曾在上面寫過他姨表妹的名字的，他忘記中間曾經過十二年——時間消滅了一切遺跡，現在是另一代人在沙上寫他們愛人的名字了。接着他進城，在果園裏，春天他曾同他的姨表妹掐花，夏天他們曾遊玩過的，現在果樹大半都衰老拳禿了，有的且被砍伐代以新的小樹了。最後他走上市街，在街上，仍舊是塵土，仍舊是狗和豬。

『看起來只有這裏沒有變動，』他心裏想。麵房的磨子唿唿響着，脚踏籮的撞擊聲一直傳到外邊。藥舖裏的椿藥聲仍舊是老調子，叮叮噹噹，叮咚叮噹，藥臼的鳴聲活潑而

又清脆。在鐵匠舖門前——這是他曾引爲神奇，當他作小學生時候，他夾了書包奔跑着到學校去，而到這裏陡然停住留連不忍遽去的，風箱照樣喘着，幾隻錘子上下翻動，火花急性的發出嘶嘶聲直向街上迸濺過來。

然而並不盡然。這在他看來像夢的，在果園城人心目中比他過的十二年更長。就是在這裏，在這個彷彿被時間忘卻了的小城中也有變動，停會他就知道。終於他站在那個一直深埋在記念中的門前，假使他肯仔細點，就連這門也不同了，牠的油漆剝落光了。手按在門環上，他遲疑不決。既然他已經回來，既然不久就要看見他想念的人，他爲何不把這種好心情多保存一會？

一個熟人湊巧解救了他。正在這時候，一個賣紙菸的湊巧從那邊走過來。

『賣菸捲的！』他走過去。

這是他在果園城碰見的第一個熟人。賣紙菸的原先賣梨糕，（一種切成菱形的糖），他自己小時候是個貪嘴孩子，一個買零食的好主顧。

『你不賣梨糕了？』

『不，不賣了。』

賣紙菸的驚訝的正像果園城外的小鳥。

『現在沒有人做了。』接着他又補充一句。

孟安卿更走近一步。

『你可知道朱太太還住在這裏？』

賣紙菸的說她仍舊住在老地方，她壓根兒就沒有搬過。

『她還活着？她軋實嗎？』

『軋實着的，先生。昨天我還看見她上街。』

『那麼——』現在讓他怎樣講纔好？一陣激動加恐慌，孟安卿的心跳起來，孟安卿的氣色變了，臉紅了。他本來想問另外一個女人，朱太太的女兒，他的姨表妹，忽然他改了口。

『那麼，這城裏有個孟安卿，你認識嗎？』

賣紙菸的許久合不住嘴。說實話他早就奇怪，要不是衣冠整齊，他眞會把這個帶着外鄉味的先生當成瘋子。

『不，不認識。』他說他根本不相信有這個人，他以爲只是愛開玩笑的揑造來騙人的傳說。

這很容易想像，一陣失望壓倒了孟安卿，突然間他感到興亡變遷，時間加到人身上的變化。他想起他在旅館裏拔掉的白頭髮，無論如何修飾，他的終於遮掩不住的皺紋。現在果園城人却更進一步，他們以爲根本沒有他這麼個人，只在人家的笑談中纔存在了。孟安卿毫不動彈的站着，腳踏羅樂曰和鎚子照樣響着，現在他不再以爲『只有這裏沒有變動』——牠們不能驚動他了；狗和豬從旁邊走過去，他不再覺得親切，根本不注意了。他向空中楞好半天，最後，看見賣紙菸的還等着他，他搭訕着買了一包。

他沒有再詢問他的姨表妹。這樣更好，他將永遠保留一個美的印象，直到他死的那

天爲止。他的姨表妹早出嫁了。上天幫助她，她終於得到她希望的幸福。她的丈夫是個好人，在一個小縣城裏當郵政局長，他們的孩子一個比一個潑皮。有時候她偶然也想起他，當她低着頭打絨衣或爲孩子們縫小衣裳以遣長日的時候，嘴角上會忽然現出笑容。她在心裏自問：假使他當初不走開，他們的情況又當怎樣？

我們生來喜歡後悔，常常覺得先前我們錯過的是最好的。在咸陽市上，那個上蔡人李斯，身爲宰相，臨死還念念不忘牽黃狗去逮兔子。這個比喻也許不算恰當。請不要說這種話：『那麼我們應該含辱忍詬，一生老死鄉井嗎？』請不要這樣責問我，先生，我講的只是一個平常故事。你如其高興，雖然滿心痛苦，我仍將告訴你：你不妨順從你的志願盡量往遠處跑，當死來的時候，你倒下去任憑人家收拾；但記住一件，千萬不要重返你先前出發的那個站頭。至於孟安卿，他珍重的將在果園城買的紙菸塞進口袋，然後向車站那邊走去，火車在等候他，一切旅館同按月出租的房子都在等候他。

原书空白页

孟安卿的堂兄弟

請看看孟季卿的結果罷，就是那個綽號『安樂公』的孟季卿，孟安卿的堂兄弟。在磨房街他有一處房產，凡到果園城來的人全看見過的，一處三進大宅，他卻從來不曾回來住過；據好事者替他統計，他差不多一直在北京住了將近二十年。

也許人家還送過他別的渾名，在他的名字上加過別的形容詞，這個『安樂公』。他是個洒脫小胖子，穿衣服向來不講究，頭髮永遠朝上搶着，見了人總是笑，極熱誠的，只有精細人能看出他嘴角上帶點諷刺意味。大家公認他有福。顯然他的性格上有一種根底，父親是人所共知的老好兒，出名的大量人，天地靈秀之所鍾——請不要忘記他在四弟

兄中最小——這種天性於是就全部遺傳給他了。

有些事情眞教人不懂。假使我們不妨打個比喻，把孟季卿比成蘇枝，我們便不得不說他接錯了母幹。在一切都令人滿意，把他促成個可愛小伙子的條件下，老好兒父親的太太，就是孟季卿的生母，她比她的丈夫聲名更高。她很容易激動，人們看見，會以爲她的神經永遠像弓絃樣緊張，弓絃樣在那裏抖。她又狂暴又無胆，又愚蠢又專制，一天到頭吵鬧，咒罵，號哭，擾攘。等她一旦高興，一種突然間爆發的狂喜，別人的罪孽也就更大。

幸喜那位父親很早死了。至於這個家庭給鬧成甚麼樣子，她以後怎樣應付她的媳婦們，被她惹壞了脾氣的惡狗們，我們不管他了。孟季卿住在北京，當學生時候他最歡喜做拉拉隊，擺動起拳頭，他的喊聲就給全場增加興奮。星期六同星期天——自然是沒有球類比賽的星期六同星期天，房子裏關不住他，他上北海划船。他的是有名的快船，遠遠的你就看見他，將滾圓的脊背弓起來，嘴唇咬起來，他用這麼大力氣，棹張開直像一隻大鳥的翅膀。

有時候他走進一家什麼公寓，去看朋友，男的女的寒滿一屋子。

『安樂公！安樂公！』一看見他，一屋子的喊聲。

所有見過他的人全喜歡他，尤其女孩子。他們覺得他身上有種力量，在無形中吸引她們，如同十二月的陽光，見過他一面便跟他成了朋友。

『這個人一輩子不會嘆氣，』他們說。『跟他在一處你永遠想不到憂愁。』

孟季卿沒有想到他有這種無往不利的力量，當初他的老祖母辛辛苦苦，在神前燒香給他燒出來的福祿壽。看完這篇傳記的人將爲他惋惜，埋怨他不知道善用自己的寶貴財產。然而有甚麼用？假使允許我們後悔，允許我們將過去的事情放到爐子裏重燒一遍，生活味同嚼臘，人類的歷史也早就成了舊賬簿了。

現在讓我們繼續講孟季卿，他照舊做拉拉隊，照舊划船，有人向他特別表示好感，他本人好像全不覺得。在表面上他對朋友們一視同仁，不管男的女的，他一律看待。日子就這樣過下去。有一年，當他快大學畢業的那一年，他忽然接到一封信，他的哥哥們寫來的。

他們告訴他已經分了家，他有一份田地，另外做了一處住宅——就是先前說過的磨房街住宅的主人。

這當然是一種手段，孟季卿立刻就明白了。第一孟季卿的老哥們看準了，縱然他肯回來，他決不會在果園城長住；第二，他們自己根本不願意在城裏住，他們是決心守住祖宗遺產，終身在鄉下作小霸王的：可是等到一旦需要，不必徵求他的同意，他們自會大大方方搬進磨房街。

『虧他們想的周到！』孟季卿笑着對自己說，用手推開來信。

大學畢了業，他就便在圖書館中謀到個位置。有人却漸漸對他起了疑心，說也奇怪，『安樂公』從來不提老家。

『你眞是個怪物，老孟，怎麽你到現在還不娶親？』

孟季卿回答的很爽快，很有風趣。他把家庭比作一堆烈火，將男人比成白薯，凡掉進去的無不焦頭爛額。他說他這輩子頂不喜歡結婚了；再不然他順便扯個謊，說他早已結

過婚了。

他的拉拉隊自然早不幹了。爲了避免別人打攪，他於是深深將頭埋進書堆。湊巧他仍舊上北海划船。等他到了三十歲——彷彿人家早就在那兒等着，早就等得不耐煩了的他的三十歲，有一天他又接到了信，他大哥說老二獨佔了他的田地；接着是第二封，他二哥說當初分家時候自己吃了虧；再接着——這些信彷彿是約定時間發的，三哥最後直然通知他說：大哥同大嫂早就宣言，既然他至今沒有太太沒有小孩，他們希望他將財產交出來，讓大家分開照應。老三當然聲明他絕對不參加意見，他之所以甘冒大不韙者，乃純粹出自兄弟情義。

孟季卿這一回沒有說話，連對自己也不曾說，他照老樣笑了笑，將信折起來放在一邊。現在人家分明在等待他的遺產，爲他等着死了，他作何感想？沒有人知道，他從來沒有表示過。

時光過的飛快，一轉眼他到了三十五歲。死同財產問題一直攪擾着孟季卿，他沒留

意周圍起了變化：先前的男朋友俱已分散，同他來往的人越來越少；先前的女朋友或死或嫁，大半都作了母親；而後來的年青人却把他當成前輩，說起話來極吃力的稱他『孟——孟——孟先生』了。同時他自己也起了變化，他不知道，他比數年前老的多了，穿衣服更不講究了。時常有人看見他在街上走過，穿着又寬又大的袍子，滿身油垢，挺着肚子很費力的搖拽過去。他很難得向別人招呼。但是千萬不要責備他，不要在背後唾吐沫罵他失禮，這時候他不大注意旁邊；他的眼睛老茫然望着空中，如果你洞悉人情，一看你就知道他正有滿腹心思。他的沒有改變者或者只有一樣，偶爾湊巧，一位老相識忽然喊住他，他驚異的楞一楞，立即伸出手奔過去，嘴裏發出歡呼：

『哎呀呀！哈哈……』

但是歡笑儘管由他歡笑，他的當初愛過他的老祖母怎麼能想到他竟然有這一天呢？這個曾經到處熱鬧到處惹人歡喜的好人，現在孤獨的成了斷線風箏。其實連他的聲音——倘使你肯認眞聽一下，就是他的聲音也改變了，先前它們是充實的，有力的，一種

生命自然發出的鳴唱，現在它們空虛了。看到這裏，假使他的老祖母這時候還活着，她又將作何感想？他的朋友們要是知道實在的情形更該作何感想？自然這些全是設想來的不關痛癢的話。後來他率性辭了職，離開圖書館，名符其實的做『安樂公。』他每天晚上上戲園子看戲。據看見他的人說，他坐下去照例在那裏打盹，後來並且因此享了大名。差不多有兩年之久，他維持着這種不墮的榮譽，別的看客全認識他，票房裏給他保留最好的位置，茶房看見他便笑嘻嘻的向他鞠躬，然後飛快的一杯茶給他放到前面。

『那麼，』你可能要問：『難道他就這樣完了嗎？就在這裏了却他的一生嗎？』

請你稍微耐心等一會——只要一會就夠了。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安樂公』的確有個好命，這棵不結果的小樹，如果不是他的藤枝錯接在他母親的老幹上，不是被夾在他哥哥們那幾棵大樹中間，無疑的他比我們任何人的壽命都長，他很可能活一百歲；可是縱然如此，他最後仍舊開一次花，譬如一盞熬乾了的燈，最後他仍舊放一次出乎常人意料的光彩。在北京住的將近二十年中，他研究數學、哲學、美術、教育、天文、歷史地質……

而他最大的成就却是吃酒。有一天晚上他吃多兩杯，他笑着對他的朋友說：

『生成會流淚的人該多幸福，你想想？要是淚跟泉水一樣……』

他的朋友以爲他乘酒興炫弄哲學，他扮個鬼臉，隨卽站起來回家。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晌午，午飯開上桌子，聽差喊他，屋子裏毫無動靜。聽差不得已走進臥室，看見他正和衣朝天躺着，一隻胳膊垂在床外，『眞好睡！』聽差心裏說。『安樂公』這一回睡的眞熟，比聽差想像的還熟，從此他永沒有醒來。

這是個人們早就一心等待着又絕對意想不到的好消息。當它傳到果園城的時候，他的三位老哥中間發生一場大糾紛，爲了遺產，他們開始興訟。等到手頭短少活錢——也許只是口頭上宣稱短少——其中有一位便跑到磨房街拆他的房子，另一位拆另一所，第三位當然照辦……官司不住的打下去，先前的三進大宅最後遂成一片空場。直到現在，我們走過磨房街還看見這種情形：每逢晴朗的夏夜，果園城人帶了蓆子，成羣結隊到空場上納涼；到了秋天，荒草長起來，孩子們在斷磚底下捉促織。這就是孟季卿的結果。

一吻

是民國二年三年或是四年，我知道的不十分仔細。你去設想那個好時代罷，在生活簡單安逸的果園城，就是辛亥革命也不曾驚動牠的居民，只一夜間，人們說他們自由了，成了老大中國的主人，在他們頭上統治數千年的皇帝從此倒了。那是個城隍爺趕生日要『出巡』的時代；上元節到處唱戲到處是鰲山龍燈高蹺到處放烟火的時代；殺人還用馬車載到法場上去的時代；化錢顯得出化錢，人們爲給太太打副首飾，肩上必須抗兩綱大青錢的時代。那時候自來火還叫作洋火，用機器織的布還叫作洋布，母親嚇唬孩子還說洋鬼子要把小孩拐去煉膏火車油。就是那個時代，十字街口，錫匠店對過有個零食

攤，賣花生、瓜子、蔴糖、梨糕、焦棗、山裏紅。擺攤的是個女孩子，生的體面，做一手好鍼工，名字叫大劉姐，也許是大留姐。大劉姐的母親劉大媽是個衙役的寡婦，一個踩百家門的——你明白這幾個字的意思嗎？這就是水滸傳跟金瓶梅上所說的王媽媽一流人，凡是大戶人家她都跑到，不論違法不違法的事情她都招攬撮合，她以此爲生。

可是我們還得重複一遍：那是個甚麼時代呀！十字街上有多少好聲音哪！那時候這地方的中心不在只有三兩座怪房子的火車站那邊，而是在這瀰漫着泥土氣息的城裏。酒樓上震耳欲聾，堂倌們奔走祇應，豁拳聲叫囂聲終日鬧成一片；鄉下人在街上穿來穿去，肩上揹着沈甸甸的褡褳；藥舖裏藥臼鳴唱着，一種無從形容的快樂而又天眞的聲調，彷彿說：『藥到病除，藥到病除！』牠直不是這樣講嗎？錫匠在另一面用木捧敲打錫葉子：梆！梆！梆！然後裁開，打成茶壺、茶托、花瓶、燭台；較遠一點，他的老仇敵銅匠用鎚子工作着：噹噹，噹噹！將銅葉子展開；預備送客出城的脚驢不安定的動着，頸鈴喤啷喤啷響着，牠們被拴在釘着鐵環的牆壁上；一個等待僱主的小車夫，臉朝天躺在陰涼裏，忽然破喉

大唱：『有爲王坐金殿，用目觀看……』讓他盡量的看罷，這個每天賺一百大錢就無憂無慮了的皇帝，讓他去看天上的雲罷。一個衙役走過來了，在他前面的是個小地主，大概剛得到傳票。『你老開開賞，』衙役巴結的哼唧，等到錢落到他的藏在長袖子中的手裏，他便歡天喜地的高聲說小地主的官司一定打贏。可是一匹脚驢意外的壓倒了他，牠發這麼大興，幾乎把地面都震動了的大叫起來，同時所有拴在路口的驢子都應和着叫起來了。眞是說不盡的聲音！大劉姐從十二歲起就在這種熱鬧中替她媽守攤，一面作鍼工，一面聽聽車夫跟驢夫們閒聊。周圍全是熟人，他們買她的花生，高興時候就逗她玩。她在這種空氣中直長到十七歲。

十七歲是青春開始透露出消息，人們並以此自驕，自信將成爲獨立的人的時期。一個壞小子早暗暗看中了她，一個錫匠店的徒弟，名叫虎頭魚的小子，兩個人從小就在一處廝混。她心裏當然有數。她坐在對過小攤旁邊，虎頭魚總愛做錯事，有時候鎚子鎚到他的手指上，再不然，他將錫葉子鎚成破布或弄壞旋車，被他師傅痛罵。

有一天好虎頭魚的機會到底來了。他師傅不在店裏，爲接洽生意到一個紳士家去的，虎頭魚決心表示他的說不出的心情，他的愛慕。可是他想出的是什麼壞方法呵，這個該死的東西！事先他向屠戶討了一把猪鬃，剪成約摸兩分來長，看見大劉姐在低頭做活，他偸偸溜過去，然後，塞進她的領子。他立刻逃走了。大劉姐追上去，從地上拾起捲錫葉子的木棒，一直追進錫匠店。我們不知道她的木棒怎麼沒有把虎頭魚打傷，兩個人扭起來，互相撕着、罵着、笑着，虎頭魚忽然摟住她親了個嘴。

『好美！再香一個，你他媽好小子！』一個藥舖的小郎在櫃台後面喊。堂倌們，車夫們，驢夫們，於是一片邪許。

大劉姐羞的滿面通紅，趕緊朝牆角裏躲起來了。她認爲直當開玩笑，並不十分在意；她沒想到這件小事却幾乎決定了她的一生。晚上她回到家裏，她媽劈頭就給她一頓臭罵。

『你仔細爲您媽想想，我的小奶奶，我辛辛苦苦把你撫養大，萬一你毀到那個野種

手上。你可教我靠誰過呀？』看出一切惡言毒咒所起的作用相反，反而督惱了她的好女兒，衙役的寡婦最後屈服哭起來了。她明白大劉姐，也許，我們也許應該說她明白自己，她深恐她女兒身上流着自己的血。原來她跟衙役並不是本地人，並不曾正式嫁娶，當初只爲不肯任命，他們背着父母雙雙私奔出來。她自己風流過，但是風流過了，她嘗到風流的苦味風流藥了。況且自從衙役死後，大劉姐成了她最後的財產，猶如獵人捕捉鳥獸，她張上網專心等待一個老浪子，有錢，好色，肯爲她女兒補償她先前失去的老本。

大劉姐身上的確流着她媽的血。在先我們說過：她生的體面，做一手好鍼工，而自古以來，誰又看見過有才有色反倒不高傲沒有脾氣的人呢？

『媽，你別說了，』大劉姐狠狠的把眉一擰，『我一輩子再不出門！

大劉姐說話算數，以後她果然不再上十字街擺攤。半年後她嫁了人，滿足了她媽的心願，作了衙門裏一位師爺的姨太太。接着他們離開這個小城，縣官調動了，她媽同他們一道，打扮的像一位眞的老太太跟他們走了。沒有人想到她當初是否甘心，凡是人家替

她安排的她全接受。每逢她打扮的花枝招展出來，到紳士家回拜或去看戲，她的老相識們——那些車夫驢夫堂倌以及小郎們便談論她跟她媽，在背後鑽嘆他們有福。

時間於是過去了。自從大劉姐走後，果園城發生了變化：照例誰也沒留心從哪一天起，這地方的中心漸漸移轉到車站那邊。原是只有幾座怪房子的曠野，現在人家建築了更多更怪更大的房子，形成橫七豎八的街道。根據一種極自然的結果，鄉下人不再爲了半斤砂糖進城；他們糶糧食到火車站去，買花布到火車站去，開眼界看熱鬧到火車站去，那裏有專門爲他們開設的各種商店行莊戲場。

命運有時候眞會捉弄人，虎頭魚原是打算學成一位好錫匠的，而結果却拉了洋車。錫匠店因爲買不到原料關門了。他成了中年人，娶了老婆，老婆爲他生下一羣孩子。爲應付一家老小的衣食，他每天從城裏到火車站，由火車站到城裏，終日馬不停蹄的奔跑。至於那個在十字街擺攤的女孩子——他曾經傾心過的少女，他當然早已忘了；況且即使不忘，他也沒有閒暇去追念她了。

有一天他意外的拉到一趟好生意。一位太太從車站走出來，一位早已失去少女的清新氣息，甚至可以說，當她羞赧時候也遠不是那股味了的太太，滿身的肥肉和金子：耳環、手鐲，耀眼欲花。虎頭魚紅臉膛，短鬍碴，有強壯的肩膀和腿，他拉起這位貴客就朝前跑。

『你是到城裏去的吧，太太？』爲謹愼起見，他跑出車站下面的市街時問。

他猜的不錯，這太太正是到城裏去的。

『你瞧那座塔還沒有倒——這還是那座老塔嗎？』遠遠的她就問，喜躍的在車箱裏直動。

『這還是它，太太。』虎頭魚回答說。每個到這小城裏來過的人首先便想起『它』，人們跟『它』是這樣熟識，在談話中間，人們把『它』模擬成有靈魂的東西，把『它』當成老朋友，甚至把『塔』的名稱取消，只簡單的，同時也是親密的稱爲『它』了。並且『它』是如此重要，據果園城的某詼諧家說，沒有『它』人們會不認識這個城，到外鄉去謀生的人會不認識歸路，人們走到這個城的街上還會問果園城在什麼地方的。

『這個老塔眞結實，它有多少年了！』那位太太忍不住嘆息。

虎頭魚誤會了她的意思，不由的在前面乘機附和：

『這是個古器，太太，你有空可眞該上去看看。』

『從前人家說，上頭有個狐仙，現在它還住在那裏不？』

『狐仙早搬走了。它麻煩夠了果園城，現在搬到別處去了。』

於是她問起魁爺——那個在暗中統治果園城十五年之久的鄉紳。這眞是一種不幸，魁爺早已倒了，他不再每天早上出來巡視果園城的市街，享受居民的招呼，展覽他的好相貌了。在他原先的位置上坐着的現在另外一批人，他自甘寂寞，終年關在他的寶府，他的惟一的希望是等着死了。

『那麼十二美女呢？她還活着嗎？』她接着問。

自魁爺以下，十二美女是這小城裏數一數二的大人物。這個老娼婦和劉大媽是死對頭，就是前面說過的那個劉大媽，她們同行。她以駕海駕山征服了全城，最重要的她知

道無數有關大人家的祕聞。至於她自己，她毫無祕密，她幾乎敢把全身公開。

『她還扎實嗎？』那位太太重複一句。

『她還扎實着的，太太，人家說她要活成白毛妖的。』

『你知道她今年有多大歲數？』

『我想約模快七十了。』

『我記得她有個極壞的脾氣，她常常罵街。』

『你說對了，太太。這個壞毛病她永沒有改過。』虎頭魚拉着車子在前頭跑，一面急促喘氣。但是說句實話，單是『這個壞毛病』十二美女也跟先前大不同了。她的牙齒落光了，頭髮只賸下腦勺上幾根白毛，年齡終於治服了她，縱然她仍舊有罵遍全城的胆氣，她的老腿也不肯再供她驅遣了。現在她每天坐在城門口大青石上，依着拐杖，嘴裏前言不連後語的咕噥着，自己跟自己在那裏說話。偶然從鄉下來一輛送柴草的車子，她用拐杖攔住路，如同好漢們在山下排開陣勢，上去強曳一綑，算是她收的『買路錢。』

再接着那位太太問起藥舖的掌櫃。原先的掌櫃早已死了，現在的掌櫃是他的姪兒，就是在許多年前虎頭魚抱住大劉姐親嘴時，那個站在櫃台後面爲他們喝彩的小郎。

『還有那個小車夫呢？』她失望的說：『那個大個兒，他老躺在涼陰裏，撕開嗓子唱——他叫什麼名字？』

『你說的是「有爲王。」』『有爲王』也死了。正像那位將近三百年前的皇帝，他過夠了窮日子唱完好戲，最後他給自己找一條繩，跑到城樓上吊死了。

她因此深深嘆氣——說眞的這眞值得嘆氣：人們無憂無慮的吵着、嚷着、哭着、笑着、滿腹機械的計劃着，等到他們忽然睜開眼睛，發覺面臨着那個鐵面無私的時間，他們多麼渺小空虛可憐，他們自己多無力呀！

車子搖擺着進了城，他們沒有看見十二美女。在十二美女經常坐的大青石上，這天坐着一個結魚網的老頭兒。

『那麼錫匠，他也死了嗎？』最後她胆怯的問。

虎頭魚一直拉着車子在前面跑。

『你說的是我師傅，太太；我跟他學過徒弟。』他停一會回答。

『他怎麼樣？他還活着沒有？』

『他還活着的。他的罪還沒有受夠，閻王爺不肯收他。』

『他近來運氣不十分好嗎？』

『比不好還壞，太太。他的雙眼瞎了。』

『他的錫匠店呢？他還開着嗎？』

『他的錫匠店倒了，快十年了。』

『你說的眞奇怪，他怎麼瞎的？』

『這就是人晦氣；因爲他不小心，有一天他揉揉眼，他中了鉛毒。』

說話間他們到了十字街。

『你看，』虎頭魚把嘴一呶說，『那就是他，太太。那就是錫匠。』

十字街轉角上跪着一個要飯的，又老又髒，滿身的腻垢，滿身的腥臭腐爛氣味，面前地上放着一口破缽。這就是他，就是虎頭魚所指的，那個把錫塊以及各種無用的舊錫器放到他的鍋爐裏，熔成汁，倒進一塊神奇的鑄版，製造成諸色器物，爲各處的新房客廳神祠增光的錫匠。聽見有人走過來，他極響的磕下頭去，額顱撞在地上，用一種難以言說的悲苦聲調哭喊：

『好心的老爺太太，你行行好罷，可憐可憐我這個苦人，給你的小孫孫積點德罷！』

虎頭魚有意成全他，不等他號完，便停住車子向他招呼：

『老師，有個太太在這裏問你的。』

『有個太太？』他突然驚訝的直起身子，兩隻眼睛——早已死去的，沒有光彩的，白朦朦像兩顆灰玻璃球似的嚇人的大眼睛，毫不瞬轉的向空中瞅看，接着他笑了。

『太太，你可憐這個沒有眼睛的人罷！』他說。『我記的你；我永遠也忘不了你……我成天爲你的小少爺禱告，保佑他們不生病，保佑他們好好唸書，將來陞官發財——我

開舖子時候，你常常來照顧我。有一回你親自來，你定做一對燭台，另外一把小茶壺——你頂小的一位小少爺上學用的，我特意加工，在壺蓋上給做一匹獅子……』

假使有人知道這些諛詞全是謊言，他將如何作想？她哀愁的——也許應是失望的瞅着這個老要飯的，然後轉過去，她打量十字街。可是現在的十字街跟當年的又多不同呵！小車夫、驢夫、脚驢、搭褳，制錢的時代過去了，和那個時代的各種好聲音一同消滅了。在原先的錫匠店地方，現在另外由人開一家彈花店；先前的豁拳叫囂聲終日鬧成一片的酒樓，蒼蠅正結陣飛動，成了個無人聞問的飯舖。沒有變動的也許只有那個老藥舖，但就是它，看上去就是它也遠比先前卑陋。她悵然望着這一切，陽光慘淡的照在牆壁上，彈花機器吵鬧的響着，幾個本城的居民——一個飯舖的伙計；一個小販，兩個去彈棉花的一男一女，他們暫時住足，全呆呆的詫異的瞅她，因爲在這小城中，平常人們很難得看見從遠道來的生疏客人，特別是衣飾華貴的女人。

『太太，』虎頭魚說：『現在朝哪邊去？』

她於是從迷茫中醒來。

『回去！』她想着，然後一揮手——『回車站去！』

虎頭魚拉轉去順原路跑了。這是很奇怪的；但世上充滿了怪人，有錢的無聊人，虎頭魚不以爲意。他在車站下面放下車子，拉出手巾擦汗。接着他大吃一驚，他發見他的另一隻手裏塞滿了錢，塞滿了銅板和鈔票；而遠遠的在車站門口，那位太太紅着臉正向他笑。

這就是她，就是那個衙役寡婦的女兒，曾經在十字街擺攤的大劉姐。火車叫了，從另一面開來的火車馬上要進站了，她一翻身——衣服在她滾圓的脊背上扯動着，耳環閃閃的幌着，鐲子沈甸甸壓在手腕上，她翻身走進去了。那麼她又急急趕着跑來幹什麼呢？在她離開這個小城十年十五年將近二十年之後，她媽劉大媽大概早去世了，她的男人可能在她媽以前死了，她自己也入了中年，這個小城裏還有什麼是她忘不了的？沒有人肯解釋這個啞謎。但假使她是有少爺和小姐的——容寫這篇小文的人說一句——但願他們將來長大有福，不學他們媽媽的樣。

三個小人物

三個小孩從布政第跑出來了。他們奔下大門前一層一層的台級，一直衝到像溝渠般的果園城的街。上這就是我們的主人。公爲簡便起，見讓我們先來介紹他們的大名——

首先是胡鳳梧，十三歲，布政家的大少爺，將來的門楣支持人兼財產承繼人。按當時的法律講，他實際上已是這人家獨一無二的主人。在他後面，胡鳳英，布政家的大小姐，他的年方十歲的胞妹。他們是到學堂去的，是被送去學本事，培養好他們自己，以備將來發揚祖傳的聲譽，擴大老舊的門庭的。多美的人物，多漂亮的衣服呵！這兄妹倆。他們像活寶

似的被打扮好，滿身花繡，從那個神祕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深大住宅中跑出來，就像當初，他們帶着滿身幸運被命運送入人間。其實不單他們的大人寶貴他們，縱然將全果園城打進去，又有誰不把他們當成本城的光榮？記起他們的身分，又有誰不在心裏讚嘆『這是布政爺的後代！』有女兒的誰不願意嫁給這位少爺？有兒子的又有誰不願意娶這位小姐？

可是胡鳳英小姐就在這裏跺脚嚷起來了。

『討厭鬼，鼻涕精，你手臟不臟？你拽我的袖子！』

我們怎麼來說這個『討厭鬼』——我們的可憐的第三個主人公呢？這孩子叫小張，跟胡鳳梧少爺同年生的，也是十三歲。他可沒有人家幸運，他爹老張是布政家的世襲門房；他媽是大少爺的奶媽，現在已經死了。靠主人的大量，他得收留在府裏，跟他爹住在門房裏。老張大概有意改改他的祖傳職業，一面也實在因爲這孩子閒着沒有事做，於是求得主人允准，讓他跟少爺上學堂唸書，同時上課下課順便接送小姐。

這在小門房是夢想不到的職務。說也奇怪，他自幼就從小姐身上聞到一種特別味，一種新鮮的香的令人陶醉的氣息。在這傻小子的觀感上，她的聲音是仙樂，她的眉目、嘴唇、鼻子、小手，甚至衣角都有引力。他忘記了自己的卑賤身分以及醜陋模樣——他的鼻涕是常常朝外流的，他的手是烏黑的像鳥爪樣的，他的衣服是破襤的補綴過的，他的身上是永遠發臭的，覺得只要能跟他心中的仙女接近就是無上幸福。他處處關心她，處處想辦法討她的好。原來在他愚昧的心裏發生一個他從來沒聽說過的字，他不知不覺愛上她了。因此他也就倒了眉了。比方這一次，（這自然不是第一次，）爲了怕小姐下台級跌倒，他上去攙她一把，沒想到他竟闖了大禍。

『又幹甚麼？』胡鳳梧少爺責問。

胡鳳英小姐立刻堵起小嘴。

『鼻涕精臭死了。鼻涕精老是跟着我……你幹麼死丁住我？死不了的！』她第二次跺脚。

『你還有臉嚷呢？他就是你男人。』胡鳳梧少爺冷笑着故意氣他妹妹。『趕明兒媽死了，我就把你嫁給鼻涕精，教你跟他睡在門房裏，一輩子給我看大門！』

胡鳳梧轉過去對準小門房一拳，然後翻身跑了。

街上賸下胡鳳英小姐和所謂『鼻涕精』小張。胡鳳英氣哭了；鼻涕精守着她；鼻涕精並不哭，也不爲自己不平——只要不被他爹聽見，挨頓好揍，就算他的運氣。他紅着臉站在旁邊看自己的臟手，有時候抬頭瞧瞧小姐，吸吸流出來的鼻涕，心裏十分慚愧。他認爲這錯完全在他身上。他惟一的希望是小姐趕快哭完，陪她到學堂去。『好了罷，小姐，你別哭了。』他暗中禱告。但命中註定他得担任這種又倒眉又幸福的職務，以後的數年間，不論風雨晴晦，他必須每天送小姐上女子小學，隨後自己再趕到男子小學。直到一個大風浪襲來，捲走他，改變了他的命運爲止。

果園城至今還流傳一個口號。

馬家的牆；
左家的房；
胡家的銀子用斗量。

這口號裏第一份人家就是胡鳳梧少爺的母親馬夫人的娘家，她的祖父是全果園城的首富，爲保護萬貫家產，她的父親曾在光緒初年與小劉爺劉卓然的祖父同時捐過知州。最後的胡家就是胡鳳梧家，他的高祖曾作過布政使，在任上撈到論升論斗計算的銀子。然而話雖如此，時間卻不饒人，馬家的高墻早已夷爲平地了，至於用斗量的胡家的銀子，也早被布政爺的游手好閒的子孫們用光。胡鳳梧的父親在煙榻上躺了一輩子，幸喜去世的早，沒有來得及把家產蕩完。他死後給馬夫人及子女們遺留下一小部分田地，除了他們吃用，足夠他們養活一批僕人及出門用的車子；另外還有又深又大的老布政

第。這些一重一重的房屋是神祕的，大半經年空在那裏，高大陰森，沒有人敢進去，也沒有人想進去。裏面到處佈着蛛網，頂棚下掛着長長的灰縧，地上厚厚的全是塵土和蝙蝠糞。

果園城人很難看見馬夫人，她跟她丈夫一樣，終日在煙榻上過日子。據說她年輕時候是個出名的美人：其實就是現在她也遠不算老，頂多不過四十來歲。但是我們如果看見她，我們會忍不住自問：我的老天爺！這難道不是開玩笑嗎？這個高個子、三角眼、扁鼻、撅嘴、一雙小脚、齷齪的長指甲、皮包骨頭、又黃又瘦的女人，她難道眞美過嗎？我說不出理由，（有許多事我們根本不需要理由，）我忍爲長着這種相貌的女人是傲慢的、自大的、冷酷的、並且也是愚蠢的。也許這跟她的相貌沒有關係，應該歸之她的環境。她在她的社會中始終處於最高地位，在婢僕的奉承與綾羅綢緞的包圍中度了半生，只要肯動動嘴，一切都會送到面前，連走路都要丫環攙扶。她從來用不到求人，也從來不知道活着需要工作，有時候甚至需要虛心忍耐。提到別的紳士人家，她便輕蔑的說：『小家子氣！我們馬家是拿肉餧狗的。』再不然，『我們胡家是拿元寶滾着玩的。我們奶奶的衣裳，剛上身，

弄上汚濆就不穿了。』碰巧她兒子跟人家打了架——須知道這種事情常常發生，果園城的野孩子似乎專愛擋他的路。那時候她便說：

『是誰家的賤種拿稟帖送到衙門裏去！』

胡鳳梧少爺就在這種教養下面長大，直到十六歲才小學畢業。他母親認爲沒有教他畢業的必要，太小了，到外面唸書她不放心；胡鳳梧根本不想畢業，無論在家或在學堂，他就是個天王爺。但是在小學裏磐磐唸去十年，他終於被送到省城上中學了。

先前我曾在劉爺列傳裏說過：『關於這個城，你可以說任何城市都有它好的地方，都有它的美點，惟獨它卻是集中了全省的壞、醜、廢物與罪惡。』這是絲毫不加誇張，絲毫不曾寃枉的說法。胡鳳梧十六歲進中學是個理想時期，恰巧到了他開始敢自作主張的年齡。他到了省城，首先第一件是金牙、手表、眼鏡、手杖，把自己全副武裝起來，然後他揀個文憑舖子。他在那裏不上課住了兩年。在兩年之內，他化去整堆的銀元，同時他也學得比人家銷耗一生還多的經歷：吃、喝、嫖、賭，他樣樣在行，直弄的兩條腿走路都拐起來。可是每

當寒暑假回家，他母親還直担心他在外面受苦，並且對別人引爲驕傲，誇獎他有本事呢！

他終不曾買到文憑。兩年後碰着國民革命軍北伐，那些昏庸的北洋軍閥一時手忙脚亂，將各地的教育經費移作軍餉，所有的學校便跟着停頓。他也從此離開那個文憑鋪子，進入一個更大更複雜的學校。

當共產黨策動的農民暴動震動全世界，鄉下人用土炮佔領了果園城及火車站的時候，那個老門房的兒子小張，已經不再是『鼻涕精。』他長成了個粗壯少年，穠眉、圓臉、大嘴、不大說話，走路總是懶懶的，又老愛臉紅，時時都好像在那裏害羞。也許是對他夢寐難忘的仙女感到絕望——事實上馬夫人早已帶着胡鳳梧少爺胡鳳英小姐以及她的煙槍逃到鄉下，布政第經過搶刼，整個給弄成座馬房——有一天他在街上閒蕩，湊巧遇見一位老同學，一個後來吳稚暉先生所謂格殺勿論的小『暴徒，』他們在外面玩了一

天。第二天，他回到家裏，慢吞吞就像碰上倒眉事似的對他爹說：

『我要走了。』

『你走倒哪裏去？雜種！』老門房詫異的問。

『那邊……隨便哪裏。』

『隨便哪裏？那邊？跟那些壞種去？你娘的死×！我養活大你……我看你敢走？我拿鞭子揭你的皮！』

隨老門房怎樣叫喚怎樣咒罵，他帶着自己的隨身衣裳，揚長走出大門，連頭也不曾回。

他有一種心癢的感覺，當他開始發見自己還有人要，不單是個可憐的寄食者的時候。我們無從斷定他是怕見他爹，或是因爲他還沒有忘盡當初對那位仙女的舊情，以後他永沒有回布政第。他去『工作』去了，這個死心眼的小糊塗人！他去『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走狗』『打倒土豪劣紳地痞流氓』去了！一起頭他幫助人家貼標語，心裏

總有點不好意思。他覺得果園城是別人打下來，事情是別人幹起來的，他只是安享現成。不過慢慢的，人家認爲他表現的不錯，他領到一桿鎗，將從警察所繳來的黃子彈帶披到肩上，他成了個眞的『同志』。

他們在果園城不多不少鬧了三個月。他們在臨街的墻上用石灰寫上口號，將所有公共場所及劣紳家的大門刷成藍色。可是等到那些正牌的藍色軍隊一到，他們被打倒了。有一部分人投降了。小張跟大頭徐立剛——就是那位在外邊被人家鎗斃的徐立剛搭伴逃出去。至於以後他們怎麼過日子，他們怎樣在世界上蕩來蕩去，餓的眼睛發綠發花，除了到處搜尋他們想把他們丟進牢獄，當然沒有人管了。

馬夫人回果園城的第一炮是開革門房老張。經過變亂，整個布政第被破壞了。那些保藏將近兩百年的瓷器、銅器、錫器、銀器不見了，衣裙和書畫被撕成片片在院子裏飛，彫鏤的家具和門窗，連那塊光耀過門庭的匾額在內，也被砸毀燒了灶了。總而言之，等她向好政府請求發還先前被沒收的財產，她只落得幾間破屋子。你怎麼才能說盡她的惱恨？

那個該死的混帳小子——當然是她自己以爲：當初她爲了可憐他，把他收留下來，白白的把他養活大，而他臨了竟這樣報答他的恩人！……說眞個的，她認爲她的家完全是小張領頭給毀壞的。假使能把小張逮住，她眞想看看他的頭怎麼被砍下來。不幸小張早逃走了，她只好把過錯一股腦推到他爹身上，『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誰教他養的賊種！

可憐的老張！在先我們說過他的門房是世襲門房。至於他的從來沒有領過的工錢，大概還是他爺爺的爺爺在道光三年替他講定的，每年至多不過一百大青錢。這一天主人傳他到內宅上房，親自在他的老臉上掌過嘴，吩咐拿一塊錢——就是說將他半生勞苦的代價扔到他前面。老張哭了，渾身打顫，腿也軟了。他並非謙錢少；只是他的前五代祖宗都一生在布政第做他現在的職務，他自己也相信他要死在那間他祖宗坐過的門房裏的，他從來沒有幹過別的職業，除了坐門房，世界對他是一抹黑。那麼他已經活到五十多歲，現在教他到哪裏去？

『太太！』他跪下去，搗蒜似的連連在地上磕着頭說：『您別攆我，千萬別攆我，太太。您發慈悲……這都是那個雜種！只要給我逮住，我就在您跟前殺了他。可是他原是個好孩子，您知道，全是給人教壞的。我伺候您老人家幾十年，看在我爺跟我爹面上，您開恩饒了我。我一輩子忘不了您的大德。』

任他淚流滿面，馬夫人只一揮手。

『我要你感恩報德！我們胡家對你們這些賤東西恩德還不夠大？世世代代養活你們，好粮好飯只當餧狗了。「打倒劣紳？」劣紳就在這裏，你們打倒看看？』

『太太……』老張向前爬過去，他想分辨。

『你們全是生成的賤骨頭，待你們好，你們不知道好……趕快給我滾，少礙眼！我要不開恩，一張稟帖送進衙門，馬上把你押起來！』

這老狗實在該死，實在該被趕出去挨餓，站到暮色蒼茫的街角，受無處投奔之苦。至於當初他怎樣恨他兒子——他世界上的惟一親人，當主人們逃走之後，他怎樣關心他

們，他又怎樣爲破壞了的布政第痛苦，誰也沒有閒情去想他聽他了。

自胡鳳梧少爺輟學回家，馬夫人爲納清福，便將家務交給兒子管理了。胡鳳梧是那位善於計算的布政爺以及（正相反）那些善於揮霍的布政子孫的後裔，在性格上，他承襲了他的光榮和不光榮的列祖列宗的一切特點，虛妄、忌刻、驕傲、自大，衙門等於在他們手裏，他們樂得利用便利，無所不爲。一句話說完，他承襲下凡我們能想到的破落主子的全部德行，而同時，他也承襲下祖宗們遺留的罪孽。心理學跟教育學者會告訴你，二十歲是人的活動發揚時期。布政家的人過去曾威壓果園城的居民兩百年，現在輪到這個龍子龍孫——或是紈袴子了。胡鳳梧過去只在家在學堂稱王，現在他走進社會，成了一家之主，自認爲有增高自己的地位，擴大自己的勢力，使世人巴結的必要。湊巧正當北伐以後，代替老舊鄉紳，國民黨以勝利的氣焰君臨天下。鄉紳中自然有不少人入黨。但這不

是他作的事，他命定該作一翻大事業；況且他縱然肯，黨部又能給他甚麼不辱沒祖宗的椅子坐呢？

他生成的獨當一面。因此在掌握家政之後，他首先將久經塵封的大廳打開，在裏頭正式招待賓客。變化其初並不顯著，他僅祇鬥鬥鶴鶉，養養蟲蟲。可是俗話到底不錯，有腥味的地方就有蒼蠅。根據一種極自然的趨勢，在相當短時間以後，他竟發展到驚人地步。假使你運氣好，適逢其會去拜訪布政第，你毒管大胆走進去，它的大門是晝夜爲天下豪傑大開着的。

一進門你便感到某種特殊景象，又夠味又刺激的景象。

『這才是個名符其實的貴公子，難怪他名聞全境！』你將覺得過癮，忍不住從心底裏發出讚嘆。原來你剛剛進去，各種鳥語早已蜂擁進你的耳朵，鬥鷄的聲音，百靈的聲音，畫眉的聲音，鵪鶉的聲音。胡鳳梧的寶府當然不是鳥行；他所以收養許多蟲蟲，並不是他眞愛牠們，乃是因爲牠們能給他爭面子。這些畜牲都是他的門客們從各地蒐集來的，遠

道的江湖人送他的，也許竟是硬搶來的，出類拔粹的。當你剛進去的時候，『把式』們——那些蟲蟲的專門管理人，正在調弄牠們。

然而更動人的場面還在晚上。我們眞不明白政府怎麼不抓胡鳳梧的賭，黨部幹麼也不提出抗議，大概是因爲他們很尊重先賢的後代的罷！胡鳳梧的賭場是公開的。每天到下午四點，寶市上來了。先前布政爺曾接過聖旨布政奶奶拜過封誥的大廳，現在烟霧騰騰，充滿了形形色色的賭徒，狂熱的，提心吊胆的，能使人致富也能使人傾家蕩產的呼么喝四的喊聲。以早睡出名的果園城人都沉入清夢了，布政第的前廂房還在日以繼夜的開着宴席。盡量啊，朋友！每個賭客都可以大吃一頓，或者五頓，隨你的便，盡你的可能。布政第的大門通宵開着，或是說永遠不關。大門洞下面，貼着『布政使』三個紅宋體字的大紗燈也通宵亮着。人是不斷的走進去，深夜打着燈籠，懷着難以打熬的熱情投到網羅裏去；人也不斷的走出來，更匆忙，因爲輸掉了田契房契以至最後一文錢，趕快去押身上的綿襖，趕快轉念頭去賣自己的閨女老婆。

這的確是個吊得起味口引得起野心的地方。在這裏你能看見各種人，結識三百六十行中的好漢；你只難得看見胡鳳梧本人，他不常在家。他跟人家合股在車站下邊開了一家洋貨號，當你去的時候，他正在洋貨號後面跟一個叫白甜瓜或雁來紅的土娼吞雲吐霧。但這沒有關係，你只要對管事人說：你會養促織……再不然順便撒謊，你說在北京看見過萬牲園的獅子，在上海唸過佛，在少林寺練過拳，你是聞名走訪，那就得了。你以後見天三餐，在布政第吃了睡，睡了吃，再不會有人麻煩你了。

我實在形容不出胡鳳梧的偉大。爲方便起見，我得借重兩個下等人。有一天傍晚，兩個洋車夫拉完生意，坐在河邊洗脚。

『咱這買賣可眞不是人幹的，朋友，我眞得想辦法改改行。』他們中間的一個說。『你瞧人家胡大少爺，也不知道哪輩子修來的福，包管他那位「不正」歪爺爺也沒有想到，「不正」家會在他這輩子開花！說開花可不眞是開了花嗎？連黨部的那些天王爺都怕他三分！前個他坐我的車，脚不連地一個勁跑，他還在上頭跺着脚直嫌慢——你嫌慢，我

機快！你當跑着是跟坐着一樣舒服的？』

『哈！我勸你也還是改改行好，伙計。』他們中的另一位嘲笑說。『你看過那齣戲嗎？那是齣叫甚麼的戲？一個人要買老子。你就在這坐着，等胡大少爺把你買去。那時候你坐大轎，包你的轎夫也是個七品八品官了！』

可是胡鳳梧更偉大的舉動是給馬夫人做壽。它不但豪奢到驚人的地步，你同時還能得到明證，所謂『七品八品』雖然早已成了歷史上的名稱，胡鳳梧假使肯幹，他不足絕對辦不到。我們且拋開細目，單舉出重大的幾件。在壽事上，除開堂戲不算，他在果園城唱四台戲；宰一百五十口豬；果園城以至五十里以內的雞鴨被搜索光了；果園城以至五十里以內的人也被號召光了。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有無關係，識與不識，凡朝他母親磕三個頭的，都可以白玩三天，大嚼大醉三天。當時果園城的報上曾有一段記載現在且讓我們照抄在下面。

本邑巨紳胡鳳梧先生，乃世代閥閱，布政公裔孫。日昨爲胡母馬太夫人壽辰，記者亦專誠趨賀。蓋茲事經半載之籌備，早已哄傳遐邇。至時果盛況空前，車水馬龍，途爲之塞。賀客除胡府戚舊世好外，縣長，局長，科長，甦縣駕部各委員幹事俱撥冗親臨。一時冠蓋雲集，實爲百年罕覩。縣長並自撰壽聯一副，對仗工整，雲烟滿目，當此文風日衰之時，允推曠代傑作。茲特將原聯錄左——

千秋盛德　孟母教子　歷代會爲帝王法

萬古令儀　曹家著書　至今尤稱后姬師

尤有可記者，壽堂中燃巨燭一對，據稱重三十斤云云。於戲盛哉！

隨他怎麼去『工整，』怎麼去『雲烟，』我可不得不罵這是一個天下最壞的記者，一個頭號半瓶子醋。他搜乾腦筋僅僅寫出幾句爛調，而對於最生動的場面，他結果反倒一字沒提。還有一個我們認爲比較重要的人物，他當然也不曾提。本來麼，在滾滾的賀客之中，還有誰記得老張，那個世襲門房？

老張這一天也是賀客之一。老張離開布政第，很快便花完馬夫人賞給他的一塊錢，

他半生勞苦所得的工資。只有上天知道他怎麼還沒有死！他兩年來一直住在火神廟裏，過的是近乎要飯生活。也許眞像馬夫人所說，他上輩子犯了彌天大罪，老天爺罰他的吧？因爲他不分冬夏睡在濕地上，常常三四天找不到飯吃，他患了重病。他不能走路，他的脚手麻痺了，全身都腐爛了。這一天他咬牙匍匐着爬到布政第去賀壽，他希望馬夫人在大喜之下肯收留他回去；另外一層，他想告訴馬夫人：她的兒子所以走紅的實在情形。可是他枉費心機，特地請來彈壓的巡警跟民團的老總們不讓他進去。同時他也用盡了最後的力量，雖然他並非爲施捨而來，他只得在要飯的人堆中——在布政第臨街墻脚倒下去了。

最後賀客們在酒醉飯飽之後散了。因爲在壽事上，賭場暫時停歇，布政第的大門關起來了。街上賸下老張一個人，沒有完全忘記他的也許只有深夜的冷風。一隻野狗向他聞聞。他始終保持着原來的姿勢，說到他在昏迷中的思想，誰也不知道。他也許在懷念他世間的惟一親人——他兒子，也許在恨他兒子把他弄到這個地步。

『虎頭！……』最後他低低在喉嚨裏喊，接着便伸直腿。

虎頭是他兒子小張的名字。這喊聲自然沒有人聽見；況且即使聽見，也沒有人知道那個混小子躲在哪裏。

現在讓我們來講我們的第三位主人公胡鳳英小姐。這個當初傻小子小張醉心的仙女，現在是十八歲。大約是女子的活動範圍天生比較窄，在學業上她比胡鳳梧好。她在省城剛剛考進高中。她出落的比先前更美：她的身體已經開始發育成熟；孩子時期的那種輕浮不見了；辮子剪短了；隱約中，全身都顯出令人斷魂的光彩。至於在那顆不安定的跳動着的心裏起浮着什麼念頭，這是不可對外人言的祕密。不過我們如果僥倖能到她們學校裏去，在學校後頭的小花園深處，一棵海棠樹後面，我們會常常看見她獨自坐在油成綠色的長椅上。

她手中拿一本書，一本葉靈鳳或張資平的小說。但她並不看牠。她是側着身子坐的，拿書的手無力的垂在椅子背後；頭微微向前傾着，隨意攏過的頭髮掛在她豐滿的臉上；劉海跳皮的在風中浮動着；嘴輕輕張開；彷彿燃燒着的眼睛，又深又黑，靜靜的望着前面地下，我們覺得會突然從裏頭滾出兩顆淚珠。接着一陣風吹過，她拿書的那隻手抖起來。但是等她猛然回頭，看見背後並沒有人，她的臉一瞬間佈滿了紅雲。

『她在等什麼人嗎？』

她的確在等人；她在等她的英雄，一位她的先生，也就是借給她葉靈鳳和張資平小說看的好老師。我們在上海、北平常常看見許多這種自命不凡的大作家，按月從老家要了錢，住在野鷄大學裏或大學附近，將頭跟皮鞋塗的精光，西裝壓的筆挺，在那裏『培養』他們自己。他們每天的工課是吊吊年輕女工或公寓老板小姐的膀子，賸下的時間寫寫白話詩。這些所謂詩是編輯室的字簍都討厭都嘔吐的東西，他們於是揑造個書店，用父母的血汗錢印出來。你在書店裏看不見，因爲從出版那天起，只有作者自己保留幾本。可

是他們却能拿着回到本鄉，當作敲門磚，唬他們的老實鄉人，找個吃飯的地方。

胡鳳英的英雄就是這種大作家。我們不該怪胡鳳英，長到她的年紀，一切人（連男人在內）都有虛榮心，都希望爬上去，成個自由人，毫不害羞的站在別人前面過獨立日子。她雖然出身世家，究竟沒見過世面，在她心目中，她的好老師是頂高貴的。她看不懂他的大作，可是她的腦子說『好。』再加上她的英雄說：他在外邊如何闊氣，他認識些什麼人，他將怎樣帶她到日本去……這些花言巧語折磨她，在血管裏燒她，直到她忍不住痛苦——一個禮拜天傍晚，他們在公園裏碰頭，她空着兩手，她的英雄僅僅帶個小提箱，兩個人於是逃跑了。

她永遠沒有走到日本。半個月後，他們在一個誰也不曾聽說過的小碼頭上歇脚。你看見過這種小客棧嗎？舊式的靠着支架才沒有倒的房子，墻壁是泥的，地也是泥的，空空的床上鋪着一條光蓆。不知道從哪裏發出的大葱與腐爛的混合氣味，濃厚的、潮濕的，直朝你皮上和衣服上沾，你迎面感到深深的悲哀，你覺得世界眞荒涼，活着眞沒意思。他們

就住在這種地方。她並不曾得到她幻想的幸福；他也不曾；他們甚至不交一言便朝那個愁慘的床上倒下去。她分明成了他的累墜，在這以前他已經罵過她，只差一點沒有打她。第二天她從夢中——不是香甜的溫暖的無限嬌懶的新娘子的夢，而是那種時時要出盜汗的夢中醒來，她發覺房子裏只賸她一個人。那個流氓的一切甜言蜜語都是假的。實際上他也眞想不出辦法，他父親決不肯拿錢再讓他在外面亂花，至於家裏，他有他父親給他娶的太太。他當然不願意睜眼等着餓死。因此在滿足慾望之後，他遺棄了她，沒有留片言隻字。

她不得已只好回果園城。可憐的大小姐！當她硬着頭皮走進家門時候，她疲倦、蒼白，好像剛害過大病。她並不哭，那雙不久以前還充滿熱望的眼，現在是又大又空又乾。學校已經將她逃走的事通知家裏。胡鳳梧認爲丟他們布政家及他自己的臉，拿條繩子，逼她自盡。馬夫人，一上來雖然比她兒子更憤怒，及至兩天兩夜後看見她還在下了鎖的屋角裏坐着，她動了心了。她偷偷把她放出去，送到鄉下一個親戚家，按月貼點糧食寄養。誰知

道呢，她乾脆死了也許倒好罷。但是她命該活下去，還有更苦的日子在後頭等着她的。

胡鳳梧少爺掌握家政的第四年，在被迫之下，不得不宣告破產。這好比輕氣球，他吹的太大，終於給吹炸了。人家做生意是爲的賺錢，他做的却是賠錢生意；人家開賭場有大利息，他開的却是貼本賭場。最後他不但把洋貨號的股子讓出去，爲了無從計算的債務，他並且賣出賸餘的一點田地和布政第，他們一家居住將近兩百年的老窠。

現在他只好將馬夫人安置在馬號裏了，隨她怎麼吵鬧，就連馬號也還是因爲他賴住不肯搬，人家新主人才讓他們住下的。他另外租不起屋子。馬夫人開始清醒過來，當她有了大烟，不至於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打呵欠的時候。她後悔當初怎麼不給他娶個媳婦。可是這樣更好——我是說她當初太傲慢，眼睛生的太高，果園城沒有使她看上眼的足以跟他們匹敵的人家更好，至少可以少一個人陪他們受罪。

沒有人明白胡鳳梧少爺是怎麼過的。現在他沒有祕密的地方可躲了，叫做白甜瓜或雁來紅的土娼不再認識他他的門下客——那些鷄鳴狗盜之徒，當然也另投新主去了。他每天吃過早飯（或不吃早飯）便到街上閒蕩。臉照例不洗，夾着膀，拖着鞋，像野狗似的，眼睛時時朝兩邊瞟。

『用過了嗎，大少爺？』偶然有個閒漢用果園城特有的文雅語言向他招呼，就是問他吃過飯沒有。至於這裏的『大少爺』它跟原先可走了味，語氣之間有幾分欠尊重。

『用過了。』他嚥口吐沫，打精神拿出他們布政家的姿勢。『剛才用過……近來肉可眞貴啊！』

再不然，他笑着放低聲音說——

『對過的小妞兒眞漂亮！怎麼？喝四兩去吧？我請客！』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變戲法是一種下等職業。胡鳳梧可沒有學來『二誤眼』本事，他的話明明等於告訴別人，他已經窮到去打人家年青娘兒們及姑娘的主意。當然

沒有任何傻瓜信他，誰也不上他的圈套，誰也不去吃他的酒。慢慢的他竟到了這種地步，所有的果園城人都怕他。特別是他們的親戚，遠遠看見他，趕緊轉身回去關上大門：碰見的時候他伸手借，碰不見他就偷。

然而胡鳳梧是註定該享盡榮華富貴，人世間的各種滋味的，直到山窮水盡，他忽然又有了轉機。那個把他送入人間，永遠在侍候他的命運又看上他了。時間是民國二十年，大兵之後，果園城一帶的村莊鬧土匪。那些活財神——那些肉票的家屬，於是親自送上他的大門。他們自然也知道胡鳳梧不絕對可靠，可是他們沒有辦法，他們既不便自己出面講價，又不能聽任讓人家撕票。

胡鳳梧在這方面有充分資格，他本人現在成了光棍，在好漢們那邊，有許多曾經在他的賭場裏混過，有的還跟他頂頭吃過大煙。因此他手頭又鬆動起來。雖然沒有恢復往日的宣赫，但在某種意義上——讓我們打個不倫不類的比喻，你見過那些包攬詞訟的紳士沒有？縱然做官的滿口天理人情想要錢，犯罪的誠心誠意要孝敬，假使知了那些自

認爲活菩薩的好人，他們便只好瞪着眼去找該死的法律去了。胡鳳梧正巧站在這個地位，名目儘管相反，實際可更重要。因爲土匪只有兩條法規，就是舉世皆知的錢和死。他自然也明白自己重要，同時並且成了忙人，神祕人，行踪不定的人。有時候肉票的家屬老遠的跑來找他，滿臉的汗，滿身的灰土，他竟自高身價，派人回答說剛下鄉，或說剛上省城。他再也不必爲着餓腸轆轆，去打人家年青女人的主意；叫做白甜瓜或雁來紅的土娼從新又回到他的身邊，頂頭給他打煙泡；他也盡可能吹噓他的身分，他跟某某杆子頭是好朋友；有人看見他打街上走過，或眞的到鄉下去，他又極響的踏着脚鈴，開始揀頂快頂漂亮的洋車坐了。

『布政家這棵老樹，根扎的眞深啊！』人們望着他的後影讚嘆。

給肉票作中間人的確是理想生意，因爲兩邊只憑他一句話，他可以隨便上下其手。胡鳳梧過去給人家坑過，現在他要坑別人了。他有正當理由：我胡鳳梧不是白丁……我是拿力氣性命換來的；況且我何必便宜那些過了今天不知明天，將來總要綁出去鎗斃

的寃鬼呢？有一次，他心裏太渴了。請恕我採用果園城鄉下好漢們的切口：這是張大票子——或竟稱金葉子，肉票家屬已經將款項全部交給胡鳳梧，比實在講定的還多，可是過了半年，土匪們才收到一部分。他們揚言要撕人，肉票的家屬準備控告，胡鳳梧不得已，只得將花腦下的錢吐出來。他按照約定的地點，在一個鄉下小店裏跟他的杆子頭朋友碰頭。那位好漢說款子不要了，因爲聽說被綁的人家實在苦，已經將肉票放了。胡鳳梧放心了。他的朋友用好酒好菜款待他，他們在小店裏吃大煙直吃到鷄叫。他要動身回果園城，他的朋友說：

『咱們交朋友一場，大少爺，教我送送你。』

他們出了村莊。

『大少爺，我在地面上混了好多年，想不到會交上這個人。』他的朋友接着講。『這個人毀壞我的名譽，在外面訛詐人家——我作的是壞事，可是還講義氣；他可暗地騙我，拿人家的錢，連人家的性命都不顧。你想我該怎麼辦？』

他嚇的嘴唇發白，站住了。他的朋友罵道：

『只有你們大人物家才出你這種灰孫子。你趕快上路罷！大爺今個就送你到此地……』

他沒有來及聽見鎗聲，火光一閃，他已經沈沈倒在大路上，以後是包圍上來的無邊的荒野和無邊的黑暗。

馬夫人傲慢一世，怎麼也沒想到此生要靠女兒養活。然而這是沒有辦法的。當人窮到極境的時候，親戚並不可靠；再說縱然有人管她衣食，又有誰肯管她大煙？就是那個與驕傲懶惰共稱爲一切破落主子的三種好品行之一的大煙，牠曾經苦她一生，以後並將苦別人一生。

胡鳳梧少爺死後，她只得拖着胡鳳英小姐——她的搖錢樹，最後爲她遮避風雨的

小屋到車站去住。胡大小姐的豔名於是哄傳開了，她不但噪動了果園城全境，並且很快的噪動了上下游各碼頭。水手和辦貨商人是好宣傳家。你如果經過果園城，就在今日，在車站下邊一家照像館門前，你老遠就看見兩幅照像。一幅是一個大人物，十年來人們硬要像皇帝般奉承他，提起他的名字必須抬頭的人；在另一邊，在一隻泥金鏡框裏，一個悽豔絕代的少女。她小小的身體坐在一把普通藤椅上，身穿圓角短袖寬腿褻了花邊的翠藍衣袴。上身向前側着，從花邊裏伸出的繡花緞鞋——她的雙脚，不經意的交起來；隱育着生命的乳房，在緊窄的上衣底下，朦朧中現在兩堆光暈。她的烏雲是朝兩邊分梳的，好像是爲跟她的瓜子形小臉作伴，經過匠心考慮，鬢角下簪一朵粉紅牡丹。而這花戴在她頭上也許太大太重，她一隻手懶懶的搭在椅扶首上，卻不得不用另一隻托住下巴。同時她歛起長長的黛眉，似笑不笑的臉上釀着酒窩，然後將小指——自然是托下巴那個手的小指——美妙的翹上去，輕輕張開櫻唇，拿細白的牙齒咬住指甲。從整個情態上看，你覺得她似乎正在望着面下的行人送情，又彷彿春色惱人，在那裏憑欄沉思。

『這個東方美人是誰？』你可能問。『難道她就是胡鳳英嗎？』

她跟先前的胡鳳英有點不同：她比先前瘦了『老』了。也許應該歸罪照像館在照片上塗的顏色；可是無論如何，我們從她身上總感到一種妓女們特有的氣息，我稱爲『老』的風塵氣息。打這照像前面走過，跟布政家有舊的正在敗落的主子們便背轉臉去；那些不相干的人，忍不住要常常一再回頭。

我相信『一切世家的後代子孫都是早熟的』這句話是絕對眞理，至少它可以應用到布政家人身上。胡鳳英不過二十歲，她的大名已經足夠壓倒果園城，她的聲譽甚至比當初胡鳳梧更高。果園城人日常拿她作爲生活中心，當老婆罵她的鬼混丈夫的時候，她們決不會忘記胡大小姐；當父母責罰不成材兒子的時候，他們也忘不了胡大小姐。你只要提起胡大小姐四個字，在車站上，即使一個三尺孩子也能指給你她的下處。

有一天兩個洋車夫——可能就是兩年前的洋車夫，他們中間的一個說：

『這個鬼地方地面眞薄，你等老半天，拉一注生意，他給你個三分五分，你愛拉不拉！

當初我在省城——我的車是有名的，非熟人不來——隨他便給，起碼總是一毛。』

『好了，別提你的省城了，朋友。』他們中間的另一個截住道。『你就是把省城比成花花世界，天天過年，它窰子裏可有胡大小姐沒有？這是布政爺的親血骨，金枝玉葉，眞正的女學生。講起來嗎，住一夜五塊大洋，這個數目不小；可是你眞該白拉一個月，積攢點錢，一股子去澆給她……先不說別的，單一脫衣裳，小奶子有茶碗口大，又緊又嫩；再拿手朝身上一蹚，我的好乖乖！你就別提那身上了……』

他們早已忘了兩年前，接着講出一堆令人嘔吐的醜話，唐突美人的話。

可是人世間原就是這樣，在生活着的本人看去是莊嚴的，由旁邊人看却像譏誚。原先曾把胡大小姐當作天仙，馬夫人恨不的砍他的頭，他爹臨死還念念不忘，而人們以爲早已死在什麼地方的小張，卻終於又回到果園城。他已經不是那個傻小子了。他比先前黑了些，瘦了些，高了些，身上穿着長袍馬褂，脚下圓口布鞋，頭戴瓜皮小帽。完全是一副商人打扮，只缺少『和爲貴』的氣息。

他回來是祕密的，負着所謂使命來的。在回來後的晚上，他暗暗觀覽過記憶中的車站下面的市街，然後轉入一條小巷。突然一家旅館的後樓上的窗戶打開了，從裏頭送出一片喧嘩聲，以及嗚咽的胡琴聲。一個年青女人正以不堪入耳的腔調唱打牙牌。

天牌呀，地牌呀，
奴不要啊啊！
只要人牌摟在懷。
抱上牙床來呀！
哎咳咳支呀，抱上牙床來呀！

這唱打牙牌的女人就是胡大小姐。他想不到那個他當初夢寐難忘的仙女竟會淪落到這種地步，側耳聽聽，接着他繼續向小巷深處走去。我的故事也就在這裏收場；我不寫這個英雄排闥上樓，在歷盡千辛萬苦之後去救他的美人。因爲這是不眞實的。因爲在

我們這個時代生活十年，等於我們的祖先活一百年，現在就是我們的兩個主人公——兩位刼難後的倖存者，他們本人又哪裏會想起當時的情景？即使見面，他們又能得到什麼好的結果？